



不安定的靈魂

陳翔鶴

1927

# 不安定的靈魂

## 目 錄

See ! .....	1
悼—— .....	17
西風吹到了枕邊 .....	37
瑩子 .....	55
姑母 .....	83
不安定的靈魂.....	113
他	

See!.....

“我的上帝啊，你給我一些安寧罷，我實在太樂了，樂得不可支持了！我的肺肝，彷彿是吹脹了的輕氣球一樣，容量已經達到頂點，要是你再一噓氣，像那麼吹得動鵝毛的輕輕的噓一噓氣，牠就會炸裂了。”從前夜間，在合眼之前，我總是愛這樣的祈禱，但是現在可不同了，因為我已經覺查了，上帝不曾給與我以恩惠，忽略了我的請求；這是山經理先生對我的那雙翻白的眸子內看出來的。至於一說到

那一隻老公豬，老壞蛋，也真是使我要氣得發昏！我瞧着他那一張起油光的大肥圓臉，扁的鼻子，闊的嘴唇，往上翹的幾根貓鬚，時時刻刻都好像是提醒着我，叫我伸過手去，將他那刻不離口的劣質雪茄奪了下來，摔在地上，用足踏個粉碎，而且更迎面的給他幾拳，然後才能使我感覺得一種暢快，但是這那能夠呢，他是我們經理先生，而且這地方又是那麼的有趣，使人不想離開。

“第六號伙計，你是發狂了嗎？怎麼你總是愛毫無禮貌的，一人坐在屋角裏咯咯的笑！你知道嗎？你必須知道，這是爲館內規則所不許可的。

而且近來許許多多錯謬的事情，都似乎專門在你一人身上發現——如像常來的那位王小姐失掉了絲領巾之類——你是失其知覺了嗎？你何能自辭其咎？這樣是太不成話了！”他有一天單獨的叫着我一人，怒氣冲天

的說而同時他那兩隻鬼眼，也更是白了又白，翻了又翻。

“先生，這能只怪我一人嗎？失掉了東西，是我們大家都應當負責的。我的發笑，是自有我發笑的理由，在世上不會有無原無故便能發笑的人。”我咬着牙齒，仍然強制的，很禮貌的回答他說。只是他却分外的暴躁了，他覺得是傷了他的尊嚴；他將他那大肥臉漲得通紅，在上面的油光，也仿髯是要滴將下來。而在那時，我的怒氣也是直沖到了腦頂，拳頭握得緊緊的，正預備着立地的猝然一擊，懲戒懲戒這這不識高下的蠢物。但是這能說不算是幸運嗎？不想在一轉瞬間，從那臃腫的肢體上，我便發現了一件，我平時極常見，而又看不厭，極可笑的東西；他那一個大肥頭，一張大圓臉，不知是爲着怎的，竟至忽然的由圓而變爲方，更由方以變爲長，拉長，拉長，拉長得一直，到有如驢臉一樣了。你瞧，那是多麼滑稽啊，

他那時如黃豆般大的小圓眼珠，只是不住的在長額下滾動，扁的鼻拉成了長形，在鬚子的嘴唇上，竟長出一大撮威廉式往上翹的鬚鬚來。我還能恨他，打他，向他回罵嗎？不能，我真是笑死，笑得簡直是直不起腰來。

“你瘋了嗎？”他怒吼道。然而我那能管他，我只是一人不言不語，忍笑的走開。

“坐在屋角發笑，”這確是我近來一人獨自消遣的新鮮玩具，但這又怎能令我不得樂且樂呢？他們，那些來來往往的顧客們——太太，小姐，老爺和少爺——無論他穿着的是漆皮輕便式的跳舞靴，或者是閃閃發光，精緻優美得令人想摸牠一摸，吻他一吻的白花緞女鞋，燕尾服，高禮帽，白手套，或者是長腰短袖的綺羅旗袍，花園巾，用香水浸濡過的各色絲織手絹，……但是在他們步步增妍，肢體婀娜的雙肩上所扛着的是甚麼？你怎能不笑，要使你看見時，那一張一張的臉，各式各樣，每一小

部份都不相模擬的臉，圓的，如皮球式的，方的，如豆腐干形的，扁的，如扁豆形的，還有那長得如冬瓜一樣的，至於那紅紅白白，深深淺淺，各種不相同的顏色更是無論了。他們笑起來，口角的移動由兩唇起點，直繚裂到腦後面去；圓臉的，仿髻是從下面開了一道細長的橫線，同上面向下彎曲着的，長的雙眉遙遙相對；長臉的，真也如從上唇起便脫了節一樣，下顎完全不可得見。他們的笑語，他們的愁容，一例都分辨不出來，仿髻同樣都是在那裏擠腴着滑稽的鬼臉，人總是有他的人形罷，然而這一些臉，那一些鬼臉。

而且這一班奇異的戲子，從他們擠眉睨眼的怪像中，確又彼此的裝做出些溫文爾雅的舉動來，女的，揚着她那張石灰色的粉臉，搖着頭，露着牙，在那裏假意嬌羞的弄媚，而男子呢，更時時故意的將他們烟捲從口裏取下，用手輕輕的撫摸着光而圓的下顎，斜着眼，聳着



肩，呆望着他們的異性侶伴，極貪饕餮的徽笑，貢獻着慇懃。朋友們，你來看看罷，看看罷，看這一些使人難以忍笑的怪臉！但是你們却又不可只是向他們呆呆的，不轉眼的瞻望啊，不然，你們便會失敗了，——理智的失敗——就是連你五臟也會受起累來。笑笑，浮動，浮動，一張張醜臉的浮動。笑笑，忍不住的笑的顫慄，你的腸胃，恐也將失其容忍性了。然而在我，一個大 Restaurant 的侍者，怎樣辦呢？我的職業，便是不斷的在他們身邊奔忙，侍他們的色笑，能够忍着不瞧，更能够因此便忍住不笑嗎；而且笑也是人類的本能。於是，我便不自禁的……“屋角”，在這樣的一小塊地方，我想，我總可以得有權利去放開一切，盡量的發揮我的本性吧？然而，經理先生，這或許只有上帝能够原諒寬容？

★            ★            ★

在不幾天以前，有一位太太對我們同事，

第八號伙計說，“你們那位蓄長頭髮，戴眼鏡的伙計呢？怎麼不叫他來？”於是我便不得已的立馬走了過去，“太太，湯太淡一點嗎？可是要香檳？”我低下頭去，抵着他的耳邊輕輕的問。其實我那裏會不了解她們的一切特有的脾氣和性格？——正也如玩猴戲的人知道猴猴的性格一樣，一點也不足怪異——在他們的雙眉一蹙，雙眼一動，或者是偶爾的將刀叉暫時停着不動時，像這樣，我便會知道，這一定又是廚司的不小心，或者是她們正想念着她們男性的朋友，想打電話給他，約他來這裏晚餐。她，這一位中年的女人，她現在想着甚麼，需要着甚麼呢？她望着我，默默出神的望着我，唉，言之可羞啊！她或許是需要着我這頭上細柔蒙茸的長髮了，但這那能成，這是我一生中，惟一可以驕人的部分。”豪華的女人們都是頂不知道羞恥的，”老練的同事某君曾經對我說過，現在可果真證實了，她真是一個不

知道羞恥——女人的最美的德行——爲何物的怪東西。她望着我，我也望着她；我望着她那陡然變了形的石灰色的長方臉，而她却用眼死釘着我那頭上蓬披着的捲髮。“太太，還要旁的菜嗎？新到的桂花魚是極好的。”我實在有些不耐煩了，所以才又動問式的提醒着她。“好，來一盤罷，”她歎了一口氣之後，不得已的轉頭過去說。我走開了，我回到我自己的“屋角”裏，於是又痛痛快快的暢笑了一大陣——笑她那雙發閃光的狗眼，笑她那如狼樣的滿口雪白的尖牙，……但總言之，我不僅只是在笑她一人，實在是笑着一切。

因爲這位太太的原故，不禁又令我聯想到那失掉了絲領巾的王家小姐身上來，我的職業不是作賊，而且用我平時人格的擔保，也是決不會使人疑心我到賊字上去，然而我確是這贓物的主犯者，我是存心如此的，而事後我也很滿足我的行爲，我很驕傲的竟做了這

領巾的主人翁。回到了家裏，到夜來，我便抱着牠睡覺，擁着牠狂熱的接吻，我沉醉了在牠香霧之中，在牠香霧之中飛騰，上天入地。夜夜都是如此的，自從我佔有了牠之後，自然這也是用不着甚麼慚愧或是懺悔。然而從實際上着想，像這樣，又怎比得過王家小姐的雪玉頸項呢？不如她，不如她的溫軟，不如她的細膩，不如她的綺麗，更不如她的一切，但是我却依然是感覺着得意滿足，因為我已經是有着香味——她的——從她肉體毛孔內所浸透出來的香味——以此我便可以借此去幻想一切，到了最後，或許她的全體，她的全軀體，都會終歸為我所佔有了。這一些都是夢，不，我也是不敢自斷。

前天曉上，那位老是愛呆瞧我的太太又來了，其實我對她能有甚麼反應，除掉結果還是惹人笑得肝腸寸斷而外。不僅是她（哼，一個已經中年了的婦人！）就是那社會上素

負豔名的太太小姐們，在我看來，又值得甚麼？也不還是一張一張的醜面具臉，奇形怪狀的臉，惹得人不止息的發笑罷了！可憐那位妄想着我優美頭髮的太太，她起身，在我服侍她披上外套時，她還將兩張十元一張的鈔票，悄悄的塞在我手裏，輕輕的問我道：

“第六號先生，你用的是那類香水？氣味是很不錯的。”

“Cyma，”我信口的回答她說。

“在那兒買，你也能告述我嗎？”

“這是法國貨，各大公司裏都有，太太。”

這是一件罪過，不負絲毫責任的信口雌黃，Cyma，我彷彿記得是在鐘表上的一種商標，而我現在却隨使用來搪塞他人誠懇的質問，能不說是罪過嗎？其實在我自身，這也是極難于措置出一種忠誠的回答，因為這種不可剖析的芬芳，實在是她自己平日極親密的朋友，王家小姐領巾上所熏染給我的。就是在

我，平時即以嗅覺不凡自命的我，曾經苦苦思考過幾整晝夜，也是得不出絲毫的結果來。玫瑰，濃而帶濁的玫瑰，我能覺察得出；茉莉，芳而不雅的茉莉，我也能覺察得出；紫羅蘭，清而且馨，我平時極讚美的紫羅蘭，自然我更是可以立馬的辨得出；然而這種香味，這種氣息，我更何分，能以爲力，就是費去了我整年整月的功夫。因爲這是她的，這是她的呵！

☆            ☆            ☆

天天都在期待，盼望，焦急中過日子，然而馨香禱祝的她，自從一去之後，依然是渺如黃鶴。笑着，“笑顛着”的生活，已是完全不行了，夜裏抱着領巾也是不能安眠，就是白日裏，整天的緊張着兩眼，瞧着過往勞來，嘻嘻笑笑的人們，也是毫無趣味，雖是仍然照樣的瞧瞧，笑笑，臉去臉來，不住的玩弄着我悲哀無聊的戲法。以後呢？……而且，在經理先生方面，又是重新的提出警告，“不許無故的痴笑！”

“不許無故的痴笑!”他連三連四嚴厲命令式的說。老實說罷,我實在是不願讓他污穢的兩頰,染污了我清白的手,不然,他那一張驢臉,(變態時的驢臉,常態時的豬臉,)早就在我的雙拳之下粉碎了。

仍然是忍耐着生活,雖是領巾的香味,已在空氣中慢慢的消失了,而且在夜間我仍是讓牠在我懷中睡眠,因為我的盼望依然是繼續着,我自己也是在盼望中苟且生活。並且在我意識中,我確又不肯相信,以為香味的湮散便是希望的破滅,所以我依然是盼望,盼望,  
.....

不過在另一方面,最苦的,就是時時刻刻都得留心着經理先生無禮的侮辱。人生真是苦啊,在生活中,總是長期不斷的遭受防禦着盼望和侮辱:像這樣,在我所經過的,已經是不止一次了。

哭是無意思,笑是無意思,生活也是無意

思醒與睡都更無意思，“臉”，“笑”，這於我有絲毫關係嗎？我到現在實在是不能再笑了。

“朋友，還是尋一點旁的樂趣罷，像這樣的生活不是長法呢。”一位關心我的老年伙伴，很懇切感慨的勸告我說。

“還更有其他新穎的發現嗎？請你告述我。”

“正多着呢，這些都是與老同時並增的，我比你年老一點，所以知道的，也能比你更多一點。”

“那嗎，勞你駕罷，立刻朋友！”

“既然都同是了人，還有甚麼呢？青年們，只要你稍爲改一改方向就得了。”

“甚麼？甚麼？我不了解。”

“自然仍是出不了你五官——這才是你終身離不掉磨不消的真正叛徒——運用之外，朋友，你自己去仔細思量思量罷。”

“甚麼，甚麼？說明白一點！”我實在有些



按捺不住了。

“看，聽，嗅，……這些都是五官。”他一點也不着力，彷彿是自言自語的說。

“直截一點，我的朋友，我請求你！”

“你喜歡快樂嗎，伙伴？那心尖酸癢，周身發顫的快樂。”

“怎的自然，自然！”

“那嗎，你依然是看看，看看，……”

“那兒？那兒？竭力求說清楚，乾脆一點，愈乾脆愈好！”

“不要發急，自然是有使你心尖發顫，發酸，發癢的地方。”

“說說說！……”我不自禁的便狂吼了起來。

“這就是說，仍然請你運用你的眼睛，不過轉過焦點，讓牠們不要去瞧那些醜惡的東西，——怪臉——這於你是很不利的。

你只應當將牠們放在適當的地方，最好

的是在異性的身上。你只消用眼珠一溜，從她們的上身以到下身，胸前，奶部，一直便滑到腹的上下，……注意！你不可忽略的，尤其是她們的雙腿和兩臀——那圓軟而豐滿活跳的兩臀！而最美的更其是當她們走動的時候，震顫震顫，每一動移都起各式各樣不相同花紋的震顫！……你無論是瞧那一位年青太太小姐都是一樣，不分彼此的，你瞧，你瞧，你若是知道了，能够不瞧瞧了又能够保得住不使你周身細胞沸騰，心尖兒也隨着她一跳一動的發顫發癢嗎？孩子，你真是一個大的傻孩子，你現在可知道了嗎？”

我在領略了他這誠懇教誨了之後，感激他的情懷，若不是怕在人前臉發紅時，我真是立刻的跪在他面前了。然而事實上，我仍是抱着新得的教義，疑信參半的走回家中。只是在那晚臨睡時，我又繼續的祈禱了，我的禱告詞是，“上帝呵，請你不要使我再失望罷，

我的生活實在是走入極端了！我願意我朋友說的話都是真的，我願意去體驗，去實行，我願意做人世間一切道德禮法的叛徒，我願意毀滅早死或天亡，然而我確不願意使我生活動搖，惶惶焉如無所主。

主呵，我跪在你的足下了，要求你，你的拯救呵！”

一九二五，九，二五。

## 悼——

我現在已知道怎樣的追悼我的妻了，在我的臂上已經上了一條黑紗。這一種憂鬱而且質素的小小徽號，從前固是久已蒙在了我的心上，然而到現在才明白的表露出來。“不算太遲嗎？我的妻啊！”在那一天，新纏上黑紗的那一天，我一人跪在她的，不，也是我們的，床前，將頭埋在枕上——在上面還餘留得有半年來所不忍洗去的她的芳澤——癡狂而且絕望，傷悲流淚的說。但是這裡並不着

一點回應，只是一聲聲低微曖昧的咽鳴聲突然的奔入了我的耳鼓，是她的？還是我的呢？我很惑疑，更爲恐怖，因此我便悚然的起立，並向外奔出了。總算是在白白的衣衫上加上了「一層美飾，能使得在道旁遇見的行人都是那樣的注目。」臉和衣衫都是白白的，而且臂上還有那赫然的一條，大約人們都是可以覺得了——我此刻是何等的悲傷！

雖說這已是暮春天氣，各處的樹梢都已抽出綠綠的嫩葉，細草也從沙土中拾起頭來，而我却同從前一樣，如喪家之狗一般的，東西南北的瞎闖亂跑。和風有時吹到臉上，額角的短髮也飄飄然的拂動了，而且覺得癢酥酥的，好像是有不斷的愧悚的汗珠，將要從那里涓涓的下滴。眼淚早已是枯涸了，只有這一點愧悚的汗漿還不時的突自冒出。真是只有上蒼啊，牠才真能知道我現在怎樣的追悼我的愛妻！可憐四閱月來的生活，都是用淚珠

泡飯，用淚珠洗枕，我現在總算是已償還她多半的淚債了。淚已不能再流，更也是無淚可流了，因此在臂上才纏上了這條黑紗，這可完全是我已不能再悲感的表示嗎？我的妻啊！

昨天走出自己的屋子，在胡同裏，偶然的遇見了兩個貧家的小孩，她們用着含有仇意的眼睛射擊着我，隨後又在背後跟着我走。從她們的嘴裏，不知是在講些甚麼，這仿髻都是同我與我的愛妻有關，從疑慮之海裏翻了一個筋斗起來以後，於是我便遽然的明白了她倆都是妻從前的舊友，她們此刻還認識我，不會忘記，而且回憶起來，在半年前，爲了她們，妻還從我這里得過一頓此時已不能追悔補救的侮辱呢。“小朋友們，我現在正在懺悔着，痛恨着，悲傷着呢，請不要再追趕我了罷，你看看我臂上所纏着的是甚麼東西！”我回過頭去，向她們哀求似的說，然而所得的，仍舊是一陣陣惡毒憎恨的眼光。

因為幾個月來失業的原故，起初是讓箱內所有的幾件衣服先行出缺，其次便推廣到屋角的書架上去了，雖說這是爲着要對付房租飯食兩者，然而到底還是不能說這是與追悼她的本原無關。當着一本本的將我自己最親愛的幾個作家從架上取下，挾在腋底，送到市場的舊書攤去時，我心裏總是愛這樣悲酸誠懇的向屋的四角搜尋一週——仿髒是要想從那里找出點甚麼似的——然後才眼中流着淚，將嘴唇放在書面的作者名字上，低聲禱告式的說，“妻啊，我要將牠們通都送掉，爲你復仇，更爲我贖罪，妻啊，我是在這里追悼你了！”

像這樣一天一天的下去，滿滿兩大架的黃裝燦爛的卷帙，也一天一天的減少空虛，到了最近，所賸得的，只是一厚冊的 E. A. Poe 的故事，和三四本 Strindberg 的劇本了。對於這兩位平時最摯愛傾折的先賢，到了此時，無論

如何，也是實在不忍放棄，不過到剛一連帶的想起她，更將自己可憐昏蒙了的眼光向屋內所有的器物——經她手指觸覺所接觸的器物——瞬視一遍時，於是憤恨而且愧悔的火焰，又從新的燃燒到我的胸臆上來了。

一切都當盡賣空，一切都空空洞洞的，就連自己也空空洞洞的，這豈不好嗎？但是這又那能，那能像這樣的便輕輕易易的卸責！我所欠她的正多，正多着，多至於不可數量呢。——她的淚，她的所身受過的侮辱，她的如婢女般的勞力辛苦，還有，還有她的心，和順而且優美的心，更還有那她的生命，不可償還的，尚未滿二十，青春的，活潑的，美麗的“生命”！

“妻啊，不可再起的妻啊，我能賠償你甚麼呢，雖是在這里已有了這樣的一條薄薄的黑紗，然而悲傷與追悼又何能將你美麗的生命重新喚起？你已是不能再起了！”

☆            ☆            ☆



這仿髻只是經過一場惡夢似的，其實屈指算來，到此時差不多已經是將近一年了。暑假時，因為要離開此地他往，從經濟上打算，不能不覓一間價錢較廉的屋子，以便堆放書籍，所以才搬到了這裡來。起初並未曾注意，到回來時，不想還不上半日，在院裏，竟發現了這樣的一個姑娘了。窈窕身材，輕快步履，粗布衣裳，上藍下白，一切在她都很是清潔而且整齊。大約是因為營養不良的原故罷，頭髮是黃的，在她娟秀的眉目間，顏色也老是顯得十分蒼白；但是從她那口角上所浮起來的處女的、婉孌和悅的微笑，和那有時因羞訥而泛浮於兩頰的紅暈，却不能不說是非常的動人。

在這裡同院子居住的人一共有三四位，大約都是在外邊漂流着，過單獨生活的大學學生，或是部裏辦事的小科員。房東是一個強健的、富有男性的老寡婦。她的聲音老是帶着似乎與人爭鬭着的語調，從她那抹過黃

蠟般浮腫起的臉皮，和高高的聳在她頭頂上的，帶有凶氣的髮髻看來，狠是覺得令人可怕。房東雖是房東，然而她却並不作平常房東們所應作的事，所有的一切照料住客們的茶水，灑掃，清理等諸事，一例都是由秀姑——這就是我妻的名字——一人包辦。據說她是她的姨姪女，父母雙亡，子無依靠，所以才到這里來吃碗閑飯。因此從早至晚間，住客們不是叫秀姑你拿開水來，就是嚷着說，秀姑你又忘記了掃地了。她一人一天整個的時間，都是由廚房跑到院子，更由院子跑到廚房，足不停步，手不停揮的忙亂奔走。

“秀姑娘，你不太勞苦了嗎，從早至晚都沒有有一點兒休息工夫。”有一天她來到房裏，我安慰似的對她說。

“沒有什麼，B先生，你的事每天都是有一定的，所以到很容易照料，不像他們那樣的整天都是瞎嚷瞎叫！”她說過之後，似乎有些

不平，不覺的竟將嘴撇了一撇。

“很是勞駕，很是勞駕，一天我叫的次數也是太多了，不顯得麻煩嗎？”

“一點都不……”她說到這裏又停歇一會，好像是在思索甚麼，接着她又問我說：

“B先生，你夜晚睡覺是不吹燈的嗎？他們說這樣便空氣不很好，容易得病。”她說了之後，不覺又害羞了起來，更用着憐憫同情的眼睛，望着我不很健康，蒼白色的臉。

“不是不知道不吹燈空氣不好，而是吹了燈一人睡着害怕……”我喃喃的回答說。

“怕？……怕甚麼呢？又不是一個小孩子！”她用手輕輕的掠過了她蓬鬆的鬢髮以後，便紅暈了臉，含羞帶笑的跑開了。不知是爲着怎的，我在當時，竟至覺得她是非常的可愛，嫵媚而且溫和的了。而且從她那雙明媚的眸子看來，又是那樣的清亮淵深——真是愈看愈清，愈明，愈深，深至於不可測量。自從

那日起，我便不自禁的留意了她的行動起來，而她更是沒日沒夜的，隨時都可以覓着機會，在我的屋子內飄飄然的獨來獨往，一點兒也不着痕跡。“我要捉住她，我要捉住她，我要捉住她啊！”這樣的呼聲，在我的心裏也更是一天的緊似一天；就是在夢魂中，也似乎不能將她忘掉了。

在某個凶濤的夜裏，我仿疑是夢見了我亡故了的母親，來到我這裏，她穿着純白色的長袍，坐在我床邊，用着母愛的手撫摸着，我煩熱而且消瘦了的額角，懇切的說，“兒呀，你現在總算是需要平靜生活的了，不然你將要生活不下去。人一到了中年，一切的虛玄誇張欲望和野心，大約都可以減少一些了，一切都可以罷休了罷，你不要只是這樣的專等着死和瘋狂的降臨！兒呀，你就同她結婚了罷。她實在是個可憐可愛的女子，你看你近來的衣履被褥等是何等的清潔，……她實在是個可

以幫助你生活的人，兒呀，不要再飄流了，你曾經看見過幾個飽嘗飄流孤獨生活的人，到最後來，能夠得以善終？兒呀，你聽我的話，娘不是騙你的，你就同她結合了罷！”她吻着我，爲我拭去淚痕，隨後便悄悄的偑着足後退了，消滅了，幻逝了。而我也正同往常所經過了的惡夢後一般，流着淚，一直以到天明。然而因此却更促進了我的決心。到了次日，我便將我的原因和需要向着房東——她的惟一家長，姨母——懇切的說明，而且將她平時所擬定了的聘金一百元，交在她的手裏，於是從那日起，秀便移進房來，她便算是我的妻了。

☆            ☆            ☆

至於使秀姑娘一變而成爲自己的妻以後，從內心生活方面說，似乎並沒有得着若何變化——仍是讓憂鬱，空虛，陰霾等惡劣情緒將自己深深的抓捉着——所不同者，就只是在房內多添了一個書桌，在上面放着“人手

是刀尺”的初等國文教科書，以及女人們所用的髮油、香膏、蜜水等等，而衣架上更掛上了幾件女衣，和床上多有了幾雙女鞋。在這樣陰暗而且狹小的兩間屋子裏，就算是我們安放新婚之床的地方，也就是我們度甜美蜜月的所在了。自然秀是絕對的覺得滿意的，因為她是從低下的階級以達到較高較好的一段。但在起初，我本來是想將秀造成自己理想上的一個，所以才決定從一二三四，A B C D等字母，一個一個的教給了她，而且將她當作自己最可愛的一個人看。從起手處她似乎顯得十分的聰明，誰知到了後來，她的笨拙，竟隨着時日，一天一天的增漲了；有時竟至因為一兩個單字的原故，費去了半天工夫還鬧不清楚。這於我完全是一種重大的打擊，完全是將自己陷入了更憂鬱煩悶，不可救藥的……地位。然而她的外形，在我眼中，却仍是個極合式極優美的十全女性。我愛她，彷彿

是愛着一座無靈魂無知覺的大理石雕像一樣。有時我將她抱在懷裏，注意入了她的眼睛說，“妻呀，你是這般的美麗，然而又是這般的僵硬不靈啊！妻，你說，可不是嗎？”她聽了之後，竟惶惑的，莫明其妙的笑了起來，我自己也便隨之笑了，於是我的嘴唇便落在了她的上。但是這似乎很熱，如火炙般的熱，這對於我完全是肉的，活的，有生氣的，實質的東西，因此我又覺得非常的滿足了。

到了我們新婚後的兩月，那時已是初冬了，房裏剛生上火爐，大約是因為要弄一點稿費來買油鹽米煤的原故罷，那時我鎮日裏都是埋着頭在棹上工作，也因此便自然而然的同她疏遠，隔離起來了。她在我的眼裏仿髒是一隻平常家庭內所蓄着的，可有可無的貓或犬一般，見了時不驚，不見時也不怪。雖說是她白日裏仍舊如婢女樣般勤勤的爲我預備着飯食衣履等類，而到夜來，更是坐在我

的桌前，望着我沉思默想的苦臉，狠溫順和悅的微笑着，然而我對於她却仍是淡漠着，異常不情的淡漠着了。

“秀，這是甚麼時候，你還不裝飾了起來！你應當像個太太的樣子，你是我的妻，你應當不使我討厭才好，不然，……”

“還有一層，你須得知道，我是生長在富足人家的，從來便看不慣人這樣蓬頭垢面約樣子。而且在夜間，你更應當是我的妻，我獨自一人的妻，你應當裝飾起來給我看，給我獨自一人看！”在有一夜，當她正坐在我身旁時，我回過頭去，用着譴責的眼光，呵責式的教訓她說。但是她却似乎並沒有反感，只低下了頭去，默默的走開，過了不多一刻之後，於是她又嫵嫵的走出，立在我的身旁了！她已穿上了她惟一的一件美麗衣裳，而且臉和手都是塗遍了膏粉，那是何等香而且白啊！我望着她，不大能認識，似乎有些心曠而且神馳，我凝視着，



不知她是誰，更莫知所爲，她是這樣的美麗，沉靜嚴肅而且哀感之情更表現于眉目間！“秀，請你原諒，我近來神經有些變態，欺負了你，侮辱了你，秀，你要原諒我才好啊！”我拉着了她潔白如雪的雙手，放在唇邊，悔恨的說，而她却立刻的將她的兩臂圍住了我的頸項，我只覺得一股香而且熱的氣息透遍了我的全身，更見着有幾粒大而圓的淚珠，在她臉上晶瑩。

☆         ☆         ☆

自從過了那夜以後，她夜夜的都是果如所願的變成了那時所需要的一個怎樣的妻了——一位太太，一位美麗如花而又妖艷絕倫的太太。我們的關係差不多完全是性的，或者說是獸的，在床上我們只是徹夜的緊緊的擁抱着，不發一言，不交一語，然而有時她看見我莫明其妙的流淚，我有時也聽見她在夢中抽咽，一直到醒。到了白天，我們的關係又復轉到異常冷淡，漠不相關的地位了。她彷彿

佛真是個命中注定了的婢女，我也無異乎自有生以來便要作口腹的奴隸似的，每千字換洋五毛的，辛辛苦苦的，如牛如馬的鎮日不息的作，寫！而且在那時，因為工作過度的原故，我的神經怔忡病又復發作了起來，性情變得異常急躁，對人無端便懷着疑慮，仇意，而且更易于發怒。自然我不能說對於她怎樣的加以惡待，不過疏遠與不留意，無聲的罪責，懷着敵意的內心的冷遇低視，這確是不可掩飾的事實。但是在她却從不曾有過一句怨言，一次反抗，她只是這樣遠遠的，小心畏縮着，踟躕着，仿髡是一個孤影兒似的，不住的在屋的四角裏往來盤桓。到某一刻我的心志清明時，便很容易的即可以看出，她的面容確是十分的消瘦了，憔悴了，於是我可憐她，為她心酸着急，但是這種情緒也仍是無法表現，我們的關係仍是照舊繼續的保持着，那樣的淡漠而且荒疏。然而在這時光流轉中，她的健康確實是

損傷到壞無可壞的地位了，有時我竟至看見她走起路來，也似乎是搖搖不定。但是我又有甚麼法子呢，我自己的神經也是異常的錯亂着，許多事到腦子裏來，一瞬間便忘記得無踪無影；忽兒覺得重要的，又復忽兒的以爲細微不足道了。因此我便終日裏只是坐着，一人發愣發昏的呆坐着，不能用腦去思考一點事，也不敢用腦去計議一點事——因爲在那裏有許多恐怖的，怪誕的幻像等着我，使我顫慄，頭暈甚而至於瘋狂魔症。在這時我不僅忘記了已經衰殘了的她，就是連我自身也是失其自主了。

我們像這樣的生活着，不覺的已過了許多時日了——究竟是有幾許日時，此刻已不復記憶——有時她也會如夢一般的幻現在我面前，但她仍是異常的畏縮着，不等到我身邊時，便復悄然的溜逝。我看不清楚她的真實面容，只是覺得她的臉色是十分的蒼白，如

紙一般的蒼白，而眼睛却又是超乎尋常的黑而且大，流轉而且光耀。

大約這只有鬼知道了，在某一個灰色的雲濤佈滿了天空，狂風正向着四面威號的黃昏時候，我一人正在屋內兀自呆坐着，滿屋子都充滿了可怖的陰影，不想從外屋（套間）裏竟傳入了一兩聲嗤嗤的笑聲，我登時便覺到一種不安的，疑惑和恐懼的預感了。於是便立起身來，輕步的走了出去，只見得秀正同她平時常來往的幾個小朋友在那裏遊戲着，在她的膝上攤放着一大本書籍，那正是我心愛的，值四十先令的 W. Blake 畫集，污穢的小孩們的小手方壓在“*The Tomb*”的一幅畫片上。一種憤怒的，輕蔑的，憎惡的惡火於不覺間竟浸遍了我的全身了，我舉起了桌上所有的各種器物來，狂怒的向她們擲去，嘴裏也不知是暴嘗出些甚麼，只是見她們驚怖的各自向門外奔去了。我一人拾起了畫集，將牠抱

在懷裏，更隨手的將門槓上，仍舊回到原處坐下。在這裏痴呆了許久許久，由 Blake 畫集更想到其他的各種不同不類，不相連讀的事物上去，如此不易位置的，便忽忽的過了全整夜，至於先前向着妻，同她的小朋友們所演的毒劇，和那槓門的故事，在一轉瞬間，便早已忘記得毫無波紋了。

到窗前已映出潔白的光亮時，狂風早已是止歇了，燈裏的油和爐內的餘燼，都似乎已到牠們最後的一息，房內的空氣也漸漸的凍了起來，由于肢體的不安，才無形的將我從忡惚中喚醒，驚起，那時在我自己很仿疑是缺少一點甚麼似的，經過一番沉思默考之後，才發現了在屋內不見了我的妻。她是何時不在這裏呢？又竭力的回想了一會，更又才憶起昨晚自己所作的惡毒事端來。而她呢，一開門便觸眼的瞥見她蟻伏在階台的屋檐下面，手足是緊緊的縮抱作一團，雙眼合閉着，如像睡

熱了似的面色愈是顯得十分的蒼白，黑黑的髮絲正散漫的披滿在她前額上，而在她冰凍了的衣袖間還堆上了不少的雪花。四周圍的地上房上一望都是如銀一般的白亮，雪仍是不住的飄飄的往下傾灑着呢。

在我將她扶起來，放在床上時，她已是失去知覺了，我惶惑的坐在她旁邊，如夢如寐的望着她慘白莊嚴而又靜穆哀感的小臉。我莫知所以的在那裏夢想着，思索着，思索那昨夜所有的經過情形，但這對我似乎是不大近于真實，然而那一大本的 Blake 畫集，却又是龐然的在桌上睡眠着，睡得正如像妻的那樣的安定莊嚴，塊然不聲不動。

而且從此以後，我就只見在桌上龐然不動的 Blake 畫集，而不再見我的妻子了！

——你是將她戕賊了，謀害了她的姑母，有一天惡狠狠的指着面對我說，至於實情是否如此，我此時尚不十分明白，不過從此以後

我便厭惡的看見了我所有的書籍，我立意要將牠們通都賣去——先就從那本 Blake 畫賣起——以至於不見一小冊，一小簿頁爲止。

“妻啊，你知道嗎？我是要將牠們通都賣去，爲你復仇，更爲我贖罪。妻啊，你知道嗎？我是在這裏這樣的深刻的追悼你了！”

一九二六，四，二〇。

## 西風吹到了枕邊

—記夢並呈晦—

“母親，我不能這樣，我寧肯死，不願受這長期的酷刑。”我一面將頭垂到了胸臆，一人不住脚的在地面上盤旋，默想，計較着，心裏老是那樣酸酸的，辣辣的，形容不出是某種的，確切的滋味來。而一方面更抬起頭去望望自己那已經衰老不堪的，白髮盈盈的親娘。她在一個高的方凳上站着，手裏握着漿刷和漿碗，正用她那發着顫的指頭，徐徐的將一大塊一大塊淺紅色的窗紗，向着那一大排的窗櫺



黏糊了上去。她眼上戴着極深極深的近視眼鏡，身上穿的是一色純黑的青綢，反映出她那灰白色的頭和臉，差不多比深秋時在風前飄搖着的蒿草還要顯得憔悴了。從她那專神一志的工作中，可以看見，一陣陣肌肉的緊張和痙攣，不住的在她臉上顫動。我看着她，隨着她的動作，心裏針刺一般的，在那里揪疼絞痛。眼裏自己知道已是蘊蓄着一大包的淚滴，只是因為腦內正在那里狠狠的籌劃計較着的原故，所以到將要迸流出來時又復忍轉了回去。而脚步還是刻不停歇的像那樣的在地上盤旋。

“心兒痛痛的，步兒緩緩的，眼看着她手兒的顫動，我的親娘啊！”不知爲了何故，在繞了幾個灣兒之後，從自己酸辛的神思中，自然而然的構造出這樣的一種俳句；不爭氣的淚珠也乘勢的不再聽命的奪眶而出了。

“母親，不要黏糊了，我不能……”

“乖兒，你聽娘的話，今夜的日期，可不要再變改了。你知道，這是你第三次的推延，若是再一蹉跎，恐怕我也將如你祖母一樣，不得看見你的新婦，便不在人世了！兒呀，你看這屋子裏的一切陳設，都是依照着你自己的脾味辦的，若是有不滿意處，只消你一開口，便可以立刻的——”她悠悠的說着，並不回過頭來望我，仿髯是懼怕同我的眼光相遇似的，然而從她的語音中，我可以明白的聽出，包含有無窮的悲酸。因此我又無言的，向前向後茫然的走着，並且重新的開始去考察這屋內的情形。這是一間長方形的大屋子，屋的四周圍都用淡黃色的絲絨蒙罩着，地下鋪着極厚極厚的黃色絲絨地氈。從全屋子的境象看來，仿髯完全是一個長方形的大絲絨盒匣。綠色的電燈之下掩映着四壁淡霞似的光輝。在屋的中央，放有兩把坐椅，和一個八面形的漆桌，桌中間擺着一面大玻璃鏡，兩旁配上一

對插着鮮花——大約是玉簪花，或晚香玉之類——的磁瓶。屋的左角，抵着壁，是一座從地面鋪起的營幕式的，蛋形的奇異的小棚帳。在帳前茶几上燃着一對紫色玻璃罩的座燈，憑着這鮮明的燈光，我更可以看出帳內所有的一切：錦被，繡枕，緞褥，和細膩溫軟的床飾物等等。全屋子的空氣顯得十分的綺麗和新鮮。但我仍是呆呆的走着，看着，心跳惶惑而且憂傷。在直覺雖是明明白白的告述我說，這就是我的新房，不一刻我便要同一個不相識的，名字叫着“妻”的女子睡在這里，然而我心裏仍是止不住十分的疑惑，並且刻刻的，不安的反問着自己，這是甚麼所在？我瞻顧着四周，覺得冷浸浸的，充滿了荒涼而且空虛。瓶內的花香與燈前壁間的光輝的波動，都似乎變成了一縷縷的冰氣，前來襲我。我仿疑是被枉斷了的待死的囚徒一般，在刑場前迴旋着，反復的考察思念着自己過去的一切。

無告和無望，哀怨和悲憤，逐漸的緊張濃厚了起來，壓榨着自己的全身，就連呼吸也都似乎不狠靈敏了。然而我仍是腳不停步的走着，想着，讓淚如長川似的流遍了滿頰。到了此地，我心內所決定的，便是狠狠的，咬緊牙關，想要去拒絕一切，反抗一切，反抗那全世界全人類所有的冷酷和殘暴。讓他們都作爲了我的犧牲，決不肯損自己的一毫一髮以利他人——我決定了要實行去侮辱這女子，（我未來的妻）毀壞這屋子內所有的華貴的陳設，過了兩三天之後，再設法自行逃走；並且要不負一點罪咎，不懷一點羞慚，雖是遍身都帶滿了創痕，並不叫號一聲，正如一個現代的英雄所應作應爲的一樣……

“和兒，這是你三年前所自願締定下的婚約，你不要怨恨他人，只可怨恨着你自己。兒呀，一切都有菩薩知道啊！”我母親做完了她的工作，下來，坐在屋內的椅上說。她的眼

睛和面色都是那樣的灰黯，全身也似乎毫無力氣的頹靠在椅背上，手足軟軟的交叉着放置在身旁。但她的眼睛不曾抬了起來望一望我。我在想，悲傷的想，我的母親是這樣的衰老而且疲憊了！從她的話語中，我似乎朦朦朧朧的記起了一些事故來：真如她所說的一樣，仿髯在三年前我便自願的定下了這樁錯誤；在那時我是急不暇待的想要去同一個女子結婚，好嚐嚐那被人稱爲青春的美味。一想到這裡，鐵石的心腸，被愧悔的火焰的鍛鍊，一轉而成爲溶液了。我的心，正像被矛刺戮穿過一個小孔的一樣，讓不盡的熱血只是一股股，一滴滴的從裏面經過，流出，沸騰而且隱痛，於是我便倒在了我母親的懷裏，吞聲的低低的哭泣了。但她只是不言不語的，輕輕將我推開，使我站立在她的面前，莊嚴的而且帶着教訓的口吻侃侃的對我說，“兒呀，安靜一些，萬事都自有天命！”我在這莫可奈何的哀

怨當中，只是用手去按撫自己的胸膛，仿髒預防有一大股的熱血，將要從裏面盈溢而出。我悲傷着，回憶着，用着全力去將自己所有的創傷集中——我仿髒記得，自己是新從狠遠遠狠遠遠的異鄉歸來，在那里所享受過的，都是一些說不盡的苦辛；像這樣的不知是已經過了若干年，從此埠遷到了彼埠，由彼國更遷到了此國；時常是同着一大羣一大羣穿着奇顏異色服飾的男女們——水手或娼僚——在一處哄飲。同他們痛飲過不計量數的黃的，黑的，深紅的，血似的酒漿。她們歌着，我和着，舞蹈着，手裏握着一種不知名的，奇異的樂器，不住的在那里揮彈；口中所吮嗜着的也不知是酒漿或者其他雜有異味的東西，只是覺得鹹鹹的，鹹鹹的，不大容易做喉的吞下。我又似乎記起，自己是曾經在輪船上服過役，穿行過了許多的大洋和巨海，有時遇着一陣陣發鹹味的浪花和霧露迎面的打來，至使自己

的眼睛都不能够睜開，就是此刻想起，還覺得眼內有一些苦澀。又彷彿記得，自己是爲饑寒所趨，曾經在一大堆的羣衆當中，接受過莫大的侮辱和毆傷……我像這樣一人急轉直下的回想着，腦內是昏昏的，眼中是潤潤的，心尖的疼痛隨着脈搏的震動，息息的增加了起來；自己的撫摸自己的傷痕，却又一點兒不肯放鬆，因爲心裏仍是狠狠的一人在想，“好，我就讓我自己的痛苦將我自己磔殺，葬埋，毀滅了罷！一不做二不休，我的毀滅我自己，也就等於我的毀滅全世界。如此我便可以忘記一切，不見一切，否定一切。”像這樣惡狠狠，蒼茫茫的過了一會兒之後，母親那句“安靜一些，萬事都自有天命”的話語的反響，不覺又在我的心裏喚起了一種作用，我回過頭去說：

“母親，我想逃，我要皈依宗教。”

“好，聽憑你，一切都可以，只要不再更改今晚的日期。”

她一面說着，一面便將雙眼閉上，現露出一種極難形容的疲乏衰頹的形像來。我看着她又低低的哭泣了。自然，在這種哭泣中，意味完全與從前兩樣的。因為我牢牢的記惦着，我是將要得救，將要皈依宗教，預備去領受諸天神的撫摸和默佑。

然而，這里，我又很不放心的，不能忘記，我自己是在我新婚的的房中——觸發我所有的一切不幸的所在——而且不久在這里，我便要強迫的同着一個不相識的女子，去補足我自己最後的不幸和錯誤了。創痛上復加上了創傷，我仍是盲目的，向前向後的行走着，眼中的淚滴，長川似的，不住的在臉上淌流。過了許久許久，——到了最後我碎心的，狂亂的叫了出來“人生是這樣的不幸，這樣的不幸啊！我要逃，要逃！我要皈依宗教！”

我一面玩味着這幾句話，一方面不住的掣泣，但這正如一個嬰孩的掣泣一般，是毫無



理由的。

☆ ☆ ☆

境象一轉，仿髒又是次日的清晨了。淡乳色曙光照臨在了窗前，朝陽還不曾上昇，琉璃燈內的蠟淚正滴滴淋淋的堆滿了滿燈台，將逝的餘燼，還延持着牠最後的喘息呢。我模模糊糊的從錦繡叢叢的被褥中間起來，抖抖自己身上衣裳間的綳摺後——大約是合衣倒臥着——更用手去擦着眼睛，昏溼不清的，自己似乎是想愛去搜索追憶過去的一切，昨夜所經過的一切，仿髒黑夜裏在濃霧中尋找出路一般，狠是覺得困難，但一環顧四周，這燈光，這繡被，這金絲絨包圍着的屋宇，又都似乎狠能證實自己昨夜所經的一切的存在。於是我瞿然想起了這是我自己的新房，在裏面或許還有一個被人家強送來了的她呢。循着一種好奇的和急於發現的衝動，我潛步的走出了房門。在前面似乎是一間素雅的

書房，剛跨進了門去，一舉眼間，便見一位素衣長裙的女郎在一個書架前面站立着。她手裏正拿着一把拂塵，仔細的在那里打掃整理架上的書籍。她身材瘦削，面容十分蒼白，不大美麗，而且還可以說一見面便不大能遭人愛。從她那蓬鬆的毛髮，和眼上刻着的兩道青色圈暈看來，好像比起我自己還要顯得衰老憔悴。但她却又有一對黑而且大 Innocent 的眼睛。她抬起頭來，用一種誠信無欺的眼光望着我，並且說：

“C 先生，你看這書籍整理得如何？我想不見得好，不過我希望將來能再好一點。我知道你愛書，因此我也愛書。”

我聽着，望着她，心裏覺得有些奇怪而且蒼茫，我不知道如何的答復。我轉眼過去考察考察她所整理過的書籍——這些平時對於我都是極其熟諳的——只見他將書皮顏色一律的放在了一起，並不去分辨書的內容

和性質。最可笑的便是她將 *Saintsbury* 的英國文學史同 *Korolenko* 的小說集並列了，因為牠們都是藍色；又將 *France* 的 *On Life and Letters* 同 *Hardy* 的 *Jude the Obscure* 合在一塊兒，因為這都是紅色的。我望望她，更望望這不同類的雜亂着的書籍，心裏覺得又是可惱，又是好笑。她却仍是用着她那對 *Innocent* 的眼睛來望着我，彷彿想要從我這裏得着回答。於是我也用眼睛去回報她，心裏是不停的悸動着，疼痛而且傷悲。我在躊躇過了一陣，深深的舒了一舒胸中悶氣之後，才向她緩緩的問：

“誰教你來這裏的，我不相識的姑娘？”

“我的叔父。”她的那 *Innocent* 的眼光，仍然是絲毫沒有變改。

“你可是不能認得外國字？”

“是的，但我——”說到了這裏，她的聲音放得比前更加低弱，不自覺的將頭低下去

了。她那瘦削帶有病容的臉面，看來也愈是顯得蒼白。我仍在屹然不動的守候着她；心裏早深深的感到人間萬分的不幸了——她的，也是我的——我的眼睛也隨着了她的，低俯了下去，望着那灰黑的地板。

“姑娘，你於不認識外國字外，還懂得些甚麼嗎？”歇了一會，我又吁了吁氣，向她重新問的。

“我不大能知道……”

“中文呢？！”

“也不——但我因此覺得很是悲哀。”

“悲哀？你也曉得嗎？誰告述你說的？”

“沒有人告述，是我自己感覺得的。”

“你不應該來到這里，你錯了，姑娘。我不能——”

“是我叔父要我來的，其實我也不想……”

“……”此時，我真覺得自己千迴

百結的，莫可自解了。我知道她很是不幸，她雖是比我老，而且不很漂亮，却並不曾缺乏甚麼，她有一對 Innocent 的眼睛。我動情的伸手過去握着了她的。哦，那是一隻何等細長而且柔嫩的手啊！我感覺得。

“姑娘，你我都是同樣的遭逢不幸，除我比你多認得幾個字而外，其餘沒有甚麼。請你放心，不要難過。”我眼睫濕濕的，撫摸着她的手背，安慰她說。

“我不知道，但我覺得很是悲哀。我喜歡哭，也喜歡替人家作事，到作得了好好的之後，鬧着又是想哭，他們都不喜歡這個。”

“在世上可曾有人疼愛過你？我的姑娘。”

“我不知道，也不覺得。”

“你似乎是比我還要老。”

“不，他們都說你比我老，依照歲數。”

“那嗎，就是因為你的不幸了。”

·說不大清楚,我不知道——”

“你的父母呢?”

“我不知道,我並不曾看見過他們一次,我只有叔父。”她說了之後,眼睛灼灼的在那裏發光,仿髒觸着了甚麼痛處似的,她不住的躲閃着,更將她的手從我的裏抽了回去。

“姑娘,你很是不幸,不過我希望你以後能够再好一點。我想,我往後或許能够——”

“我不知道,只是我願意替你作事,整理着一切你的書籍,衣服,各樣東西,等等等等,一直到了我死。並且你叫我怎樣做我就怎樣做。”她說着,直立在我面前,勇敢誠懇而且光輝,她的兩頰也似乎微微的紅潤了起來。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她是比我年青而且美麗了。我自己因此感得了十分的愧慚悲酸。但她仍是用着她那 Innocent 的眼睛來望着我,一動也不動。

“姑娘,照這樣看來,大約你是能够了解

的,人生是何等的辛苦,人間是何等的<sub>的</sub>不幸啊!  
我在外面空跑了若干年!”

“我不大能知道。我到現在已經不想再哭了,因為他們都笑我,說我是傻子。他們都不喜歡這個。”

“我是喜歡的,往後你要怎樣便可以怎樣,你留在了我這裡。”

“人生是何等的辛苦,人間是何等的<sub>的</sub>不幸啊!你要知道,我的姑娘!”我激動而且熱情的,反復的向她說,隨後將兩手張開了傾向着她,預備叫她投入我的懷裏來,但她仍是用着她那雙 innocent 的眼睛來釘望我,一動不動,于是我覺得我是傷心的哭了,仿髒是反將我自身投入了她的懷裏。這樣哀哀的痛哭着,  
.....

☆            ☆            ☆

一醒轉來時,只見案上的油燈已經燃到最後的一滴了,屋裏陰黯黯的,令人想起愛崙

坡的恐怖故事的背境來。因爲自己忘却了蓋被，周身四體都覺得過分的涼泛，而且不很安適。“這大約又是西風吹到了枕畔了！”雖然閉着眼，已是悽冷不勝的，覺得清秋的蕭條肅殺的可怕了。對於在枕邊濕透的那一大塊，在發現了之後，心裏又動了無窮的傷感與反感，啊，這點點滴滴的！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北京。





## 瑩子

“瑩子快要同她母親到她父親那兒去了。”聽到這個消息，已經很久很久。表面上雖說不關緊要，而心裏却總是有點甚麼掛牽似的，時時都覺得自己是起着一種莫名其妙的頹唐。但事實自事實，於是昨天早晨，我終於是提着兩匣點心，上車站上去送瑩子了。到那里時，時間還很早，離開車大約至少尚有一點多鐘，只是在B夫人（瑩子的母親）佔的一間車箱內，已經擁滿了一大堆客人。這

全都是些 miss, B 夫人從前的舊同學。在這一大羣的送客當中,男子只有我一個,因此我祇只得靠着門側站着,靜靜的聽她們喋喋不休的笑談着甚麼學校,功課,以及朋友們的行踪,生活,等等問題。大約是因為人多勢衆的原故罷,所以在她們的談話中,一點兒平時所常見的,女性的羞澀拘泥神色也看不出來。她們只是旁若無人的說着,笑着,正如一般女子的常態一樣,瑣碎蟬聯,而且愈說愈碎,瑣愈有精神。B 夫人自來便是不善於言辭的,她只是一人抱着盤子在人叢中點頭微微的笑着,應酬着,有時也加入一兩句趣語進去。而我呢,在起初時尙覺得有一點趣味,後來愈聽便愈覺得煩膩,而且不覺的更起了一種反感了;就是以爲她們太沒有惜別情調,彷彿是到這里來是專爲開瑣碎的話匣子,尋開心兌消遣似的。而且盤子在這新情境之下,對我也失去了平時的信力,她只是緊緊的靠在她母

親的肩下，即便怎樣的逗誘，也不肯過來。時間是一分一分的過去，而我的反感和寂寞也逐漸的濃厚了起來，幾次待想要走，而又覺得在這離別之前，未得抱一抱整子，似乎覺得有些不對，因此便又只得勉強的留着了。幸而得好，第一次的預備警鐘，不久間便開始鳴響了，像這樣，她們已是不得不停止話頭，一個個哄然的立起身來，用着一種狠禮貌的話句向B夫人告別後，便蜂擁的走下車去。自然，仍舊是且談且笑的離開了站門。如天之福，整子到了最後，總算是來到我的手中了！她今晨是特別的穿着嶄新的衣裳，臉和手也洗得異常的乾淨，仿髯是還擦過一層膏粉或香水之類似的，是香馥馥的。而且她的眼睛和眉毛都顯得是特別的那樣的灣而黑，眼珠也轉動得十分靈活，而兩頰又是那樣的十分紅潤，具有切小孩所有的活潑壯健，不食人間煙火的美。她在我的懷裏，不住的跳動着，兩隻小

手也不住的向外面指點揮舞着，口裏呀呀的不知是在那里說些甚麼。我看着，從迷惘空虛中，而又覺得有一種歡悅陶醉。然而有限的歡悅和迷惘的時間，不幸的就是這樣迅速的便飛也似的過去了，第二次第三次的實行開車警笛，已不能不逼我將她歸還到了她母親的手裏。於是我便離了車箱，跨到站臺上，從窗外更摸着蓋子的手，對 B 夫人說：

“前途保重些！有了小孩或許一路上免不掉要有許多麻煩，不過多留心一點也不要緊。有了小孩是苦事，自然也是樂事……而且我到了明年便想離開北京，恐怕你們再來時，我已不在此地，從此天南地北，再也看不見蓋子了！”

“前途多多保重，見了 B 時，請代我問候一聲。”

“不，大約不出明年暑假，我們仍舊是要回來的，B 也一定要來北京就事。我更是捨

不得這個地方，我想我們這次的分別，一定是不久的。C先生，你也可以多睡一睡覺。”B夫人說過之後，用眼去朝外面深深的凝望了一凝望，更不覺惘然的露出了一種不大自然的微笑來。而在這微笑中，我已是可以看出她心中所蘊藏着的，實在是有兩種不同的情緒：一是因為將要得見她丈夫，家庭得以團聚的新快樂，新希望；一是因為將要離開舊時度學生生活的地方，對於青春的眷戀，所引起的一種輕微惆悵。

但無論如何，她們是走了，雖然到車身已向前移動時，還看見B夫人借着燈子的手，握着她的手巾在窗前招展着。

“洋車，沙灘！”到我一步出了車站時，隨順的便跳上了一輛洋車，連價錢都沒顧及講，就這樣的對車夫說。而且坐在車上，空虛和荒涼便真是完全的抓住了我自己的心了。而一方面，又深自覺得，自己的這種情懷，是這

樣的淺薄無聊。爲甚麼一個人要將別人的小孩來作爲偶像，去這樣的傾注固執的愛呢？爲甚麼年紀並不大，而自己壯健的情感，便會變得這樣衰老頹敗呢？是生命力疲乏？是年來所嘗的苦味太多，因而有倦鳥思旋之意？是……種種問題，都隨着了車輪的運轉，在腦子裏掀騰不已。但當車一轉向東去，秋朝的爽氣剛蕭蕭瑟瑟的——迎面吹來；而更見着有一輛風快的汽車從身旁掠了過去，登時的便揚起了馬路上一團團如網蓋般的灰塵時，於是由於一種新的刺激，思潮便又回轉到自己在人間所佔的位置上去了。“這真是一座大城，而且自己由東西南北，已往所住過的都是這種大城，真是大的可怕！在裏面所有的東西也真乃不少，有各色各種不同的人物，車輛，貨品……動的，靜的，美的，醜的，可憎的和可愛的，同自己親密的或疎遠的等等。但這些都是彼此各不相關的存在着，正如在路面上浮鋪着的

塵沙一樣，有時被風驚起了，而轉瞬間又復靜下。或者因此使得散佈於外了，偶爾的聚合在一處後復又分開，分開了又復聚合，但到最終來仍是各自各體，不相系屬，不相關切的，以至於烟消雲散——我在他們當中生活着就是這樣，而且還要這樣的，以終了我的一生，然而我仍舊是在這大的城市中生活！……並且到了將來，我此時所喜歡的瑩子也要來到這種大城內生活。或者明年她便要來，又或許在明年我離開了此地後，便會同B君夫婦不生一點關係，正如我從前所有的朋友一樣，再明年她便會不認識我，忘記了我，而且是永遠的永遠的忘記。然而古往今來的人類，依舊是有那樣的多，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以至於無窮。並且每個人都各自有他的愛，他的憎，他的悲歡離合。譬如我現在之對於瑩子，和瑩子將來之對於其他旁的人，都同是一樣……’想到了這許多許多之後，於是我自己身上的



蕭瑟寒戰，已不覺的愈加重壓，差不多疑惑自己是要快被西風冰化了。

但是，就是在這種高朗淒冷的清晨中我便送走了瑩子——我心愛的幼小者——而且也就是這樣的便自己一人轉回了冷浸的家。及到躺在床上了，又彷彿覺得剛才所經過的完全是在做夢一般。

回想起瑩子的誕生，那正是去年的春天，眼見着 B 神色上有些忙亂，聽說瑩子就是在那幾天出世的。這顯然是因為 B 君夫婦都還沒有作父母親的準備，所以才有這種無謂的驚惶，不過這也是青年人初作親長時，在所不能免的現象。而在我們之初次得見瑩子，那倒是一月後在 C 的家中。B 同 C 是鄰居，因此飯後便由 B 夫人抱了過來，放在 C 夫人的床上。她是一個壯健的嬰孩，皮膚微微的帶着初生嬰孩的血紅色，躺在床上，手足不住

的亂動眼睛四下亂瞧，看起來不大像個剛才滿月的小孩。那時，B 站在房門口，遠遠的，遠遠的，彷彿有點難爲情的樣子。而 B 夫人却站在我們一塊，低頭微微的笑着，欣賞着她自己得意的成績。我們都異口同聲的稱讚着，而且爲他們慶賀祝福。B 聽着也露出歡欣的笑意來。當我更一抬起頭來，再去看看 B 夫人的神色，她那時不知爲了何故，便已感到了一點羞澀了。於是她便紅暈着了臉，慢慢的抽身向門外，跑開。在這點上，我覺得 B 夫人很可愛——從前所不曾見過的——有一種強烈的母性美。而在那夜的分散時，我們大家不自覺的，彼此臉上都是罩上了一層光輝。B 是送我們一直以到上電車處。

大約是因爲居住有東西城之隔，而自己又懶於動作，往往是力不從心之故，所以同盤子的見面，一直到了暑假，朋友們都已南旋度暑，而自己也搬上西山小住時，還依然是第一

次。而在這寂寂的空山中，除終日裏聽蟬叫，和晚來同蚊蟲打架而外，幾乎是不大能同生物近接。伴侶固是沒有，就是可以向他開一開口的人，也是不很容易遇見，而且在那問題又是那樣的多，鎮日鎮夜腦子裏都是在運用的思想——可怕的復雜的思想。有時候從黃昏以到夜半，都是一人在樹根底，或石堆上打坐着，不想回家，也不願意將先前所計劃着，想與生命以休息而帶來的幾冊 Materlinck 的戲劇集展開。因此神經以消耗過度，身體也逐漸的不支了起來。可怖的狂病的幻想時時來襲。到終夜不能睡覺，頭疼得將要爆裂，起來攬鏡自照時，便覺得自己的眼睛，也都是閃閃的在那里發着癲狂者的光輝。於是在忍無可忍之後，又復決定了明晨要回到北京一轉了。但這時北京所留下的朋友，便只有 B 一人，因此我每次下山的落足點都是在 B 的家中，而在這裏我也的確是可以尋着一

種新的趣味，暫時的忘掉了自己。他們的家庭用了盤子作為媒介，也真是像一個和樂的家庭。而且有了這個小孩，無論她是醒着睡着，哭着和笑着，看起來，都彷彿是浮蕩出一種新生命活躍的象徵，能夠給疲乏者以暫時的自由呼吸。而我也就是像這樣的，便尋到了逐漸的與盤子接近的機會了。差不多我每次到一跨進門去，都是要立刻的將盤子搶到了手裏，讓他的醒睡哭笑都是在自己的懷中，緊緊的緊緊的抱着不肯放下。由於一種天然的注意，到了後來，我便又慢慢的熟諳了這嬰孩所特有的心性了。我知道了手足要怎樣的安放，頭部要怎樣的位置，才能使這弱小者得着舒服，可以安然的入睡。有時差不多又是這樣的，甚至覺得自己之處理盤子，比起B來，還要精細，還要在行。有時更甚至於以為B之對小孩的忽略，不經意，簡直是不配作一個父親。並且盤子之在我中懷睡去時，又

多是那樣的安寧平靜。我常常是數着步落，在屋子內走來走去，更時時俯下頭去，看看她那柔美的臉目，和聽着她那帶有乳氣的低弱呼吸，我的心也一息一息的隨着她的鼻息，安息了下去。我覺得她是十分的清潔，十分的幸福，我也是同分享着了她的餘潤。而同時一種很細微的 Melancholy 的情緒，也是不自覺的便暗暗的竟至柔化了我的那棵剛強的，而且是逐漸趨於冷酷的心了。我從這裏面，發現了自己，此時之比起平常來，完全是另外的一個人。我往日的憎恨，憤怒，對人不懷好感的種種情緒都是假的，到了此時，完全是不容牠有絲毫存在。我有熱愛，有溫情，有一種博大純和的火燄，不住的在我胸中燃燒。而且這火燄還是新始才發現的，才撥開原頭的，或許將來便一定是要在我心中光熊着，悠久的，悠久的，永世都不會熄滅！

像了這樣，我差不多在盤子面前，時常都

是動着一種新的，懺悔的念頭了。我覺得我從前的觀念，是何等的暴厲，何等的不認識人性中所潛蓄着的溫和的美；更由於一時的盲目假定，便將史特林堡的“結婚集”，當作了千古不滅之論，而去否定家庭的愛，否定人類的結婚生活等等，而現在，這一切，在瑩子的面前，都是現得何等的狹隘可羞，偏激可笑啊！

還有，在這小範圍中，所受着瑩子影響的，在我看來，冥冥中尚不僅只是我一人，就連 B 夫人的情形，也似乎是與從前大不相同了。她到現在已完全不是一個高談蘇曼殊，李易安，自以為不可一世的驕傲女人，她此時時時嘴角上都是浮起一種溫和的笑意，說話也是謙遜任情得了許多。自然一說到瑩子身上時，她仍是不大好意思出口，然而從種種方面，都是可以看出她的溫純的母性的美來。她對於客人，已不如從前的冷落了，對於她丈夫的朋友，也能大午如像她自己的，一樣加以親

近。且又時時的更可以做出些男子所不能做的事物來，以助助大家當時的樂趣，正如像一個女性所能做的一樣。在此時看來，她已完全是一個真純的母親，而不是從前那樣可怕的，富有浪漫性的女青年詩人。然而這是誰教給她的呢？我寫到這裏，差不多是看見瑩子在她懷內微笑了。

但總而言之，瑩子所顯露給我們的是愛，是人性中所隱藏着的大公無私的愛。而她特別所給與我的，尤其是那年長者對於幼小者的，能够犧牲的，更能從中以得到一種安慰的愛！——“如嘗血的猛獸一般，嘗了愛了。”到以後，倘若我果真配得上稱為一個猛獸時，我想這第一滴，鮮紅的，高尚的血，差不多可以完全說是得自瑩子了。

過了暑假後，B為職業的關係離開了北京，B夫人也因要想聽一點課，搬過了東城來，

湊巧的我們便住在了同一的一個胡同裏。以是隔不上兩三天，我得便都得去看瑩子一次。而每次去的結果，所給與我的，都是同樣的快樂，因為瑩子在這時變化得很快，每一次去，她都可以給一兩種新的玩法給我看——例如撅着嘴生氣，或蒙着眼睛去摸人之類。大約對於現實生活感覺愈厭倦了的人，想暫時得以逃脫的念頭，自也是愈加迫切，我之喜歡瑩子，說不定也就是想暫時逃脫的一種了。因為她完全尚是一個未染塵濁氣的新生命，正如在神話世界上所開着的一株幽花一樣，見了時可以使人聯想到另外的一個世界裏去。優美，恬靜，清逸，也便是她的特質。

但是除當場瑩子所能給與我的快感而外，而我每次去 B 家的情境事的前後，又大都是使我抱着了同樣的極寂寞憂傷的心情，走去和走回。這固然是與自己易於感觸的性格有關係，而 B 夫人在這時的生活狀況，自也



是不能不使我加以深思；我所深思的，就是人生自始至終都是何等的辛苦和不幸，要有生活，更要有愛才能生活。然而，愛——這一種奇異的病——的行爲和結果又是何等的徒勞而且空虛！譬如在 Maupassant 的 *Une Vie* 書中女主人翁同她兒子和自己與自己已經七八年來不得見面的母親的關係等等皆是。到最終來都是同屬荒涼空虛，誰也不能顧誰，只是讓着人生的“大謊”去永久的支配着一切！然而她，B 夫人之撫育着瑩子仍是這樣的辛苦勞悴。她將她所有的一切，喜怒哀樂，精神肉體，通都交給了她的小孩。自從有了瑩子以來，還不出一年，眼見得她便將她少女模樣，完全變成了個蒼白色的中年女人！但她自己却又並不覺得，還是那樣的勞悴着生活。同外面一切的事物都絕了緣，書籍課程等更是無論，整天整月不出大門一步，以守候着她心愛的東西，用着心血去灌溉着她生長。

不特如此,在此刻隨着天時以俱來的痘疹等類,不幸的又復繼續的降臨到了這小孩身上了。瑩子時時通在病中,身體也遠不如從前的壯健了。在這時,我親眼見着 B 夫人是怎樣的掙扎着度日,終日失魂少魄的怔愣着。有時同人講着話,也是所問并非所答,有時抱着瑩子一人在門前站立着,呆呆的在那里發昏。有一次,若不是我走過叫她一聲時她幾乎是連這樣熟識人的臉孔也認不出來。我看着,想着,心裏十分憂傷,默默的走過了又復轉來。在這裏我彷彿是又重新的看見了自己幼年多病時,在母親懷裏的境象:一個憔悴不堪了的母親,一個衰弱無力的嬰孩,緊緊的,緊緊的,互相依靠着,在這里寄託着生命,兩人缺一了都不能生存。“唉,這是怎樣的一幅悲哀聖潔的圖畫啊!”我心裏私自傷感着。於是便走上了前去,勉強的帶笑問說:

“瑩子怎樣,好了一些沒有? 來我抱抱

看。”

“C先生,不要動她!她此時除了我外,是誰都不會要的。”她趕忙搖手來禁止住了我。而瑩子也是將頭埋在了她母親的懷裏,如小鳥般的,嚶嚶的發出哀音。

“是的,我知道小孩在此時是怎樣的需要母親。”我難過而且感動的,幾乎是喃喃的自語着一般。

“過幾天就一定會好的。請到裏邊坐坐罷?”

“不,明天再見。需要幫忙時,請不要客氣,通知一聲便過來。”

“謝謝,等瑩子好了時再同她來看你。”

我走開了,帶着博大的同情走開。在街頭上躑躅了許久許久,簡直不知道是要向何方提足。因為我是正在思念着我久已忘着的母親,更深深的爲那一般做母親者悲悼着,思量她們歷來所承受過的悲涼,犧牲,孤獨

和辛苦。然而因此，我也就確切的明白了人類是怎樣的得以綿延，幼小者是怎樣的得以生存長大了。的確，在人類生活的某一時期中，母親是何等的需要小孩，小孩又是何等需要母親啊。由此以彼此的互相維繫支撐了下去，所以才能成功了這樣大的一段工作，這樣大的一個世界。不管是被人們稱爲大的天地也好，大的沙漠也好，然而這究竟是一個大的東西，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在這裏綿延生存的，都完全是靠着愛來支持——大公無私的，純全犧牲的愛來支持。

唉，是的，我們是何等的應當爲一切偉大的母性悲傷，又是何等的應當爲偉大的母性致敬啊！

博大無倫的母性——炳耀千古的希臘式的母親啊！

時間駢駢的過去，瑩子所給與我的，除單

純的、新穎的快感而外；在人與人接觸之間所不可免的痛苦也慢慢的侵襲到了。到寒假時，B又轉回了家來，這時瑩子所有的年時，剛只一歲又半。然而她不可掩飾的性格已經是逐漸的表露了出來，從種種方面，我都可以看出，她完全是個熱情的、神經過敏的小孩，正如她性近于文藝的父親一樣。猶記得有一次，我偶爾的將她抱到附近的一位朋友家裏坐坐，在這新的環境裏，她顯得是十分的窘迫，幾次用她的小手向門外指指，是表示她急於要想歸去，然而幾次的紅了眼，也都不曾哭出。

回到家後，她立刻的撲在了母親懷裏，才盡量的、傷心的放聲號陶了起來，彷彿是久遏猝發的潮水一般的猛湧。B夫人笑着對我說，“瑩子是在表明她受了委屈了。”據說她每次都是這樣的，心裏有所抑鬱時，一定要到了她自己母親的懷裏，然後才能爆發而且消失。又有一回，是黃昏時候，我去到B的家中，瑩子

是在搖籃內眯着眼躺着，B坐在旁邊看書。

B見了我立起身來說：“瑩子真乖，她母親從早上便有事出外了，留下話來，教喂她牛奶，她不吃，但也不哭，只是靜靜的躺着，或者是讓人抱着，比起母親在家時，真是乖得太多了！”但是當我再一回頭去仔細看看瑩子，只見她臉色在燈光之下是現得異樣的蒼白，眼睛也是紅紅的，彷彿是失眠後精神不足的樣子。在我更將她抱了起來，用心的去逗着她玩耍時，而她回答的，却只是那樣呆呆的毫無生氣。有時雖偶爾的也會笑了一笑，然而這種笑，我很能明白，只不過是出於一時勉強罷了，其實也并不見得有怎樣的真正的意趣。於是我便和B說：

“B，你知道瑩子此時心裏是怎樣的憂傷。她母親不應當將她一人留在家裡。”而B却只是搖着頭，不肯相信。諸如此類，像這樣的瑩子所使我承受的人生的苦的感覺，已

經不知道是有幾多次了。而且此時，瑩子之在我的懷中，早已是不能如先前那樣的安然睡去，雖然我的使她肢體安舒的技能，也并不見得比前要退步。我知道她此時已是開始的需要去把握那“什麼”了。而這種超出人間物質以上的那“什麼”的需求，也必定從此便會抓住了她的一生！她此時需要母親，需要精神上的溫暖，不能隨便的在他人的懷裏得着安寧，因此便使她覺得煩擾，困惱，甚而至於痛苦。而這痛苦，到了將來必更日甚一日，附着了她，一直到將她帶入了墳墓裏去，才能罷休。

以是我以後之見着瑩子，差不多時時都是帶着一種忧心而又憂傷的感覺。

而且不幸的，在此時我更看出了B家庭間似乎已現出不如從前和諧的色彩了。B同他妻子時常暗暗的口角，且有愈趨愈烈的傾向；B又時常說有了小孩於生活上完全是

種煩累。我聽着，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聽着，心裏因此老是被一種莫可奈何的悲哀糾纏，簡直是於他們中間，不能更贊一詞。因為我能够了解的這是事實上不可免的困難和不幸，然而一方面，却又深自疑惑着，爲甚麼一個從事於藝術的人不能將情懷提高，超脫物質，就眼前的境地去享受，去實實在在的生活一番？直截的說，就是我對於B夫婦的生活——不是瑩子父母的！——是同樣的抱着隱憂。而且對於人與人的關係，更是抱着了比先前還要固執的悲觀了。而最使我難以忘記的，尤其是有一天，B夫人是不在家中，我一人隨便的便走入了他們臥室裏去，在這屋裏所有的，只是棹一，椅一，箱架一，和床一張。瑩子是正在床上很甜蜜的睡着，嘴角微微的在那裡抽動着，臉上帶着一種幼稚單純的表情，看來覺得十分有趣。而桌上呢，還放着隔夜未曾滅去的油燈，尙未用完的牛奶一瓶，和幾張破碎



的紙張等等，此外便別無長物，看起來彷彿是比旅館還要蕭條。然而床上睡着的却又是這樣的一個可以造成實際家庭的小小生命，我心裏微微顫動着走了出來，因此便對 B 說：“你們的屋子是太顯得 disorder 了。”不知是爲了何故，B 竟自憤憤的回答道，“這就是她的 Honour，她的 Honour！”我聽着後，不覺立刻的便大大的打了一個寒慄。對於 B 夫人同瑩子都彷彿是心裏負着了甚麼重大的罪咎似的，我就在那裡不能自止的愧悚了半天，因爲我本來的原意是在表明他們的屋子是太於蕭條了，不大像瑩子的住所，然而口不應心的却說出了這個用得不甚適當的 disorder 一字來。於是在這里我便沉思了又沉思，由他們現在的情境，更又想到了關於瑩子的將來命運上去……以爲瑩將來又一定是要有一個丈夫，或要他也會憤憤的對人說，“這就是她的 Honour！”又或許她將來也一定能

一個像此時她的第二瑩子，她更要爲她犧牲，爲她憔悴，爲她過着辛苦而却又自甘的生活。由此第一瑩子，以至第二瑩子，第三瑩子，第四瑩子，輾轉相繼以至於無窮，人類不會絕滅，母性的痛苦也是永無窮盡。我在這一點上，幾乎是由悲哀轉而爲憤怒，由憤怒更轉而爲詛咒了——我詛咒着一切，B同B夫人，瑩子和我自己！更詛咒了一切人類生物的存在！

從此我便已覺得瑩子是在難中，自己也是在難中，差不多全人類都是在難中了。而且以後我更也不敢再想我是在愛瑩子。

人間的不幸雖是這樣不可遮掩的呈現了，在我們的眼前，然而“從辛苦中我們方能得到真的，生活上的意味”這彷彿早就是成爲了我個人的一句處世格言了。而且本了此旨，我也曾想用過一番力，去調解調解B此

時內心的紛爭。不過每每到一談到有島武郎的那篇“與幼小者”情緒是怎樣的崇高，狂的天才史特林堡氏，晚年來是怎樣在“夜歸兒女笑燈前”中得到了不少的安慰，以維持他自己的生活和瑩子所給與我的影響，是怎樣的比一位作家還要大種種暗示時，而B都是不贊一詞，我想這或許也就不是B所願聞的事了。自然，各個人有各個人性格上和需要上的不同，則所感覺的自也是人各異趨了，而且從另一方面說，一個人之能澈底了解另一人的痛苦，又是那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又想，在事實，或許B的確是對的，也未可知呢？

然而人間，總是那樣的一個莫可奈何的人間，這又有甚麼法子呢？於是在不久間，B爲了他職業的關係，又不能不怱怱忙忙更離開了北京了。他這一去是極沉默的，差不多使我時時都在耽着心仿髒是覺得有甚麼不幸

將要發生似的。但事實上，所幸並不如此，過了幾天以後，便又接到了那封 B 約 B 夫人同瑩子一同往 N 地共同生活的信了。B 此時似乎是感到了異樣的寂寞，他在他的信中充滿了溫情，稱 B 夫人為“最親愛的人”，稱瑩子為“十全的天使”，更向我們各個朋友都致極熱情的問候。於是對於瑩子，我不覺的又是起了一種極可笑的希望了，以為若使看見她穿着嶄新的衣服到車站上去，這是何等有趣味的事。自然，這是極容易而又是極自然的事，果如所願的，我也就這樣的送走了瑩子了。

我差不多時時都是為她——啟發我生命的寶藏的瑩子——祝着福。更為他們一家大小都祝着福，還打算以後時常都是如此，若使時間能夠許我不忘記他們時。

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



## 姑 母

( 一 )

昨晚同 Y 談了一陣對於彼此已往生活有關係的親人的事故，在話的起始，馬上就憶念起自己的姑母來，不過自始至終，話頭都不曾轉到她身上去，這大約是在外面流蕩久了人的一種習慣，愈是覺得與自己情感發生過親密關係的人，也愈是無勇氣去重新提起。因為這種雖是輕微而又悠久的幻像，提起來

時，實在是足以喚起人一些無益而又無限的惆悵。而且若使當事者是一個神經有病的人，那更是足以攪擾他整夜整夜的都不得安眠。以是到過了黃昏，一人也如往常一樣，孤孤寂寂的穿過了一段段背靜的，不大能看見燈光的街市，便回到了我自己的家裏來。在慢慢的點上了燈，洗過臉，更在椅上閉着目靜息過一會兒之後，而那種愈想澄淨，而又不能澄淨的思潮，又復籠罩着了自己的心，而且更是愈後愈加凝聚，竟至於將自己所有的一切理智作用，全都壓倒了。

想來想去，都是莫可奈何中而又加上莫可奈何，於是我便不自禁的低低的哭泣了起來……而且隨即更從書架上取下一本“無量壽佛經”，攤放在了桌上，用着糶糊的淚眼默誦着經文，一遍，二遍，三遍，四遍之後，心裏更又是那樣虔誠淒苦的說，“願以此功德，回向我姑母，我最親愛的人！”

夜已是很深了，而我仍是祈禱着，“爲我的姑母，我最親愛的人！”

記憶這東西真一件奇異的東西，仿髣真是上帝放進了一隻極利害的虫豸在我們的命根裏，牠有時操着伸縮時間的權力，將我們一直帶入了各色各樣的世界裏去。因此六七年前，剛入大學預科後，初次回到自己隔離了已經五六年了的家鄉的景像，又復如昨日般的浮現到眼前來了。

所謂家者，自然已經不是從前兒時所住的家了，就連街名也都變換過幾次了，只是依照着叔父預先來信所指明的號數尋去，尚模糊的可以找得，但到了門前，將門牌看了又看之後，仍似乎有些懷疑，猶恐有錯，然而不進去又怎樣辦呢？於是只是抱着冒險的心情跨進門去；幸而得好，第一觸着眼簾的，便是別時還是新娘，而今已非復少艾的么孀。她的臉貌



看來雖然較前要衰老一些，但在我尚不難即刻的認出。“么嬪，我是和，回來了，婆婆呢？”我自己介紹着自己說，因為從她的眼睛裏，我已看出她對於一個新來者的感疑。“真快，說着就到了！”她用眼上下的打量我一番後，才這樣的說，而一面便又引着我穿進了左邊的一間房裏去，在這裏我便尋到了我瞎了眼的祖母，她是一人正靜靜的在籐椅上躺臥着。“李女是誰呀，有客來了嗎？”她似乎已經聽見了我對她不很熟習的脚音——這在盲目者是容易銳敏的感覺的。“是和兒回來了，媽！”么嬪回答說。“是和兒嗎？快些走過來，快些走過來！”她說着便立起身來，更將兩手大大的張開，仿髒是馬上就要抱着我的樣子，我看見她那昏黯無光的眸子，和佈滿了縐紋的臉皮，都不住的是在那裏痙攣閃動着。“長得這樣高了，老天爺保佑，體子還好，手上也狠有肉頭。穿的是短衣服嗎，這樣在路上可是方便一些？”

頭髮長得這樣長都不曾剪……真是，誰想你比你媽媽還要早到呢！”她一面抱着我，撫摸着我的身上，一面更喋喋叨叨的，自言自語的說。而在這時，我也不覺的，似乎是將我自己所存的一切煩惱疲勞通通都忘記了。一種新的力，愛，溫和，平靜，灌偏了我的血液和四肢。然而像這樣的，在過了五六分鐘之後，由於一種其他的更强的要求，又復將我從現有中喚醒了。“媽媽還不曾到。四姑呢？她還不知道罷，快叫人送個信去！”於是我便充心愉快的叫了出來。可是天啊，誰知道這幾句在我以為快意，不大經心的話，在她，我的祖母聽了，却是那樣如像迎頭的受過鐵棒打擊般的重大了。她登時無力的將頭低垂了下去，兩手也從我的肩上鬆滑在了一邊，一會兒便見得有一大顆一大顆明亮的淚珠從她的眼裏源源的進流而下。隨後她更又抬起她那灰白色的面顏來向着了我，不住的只是將頭微微的

搖擺着，接着便是極低壓的嘆氣和無聲的咽泣。“和兒，你還問你四姑麼，她沒福……”到最後，她竭力抑遏着氣，才說出這句不完全的話來，在這時我同么嬭都是極惶惑震恐的四目相望着，不敢作聲；而我更是莫明其妙的，疑問符號不住的只是在腦裏飛轉。“四姑怎樣？病了嗎？讓我自己去看看去！”我茫茫無主的站起身來。“和兒你新到疲乏，先去歇歇罷，這事隨後慢慢的再說——”么嬭用着了示意而且兼禁止的眼光來望着我，更揮着手，似乎馬上就要強迫我向她所命令的方向走去，因此我也只得隨着她轉到後房裏去了。

而且在不幾分鐘之後，我便已明白了一切了，從我么嬭的口中，是的，這真是“沒福”——但這是我的，不是她的——正如剛才祖母所說過的一樣，我從此是再也看不見我的四姑了，要能，也除非是在照片中。

(二)

但無論如何,這也不能不說是家庭對於遠游客子的一點愛意,因為他們是已將三年前便已發現了的四姑的凶耗,隱護着了,我一直以到現在。而這其中,更讓我去做過不少的甜蜜的美夢呢。就是那當船剛一抵鄉境,隔着十多里地便能以朦朧的望見故鄉的黑壓壓的一大片屋宇,而那時自己的心便已如迅鳥般的投入了自己親人的懷裏的那種心花怒放,魂散魄搖情形,到此時想起,差不多真也是如像已經隔了重世一般,恍然如在夢中。然而這種“夢”,也不過是與從前在每次寫家信時,總忘不了在末尾要寫道,“祝四姑母安好”一樣的空幻罷了,更有甚麼足堪驚異呢?然而我究竟是已經看不見我的四姑了,從此以後!

自從離了家後,前三年,在每月中是至少

總可以得到一次四姑的來信的。那時同寢室的是一位嶺南的 K 君，我們因為感情尚稱融洽的原故，所以便約定了彼此書信公開。而其中既公開而實又不曾公開的信件，便是他母親的墨跡，和我四姑的手書；因為她們所寫的，都是用着純粹的本地土語，而且還夾雜着有許多家庭間的古實和成語，這非在本人是萬難了解的。以是我們彼此對於這種來信，都叫她作“秘寶”或者是“靈魂的鎖鑰”。而且在每次得着信的時候，我們都是免不掉要彼此相對着，握着手，拍着肩，大家歡呼一陣，或者是雀躍半天。不過，像這樣在第三年的冬天，所謂我的“靈魂的鎖鑰”，不知何故便忽然中斷了，就連連寫信去問，也都是得不到確實的消息。而據叔父的來信告述我，却是說四姑身體很弱，時常多病，而且家事又忙，所以不能再給我寫信，但她總是願意我好好的在外面讀書的，就不寫信也是同於寫

信一樣。自然，從那時起我幼稚的心裏，雖是充滿了不少的疑問，然而每到寫家信的尾末，仍是忘不了要加上“祝四母姑安好”的字樣。而且有時還要將這幾個字寫得大大的，以至於要佔去三四行信箋地位之多。

後來聽見了母親說，四姑便正是在這“不能再給我寫信”的前一月西逝的。她得的是急性感冒，而且原來就有肺病，所以得病後，形勢便急轉得非常之快。據說即到她臨終的一夕，還是極懇切的記念起她遠游着的和兒呢，而且從她的口頭遺囑中，他還得到了她一部份私儲的少數財產，“和，你對於這一小點錢怎樣辦呢？”母親在敘述完了後，又問我說。而我真是悽苦到不知所答。“四姑所給與我的不是太多了嗎？母親，我願意將這點錢作為佈施，為她祈福。”到最後來，不得已時，我的回答便是這樣。

固然，在四姑的短促一生中，所經過的，並不能說是怎樣的不幸，而且還可以說，她似乎並不曾嘗過人間最辛苦的一部份呢。她不過只是如在深谷中生長着的一株脆弱的幽花，偶爾不幸的一遭逢風雨，便不自禁的平靜的，寂然凋謝罷了，於人於世都是毫無關係的。然而她之在我——雖是這樣的一個固執無能而又有潔癖者——意義却是何等的重大啊！並且假使有人問我道，“你可有生活最好的一部份？”那我便可以直截的回復說，“有的。是在同我姑母生活的一小段時間”了。

四姑在我們祖母的膝下是最末的一個，也可以說是最嬌養的一個，差不多在家裏，一大家人老幼大小都是對她存着畏敬的感覺。只是她之在我眼中，我却自始至終，都看不出她有絲毫被嬌養的痕跡來。他無論對誰都是溫和，有禮。固也有時不大歡喜理人，但這種不理人，在我此時看來，也並非是由於傲岸，

而是由於好靜，怕與人多發生糾葛。她也是一個純粹的舊式女子，時常都是帶着病體弱，喜歡蹙眉發愁，深思和疑慮，但是都是屬於她個人自己生活的，與人毫無侵犯。她只是過着自己安靜和平的生活。而她給與我印象最深的，尤其是當她一人獨坐在窗下，手裏拿着活計，或者是一本“天雨花”“精忠傳”之類的時候，她那種恬靜溫潤的態度，見了總是使人起一種和平安閑的感覺。“和兒，你來我考考你這個字看，”或者是“到這裏來靜坐一會兒，替我裝裝烟，過一會我講個故事給你聽。”這差不多就是她平時見了我所常說的話了。不錯，我的確是從她那裏得到了許多此時還難以忘記的故事，而從這許多故事和談話中，我更得到了許多為人所應當知道的基本道德——她第一告述我就是為人要誠實，不得說謊，第二便是要寬恕，不得對人懷恨或記仇。而在這兩種信條之下，她所給



與我以實證的。便有以下所記着的兩項事實：

有一次，原因是已經記得不很清楚了。大約是因為我違抗了，或者是無禮的反駁了她甚麼話語，我不住的只是極厲害的駁語着她，一點也不肯退讓，到了最後，她沒法，只得截然的說，“不用同我對嘴，以後你不要來見我好了！”我當時也是傲然竟至走開。在起初并不覺得怎樣，不過到下午散了學，回家來到剛一跨進大門時，內心便是被一種愧悔不安的情緒佔據着了。心裏是在那里忐忑不定的打算着。“怎樣才可以再去同四姑見面呢？”然而依照着常例，見過了母親和祖母之後，便得要去問四姑的晚上好了。她的寢室便是在祖母的後面，所以到了房門，我在那裏狠是覺得踟躕，臉面也有些發熱，費了狠大的氣力，才勉強的，狠難為情的輕輕將門簾的一角揭開，偷偷的向裏面探望去，只見她是在正

在窗前的一張椅子上坐着，手裏還拿着剛才停歇下了的手工，她彷彿是在那裏沉思着甚麼。我看着，欲前而又不致，心裏煩惱而且擔憂。

“和兒，怎麼不進來，在那裏偷偷的做甚麼？”她望見了我，開始說。而同時我更又看出，她正同往常隔了半天之後再看着我一樣，臉上是露出和藹的微笑來。

“四姑晚上好！”於是我才不得已的，赧然的走上前去。

“挨了罵嗎？可又是書背不得？”她拉着我的手，細細的問，更低頭下去，看看我臉上是否尙留有淚痕。

“沒有——”

“那嗎，還有甚麼呢？”

“今天早上……”

“早上怎樣？……哦，是了，你不是說早上同我對嘴的事嗎？”

“.....”

“你自己既然知道就好了。我不是告述過你，對人切不可記仇懷恨嗎？”

“是的。”

“那我怎能還來對你記着仇呢；真是個不懂事的小孩子！”她說着便笑了，而且立刻的更將我撲着，撲得緊緊的，就在這裏，她更同我談了許多話，問長問短的過了半天。我彷彿記得，她的眼睛在黃昏的暮靄裏，都似乎是在那里閃閃發光。

算來那時我才剛只七歲呢。這是我所能確切的記得的。

其次的便是在同年，或者是次一年的一個冬天的下午。不知是那一位調皮的同伴，竟至將堂屋內所高高掛着的一幅名人手筆，用剪子去毀壞了，於是這風潮，在發現了之後，便哄動了全家。伯父叔父——我父親那時

是不在家中，我在十歲之前，差不多只見過父親一次——都狠生氣的，主張要察出來嚴辦。因此一大隊的兒童，都排列在了堂前，預備聽候審察和裁判，全家人都是帶着嚴厲的神色，聚集在了一塊。因為受不着緊塞空氣的壓迫，弱而且多病的我，在此時便首先忍不住的哭出來了。以是大衆的疑點，都不免紛紛的投擲在了我一人的身上；被盤問了又加盤問，威嚇了又加威嚇，然而他們却仍是不能從我口裏得到一點實罪——因為我那時只是哭泣，並無他語——於是結果便是被他們認為我不開言，便算是已經自己默認了。所以當衆的便被交付在了母親的手中，將要領回內房裏去承受懲罰。在這時，我自己絕望的心情，不知是爲了何故，便連想到死字上去了，並且還有以一死了之之念。以是由冤抑而憤怒，由憤怒而堅決，由堅決而安定；自己不哭亦復不辯，仿髣是預覺到死一定能給我以最後

的安息，更再也不須恐慌。大約是四姑從我的臉上，已經覺察出了我這種的不幸了。於是她便從人叢中如天使下降般的走上前來，撫摸着我的頭，懇摯迫切的問道：

“和兒，你說到底是不是你？你說，不要撒謊，不要怕，有我替你作主！”

“不是！……不是！我不會……”我仿髒如得再生般的，乘勢的便痛哭了出來。我記得，我自己當時似乎已經暈去，只是緊緊的倚靠在四姑的懷裏，一動也不能再動。

“你們聽見沒有？他說不是他，我也敢擔保這決定不是他！他不會說謊，不會對我說過一次謊！”

“……”

“……”在話完之後，哄哄然的一陣複雜的人聲，潮動起來了，他們——就連我自己的母親也在內——似乎疑心四姑是在偏袒着我。

“不用再紅口白牙齒的冤枉好人，要是果真證明是他了，我情願替他一同領罰！”她侃侃的說過之後，便挾着我一直往祖母的房中走去了，連頭也不回一回。在這裏我才暫時的得到了護庇，然而還是餘哀未盡的，而且更是不狠放心的低低的哭着。

“四姑，我想死，我想倒不如死了的好！”我一面在她懷中仍舊流着淚，一面不覺的便說出了自己此時的志願來。“不要亂說，好好的一個人怎樣會去想到死呢。一個人只要不說謊，不作虧心事，就是天雷到了頭上也都不怕。讓他們去說好了，不要管牠，天大事都有我替你承當。誰敢進這房裏來，婆婆會打斷他的腳幹！但是和兒，你切不可因此便又對人記着仇，懷着恨，記仇懷恨實在是件不好的事，大罪惡，你切不可學他們。在過了幾天之後，這一切事都可以明白了。”我感覺得她真個是和平正直的天人，既是那般的堅決感

嚴，而一方面却又是那樣能保持着自己內心的聖潔和平衡。於是過了一會兒之後，睡神便安然的將我從她的懷中引渡起去了。而且那夜我也就睡在了祖母的房中。

到了次晨，當四姑將我親自的領到了母親的面前時，她仍是那樣極直率的對着我母親說，“你看這樣溫順膽小的一個孩子，他那裏會故意的爬棹子去弄壞東西呢？所以我敢說這一定不是他，大嫂，你不要去信他們那些邪說。”接着分手時，她又回頭來囑咐我說，“和兒，你記着，千萬不要說謊，寧肯受人冤枉，不要說謊，就是到了你長大後，也要記着，不要忘記！”

其實不須她諄諄的囑咐，我又那能忘記，對於這一些崇高的，帶有宗教意味的格言，並且更打算用此以作為我以後永久記念四姑的導線呢。

(三)

表面上雖說完全是母親的兒子，然而在事實上她却只能得到我自己的一半，因為還有一大段撫育的劬勞——尤其是幼小時的——不能不說是已經歸四姑擔任了。在平時每天的時光中，除了上學和睡覺而外，只要在家裏時，大約都是在四姑房裏過渡的多。甚至於溫習功課，也差不多都是在她的旁邊，同她共着一個燈光，讀誦着明天所應當背出的書卷。有時母親也似乎覺得不平，或者是吩咐道，“不要太去吵鬧四姑了！”但是這種命令大概都是不大能發生效力，因為這部自會有四姑出去調停排解。而且自己也甚至於時常都能以覺得，母親是不如四姑之可親近。因為母親在大家庭中，是太愛保持着不溺愛兒子的風度了，所以行動不如四姑之大可自由，隨便，喜歡怎樣便可以怎樣，無論如何，



都無人敢去過問。這第一固然是因爲四姑是祖母的心肝，得罪了四姑，也正如同得罪了祖母一樣，誰都不敢來多一句嘴，而第二也更是由於自己幼時的體弱多病，平時就不大歡喜出去同着一大羣兒童廝鬧，因此也便時常的同着四姑，在房裏彼此坐守着，不想離開，一月又復一月，一年又復一年，以至於成爲習慣，彼此都不覺得厭倦。至於一說到幼年時代中所受過四姑恩惠的影響呢，那更是在日常生活中，隨處皆可發現的了，例如自己之不會去水果皮，和吃飯前必須洗洗手之類，等等皆是。而其中最顯明而且最重要的，除 Virtue 的一方面受薰陶不計外，更是從小的便養成了自己的 Storyteller 的一種習慣，就是至今在一大羣朋友當中，比賽起故事來，尙覺得常不後人者，大約也都是在那時習養而成的。然而因爲一說到故事的敘述，却又不自禁的，不能令我想起自己在將出童關時——九至

十歲之間——的一場從死裏逃生的大病來了。我那時所害着的是十無一生的白喉症，而且又兼之以疹子，這是盡人皆知的含有傳染性的，極利害的絕症，所以就連用人也都不敢走進房來。而醫生也更是那樣的勸告着家裏人說，都應當同着病人分居，除一個最親切的足供看護的親人而外；不然便盡都會成爲微菌的犧牲品，這更是無益于病者，一個垂死的人，而却有害于生者的事，所以不得不防。然而那時，四姑仍舊是同着母親，時時刻刻的都是停留在我的身旁。她不僅是拒絕了他人對她“避免生命危險”的勸告，就是甚至于連祖母的叮嚀也都不聽。她完全是自始至終都不曾顧計到自己的危險，她是對於一個幼小者供獻着無限的偉大的犧牲。而且那時我又因爲了疾痛不停的急攻關係，性情已變成了異常的奇特，暴躁，稍一不如意便是啼哭呻吟吶喊，接着的便是一陣陣的昏暈了。

過去；更爲了要輕減自己的痛苦時間起見，所以沒日沒夜的都需人爲自己不息的講說着故事。而她們——四姑同母親——也都是鞠躬盡瘁的在這一點上着力。如像這樣的，在死中掙扎着的延長了下去，大約是已經有了一個多禮拜了，在此時的某一夜中，（彷彿是在夏末）猶記得當時的印象，是臘燭正昏濛濛的燃在了近床的案頭上，母親和姑母橫臥在左右，自己是睡在她們的中間。母親口裏雖是尙喃喃不清的叙說着話語——故事——然而神經早已是入於昏眠狀態了，而且不一會語音又全都中斷，歇滅。由於自己的一種急燥暴怒，於是便不自禁的，又復急遽的呻吟起來了，但母親因爲太疲乏，仍舊是毫無知覺的昏睡着，無論我怎樣的呻吟着，也都是全不聽見。不過在過了一會兒之後，我便聽見了四姑那種的哀憐和婉的聲音，又復在我耳邊輕輕的鳴響了：“和兒，你安靜忍耐一

點罷，不要太急燥了，看一會兒又要喉疼。你看看你的媽媽這兩天來已經是瘦得不成人樣了！”我聽見了這話，彷彿是頭上受着了一種冰涼一般，神經登時也覺得清醒得了許多，而且直覺的，馬上更得到了一種愧慚警懼的感覺。及到一回過頭去，再看看自己母親的蒼白消瘦了的面龐時，那更是愈加足以證明四姑所說的的不虛了。因此自己也就強制的安息了下去，然而在一旁，我又彷彿聽見四姑是在自己身邊咽咽的啜泣起來。在此時，除異樣沉靜的夜的空氣而外，我初次所感覺的，便是骨肉間的深切的愛和死之來臨的冷酷和可怖。

死陣算已逃出，母親雖是很衰弱的小病着，然而四姑却是臥倒了，如天之福，幸而還不是白喉的後繼者。但是從此以後，他們都說我的性命，是四姑和我母親的換出來的了，自然這在我和旁的人，只要是見着我當時病狀

者也都是不能加以絲毫否認的。

“四姑往婆家去了怎樣辦呢？四姑往婆家去了怎樣辦呢？”這幾乎一胸都成爲了家裏人所專用來嘲弄或恐嚇我的一種口語了。並且這也正是我平時所最不願意聽見的一句話。有時有人向着我說，我大都怒目黑臉的立刻跑開，不敢再聽第二遍。不過四姑是祖母最鍾愛的一個，事實上用不着耽心；“婆家”一事，自是不大容易輕輕的便解決了的。固然，從許多人的口中，都似乎不以祖母爲然，以爲祖母是太於溺愛了，致有誤四姑的終生大事。但在我看來，這又全不盡然，四姑在家裏的生活，既是那樣平靜快樂的，一點都看不出她有往婆家去的需要。而且有幾次，在聽見了有人在祖母面前提起她婆家事時，我還看見她背地一人蹙過眉，流過淚呢。

“他們那一些討厭的人，真是莫明其妙，

總是這樣的討厭！”我憤憤不平的對四姑說；在我看見她爲婆家事而流淚時，但是四姑却只是用疑問的眼光來望着我，沒有回答甚麼。

然而人間的黃金時代總是那樣的短促，到剛只十三歲的那年，於是我便又被強迫的，不得不隨着我的父母和一個新生的小弟弟，離開了故鄉和我的大半個母親——四姑——而去到C地進中學了。而且就在那年的歲末，許多莫明其妙的事竟至傳到了我的耳邊；當父親最後吩咐我用大紅信箋，端楷的寫一封恭賀四姑出閣之喜的信，那莫明其妙的事，才真算證實了。但在我握着筆，一字一字端楷的在那里書寫時，心裏不知是忽然的從那裏便感到了一些悲酸，眼淚續續的掉了下來，滴在紙上，將一張信箋都弄得不成樣子，及到將紙頁換了又換之後，許久許久是寫不成功。而且在當時，自己又幻想着，像那樣紅紅綠綠的，新娘所必須有的錦繡叢幃中端坐

着自己素來便清雅自好的四姑，未免有些不觀罷？而一方面更又深自惑疑着，四姑以後便不是自己家裏的人了，或許以後便不會再如往前般的來與我們相親近了？……在那幾日中，自己所想的，差不多都是這種幼稚而且荒涼的幻想，到夜裏來，更做了許多許多不近人情的惡夢。

然而幸喜事實上並不如此，到後來接到四姑的回音，在她信中並尋不出我所疑慮過的絲毫痕跡來。她仍是那樣的和藹慈祥，與從前無異。至於她結婚後的生活如何，在來信中她從不曾提起過，所以也無從揣測。不過聽說姑丈是一個銀行行員，單身人，沒有父母兄弟姐妹，在我想來，或許她仍舊能夠過她平時所喜愛的平靜安定生活也未可知。

我們的通信，差不多在我中學時期中都是繼續着。到最後我將要畢業的那一年，她來信中有云，祖母已經很老了，願意我畢業後

即回鄉去結婚，成家立業，彼此可以相聚在一處，不再離開。不過，狠抱歉的說，就是我並不會順從她的志願，便又順江而下，去到了S埠繼續我大學的學業了。

從此以後，我便不會再見過我四姑一面，一直到我這次回家的一年，然而已經是想見而又不能見了！而且那時又因為有兵亂的關係，雖城不五六里地，便有土匪伏藏着殺人越貨的事，隨時都有，所以就連想去吻吻她墳土的願望，也都不能實現。幾次意欲冒險進行，都是被家人阻攔着。自然，人生不如意事，大概十居八九，不過這次的“不如意”，却使我至今想起，猶不無耿耿呢！

至於說到如像 Charles Lamb 的那種重返故鄉，懷念親人，伏在兒時床前，淚如雨下的情懷，我不能說是沒有，但尤其使我觸景情生的，更是見着那已經龍鍾了的老年僕婦，黃媽，她依然是扶着杖，在屋內戰戰兢兢的走來走



去，因為她從前曾對四姑說過一段話，這是我至今猶不能忘記的。只記得有一次，我是哭着，四姑正在抱着我設法安慰的百端的爲我解說，而在這時，她便告誡式的向四姑說了：

“四小姐，你不要太嬌慣了少爺了，看他大了時還會怪你養壞了他的脾氣，說有礙他的前程呢！”

“黃媽，你不用管，他狠聰明，到大了時，他自然一切都會知道的。”四姑彷彿是狠不高興的回答她說。

這是真的，我現已經狠大了，爲甚麼不知道呢？“人間苦”告誡了我，更使我明白了許多事，雖然在我並不如四姑從前所稱讚過的聰明。然而此時四姑若在使她知道了我此時所走的道路時——雖然並不是甚麼富貴利達的道路——或許她也是不會以爲這是錯誤的罷？因爲我知道，在世上除了母親和祖

母而外實在是沒有再比她更愛我，更關心我生活的人。

以此，我也就冒昧的在這里寫下了這一篇不很完美的東西。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



## 不安定的靈魂

新近才安上了火爐。天氣並不冷，不過到夜裏來仍舊將牠燒着，因為是想要早的便享受一點冬的情調。芸這幾夜似乎頹唐得狠。在她幼稚而天真的面孔上已經沒有平時那種活潑的表情，嘴角裏沒有微哭，眼睛也是呆呆的，只是瞅着那屋內黑暗的角落。她不聲不響的實在是使我覺得有些害怕。因此昨夜當我們正在爐邊默坐時，我便伸手去握了她的雙手，懇切的問說：“芸，你這兩天

可是心裏有些不好過？爲甚麼不告述我呢，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她抬起了頭來望着我，但眼珠仍是呆呆的，一動也都不動。從她那惶惑的，黑而多水分的清明的眸子中看來，便令人想起那在困厄中而欲楚楚依人的小鳥。“芸，你告述我罷！說了出來，我雖然不能爲力，但或許你自己的心裏覺得要輕鬆一些。”“因爲我看見了火爐，不禁的便想起了孫先生。我不願意看見火爐！”她又呆呆的歇了一會，才如此的說。在話完之後，她便又用手絹去蒙住了臉，兩肩不住的在那裏顫動。“孫先生”這三字在我們的耳裏，不是很熟習的嗎？然而今夜，她說出口來，既是費了如許大的氣力，而我聽了，也是如鎗彈般的，顆顆都直穿入了我的心裏，在那裏一陣陣的疼痛不已。

於是陡然間全屋子的光線都似乎昏暗起來了。而我們的頭和心，同時的也都沉沉

的低落了下去。

我們沉默的坐在那兒，而且在這樣沉默中，更思念起了那個現在已經不可再見了的，可愛的奇異的人。……

孫樹立君，在先本來是芸的朋友，也是芸從前學校裏的講師。在我同芸認識了之後，便常常的從她口中聽見了這個名字。但在我們未定婚之前，我總不曾得便的遇見過他一次。及到後來我向芸求婚的信用雙掛號寄了出去，而接到她的覆信中有云“要去問問孫先生然後才能定奪，”這樣我才知道這位孫先生之在她心目中是何等的佔有位置。然而在我們舉行定婚禮的野宴中——其實所謂婚禮者也並無儀式，只不過是聚幾個朋友隨便的在城外遊逛一天罷了——我終於得見這位孫先生了。他是一個很清瘦的人，穿着洋服。面貌也並不老，只是神氣看來似乎太蕭索冷淡一點。他說話時很少，只是極

留心的去聽他人的講話，微微的笑着，似乎覺得很有趣味。他又有一種特殊習慣，就是他時常都喜歡取出手絹來，揩着自己的手。

那日他所送給我們的禮物，是一瓶一八五〇年的白蘭地酒和一束鮮花。據他說是願意我們快活康健的再活七十五年，也像這酒一樣，愈陳久愈好。後來到了酒酣耳熱時，他更極活潑的談了許多話。而最使我難以忘記的，就是他得便的又獨自一個悄悄的拍着我的肩膀，低聲的問我是否果真愛芸，爲甚麼此時便要結婚？隔了一會，他又說他在報紙上時常見着我的文章，因此他能知道我的性格及爲人。我只記得當時回答他的，大概是說，我覺得在外鄉飄蕩得久了，生活很是疲乏，非大大的增加一些愛的力量，不能生活下去，所以才願意同芸結合；而且我更也能忠誠的愛她，現在非有了她我不能再有生活。他聽了，點着頭，十分的覺得滿意。

從此以後，我們的交往便開始了。才知道了他還是我的先後同學，高三班，先我兩年畢業。畢業後，便擔任了三個學校的課，更在交通部兼任一點差事。從他談話中，並知道了他也是一個喜歡文藝的人。他曾經讀過許多書，對於文藝的見解很高，完全不落庸俗。說也奇怪，在我平時愛好的作家，差不多也盡都是他所欣賞的幾位。以此我們的交情便一天一天的濃厚了起來。

及到了秋天，我同芸結婚了後，經我們誠懇的邀請，他便搬進了我們的家裏，佔居了我們寢室對面的三間南房。他的生活，從表面上看來是極其規則的，早睡早起，到各學校及部裏去辦事，都有一定時間。他對於他自己健康也並不忽視，他時常喝着多量的牛奶。

“這真是好東西，你們也照我樣辦辦罷，一定能使你們更要健康，更要快樂。”他時常是勸着我們多喝牛奶說。然而在他的日常習慣



裏,也不能不說是有許多奇僻的地方,但這些他自己也並不諱言,而且常常自己開明的承認說,“若是這些是與人無妨無害,而又在我自己生活範圍以內的,就是怪僻一點,也不妨讓牠保留着。因為人總是要有他自己生活的特色才好。”例如他有幾架子的中西文書籍,這些他都視為非常珍貴,無論如何至死也都不肯輕易借人。就是有時芸去問他借一兩本畫集來看看,他也就即刻的在卷首上題上了“贈給芸”幾字。後來弄得我們都不好意思再去向他借書。然而從各種方面看來,却又不能不說他真是一個狠知情趣者,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個深於世故的人。因為他脾氣雖然怪僻一點,但他的怪僻却又從來都不曾明白的表露於外。在平常人看來他也能與他們一樣,一點兒也沒有區別。因為他無論對誰都是保持着和平有禮,無悔無爭的態度。不過看着了他那一種蕭索淡漠的神

色，總是時常提醒着人，他又的確是一個凜乎不可侵犯者。就是用人們也常背地說“不要在孫先生面前弄鬼，你看他事事都是知道的，不過他只是不肯說出來。”以此我們家裏的許多麻煩事件，也都要靠着他來解決。

後來芸又對我詳細的說，她同他認識，比我還要早一年多。他對她始終都是極關心溫情的，指導着她生活和讀書等等。從他的口頭與筆下，他都不自隱瞞的說是他狠愛她，然而他之所謂愛，比普通男女之愛，却又似乎大有區別。他對她仿髡如像年長者之對於後輩一樣，提携愛護無所不至。在他神色間，你總可以感覺出，這種男對於女的愛，在其中完全是有一種另外的東西，在裏面隱藏着。這就在芸，也是能以感到的，她時常感到有些不平說，“你看孫先生總是將我當作小孩子一般看待。”至於說到芸的本身，那使真也不愧為一個大孩子了。她不善於生活，也不大

懂得人情世故；她完全不知道甚麼叫作家政，甚麼叫作日常生活。就她對於用人也是那樣隨隨便便的，致使家裏下人並無一個能够怕她。他們時常欺騙她，她一點兒也不知道。她只是喜歡依照着她自己的心性生活，不脫孩子氣，兼有詩味。她時常將應當一個月花的用費，拿到了手中，不到半月使用得乾乾淨淨；及到沒有錢了，又是那樣垂頭喪氣的，弄得毫無辦法。不過她那種帶有藝術味的孩性，却自始至終都不曾因她常常受窘，便加以修改。她有時偶爾的也從別處或者是從她父親那裏得到一點意外的錢，但她總是連衣裙破敗了也都不曾顧及，却一直的跑到前門外的幾家外國洋行裏去，要將她所有的錢換成了一兩座小巧的大理石雕象畫片，或者其他東西，然後才能回來。得到了這些之後，她差不多又是廢寢忘食的去摸摹賞玩牠們，一連幾天都是興高彩烈的，忘其所以。因

此在她箱子裏所珍藏着的大概都是這種玩具。合計起買的價值來，大約總在兩千元以上。因此，也就弄得我們的家庭完全不像一個家庭；時常都有人跑上門來討債。到了節期更是厲害。這時，她的惟一救星，差不多就只有她孫先生一人了。就我自己也是毫無辦法。“你看你是個小孩不是，現在怎樣辦呢？你把所有的寶貝全都拿去抵押給他們罷，看他們要與不要？”在他打開了皮包將所有的商店伙計們通通打發走了後，老是愛這樣笑着問她。但隨後到他覺察她已經有些慚愧了，於是他又拉着我們到他屋子裏去，請我們坐下，吃點心，更拿出他新買的畫集或書籍來給我們看。說了這樣又說那樣，叫她放寬心些，不要憂愁，事到臨頭來自然會有法子想。他又讚美她的性格，說她真是一個嬰孩，一個藝術家。又說若是她歡喜時，他便可以將這本畫集拿來送給她，作為目前的節敬。

於是他們便伏在桌案上高談闊論的笑着，看着，隨着的便是一連串清脆的笑聲。像這樣，當我一人在旁邊看着時，彷彿覺得他們也真是一對大的，天真未斃的小孩，一點兒也不懂得人間的所謂悲愁。然而孫先生，在他狂笑了一陣之後，又取出了他手絹來揩他自己的手了。他的臉色，不知何故竟又會隨着他手絹的移動，陡然變得蒼白了起來。沉默隨着他的笑聲，愈覺其龐偉。緊緊的壓榨着了全屋宇，使人呼吸都似乎不狠自由。這在他自己也是馬上便能感到的，於是他便又會像這樣的提議了：“出去走走罷。”不然就是說“我們都需要休息了，等一會兒再見。”

差不多我們對他存着奇異而且恐怖感覺的，就莫過於見着他拿出手絹來措手的時候了。

他住在我們的家裏，至少有一年半之久，到冬天晚上來，我們一同圍着火爐談話；夏天

黃昏裏，我們更一同攜着手往空曠的水濱披襟閒游，我們完全如像一家人一樣，一點也沒有隔閡。而在我們平時的相處，有時他固然沉默得狠利害，不過有時他也十分的健談。他的談話是那樣的簡短有力，更時常夾雜着有譏刺的口吻。他喜歡笑人，也喜歡自己嘲弄着自己。“逸，你看我這個人是多麼的滑稽可笑。我能够扮官，也能扮教員，樣樣扮得來都像。我能够說謊，騙人，向人們施着矜誇駭詐的手腕。我一方面既是騙着他們的錢，一方面更笑罵恐駭着他們。然而逸，你又必需知道，要不是這樣了，我們生活便會失敗而又要受人家的欺負。你看人有多麼可憐的一個東西！”他時常用着他那簡短有力，含有芒刺的口吻來向我說，而且他像這樣觸景生情的告述我已經不止一次了。

在他日常生活中，除例假而外都是非常之忙，他完全不讓他自己休息着。每一回到

家來，不是馬上拿起書來讀，便是提起筆來，隨便胡亂的在紙上東塗西抹。在我看來，他完全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在學校裏所教的科目甚麼都有，有時連圖畫音樂也都能教。其實他染色的手腕也並不低，他能夠畫而且時常獨自一人在紙上畫，就是疏疏的幾筆也都能表現出他自己的個性來。然而他之視他自己的才能，却總以為這畫都是些無用的餘技，於生活毫無關係。

“甚麼是圖畫、音樂、文學、藝術呢？誰肯去相信這些東西！人就是一個人，騙幾個錢來生活生活，一切都是無聊鬼混罷了。在人羣當中，那裏還尋得出甚麼，合於高尚理想的東西。文學家的筆，宗教家的口，他們只管那樣的叫，那樣的寫，然而人類還是人類，沒有長進，便永世也不會有長進！並且我從來便不這樣的希望他們。”有一次當我們談起了藝術，我問他為甚麼有了才能，而又不去從事於

藝術的工作，他便這樣的回答我，在臉上更現出了一種極輕蔑絕望的微笑。“工作總是比不工作要好一點，完全沒有希望也得工作，不然更是永久的沒有希望了。”我又緊逼着他。“是的，工作？你說的工作不就是做一兩篇小說便算完事嗎？你看，或許我將來真也能够用着我自己最後的生命，來寫成一兩篇美麗哀艷的東西給你看，也未可知呢。”他說着，笑了。我彷彿看見他心裏真是在那裏計劃着甚麼似的，他臉色是那樣的莊嚴而且神秘。

我不能不說我是十分的了解他了。他完全是一個合於藝術，却又不肯肯定的人。

他像這樣的同我們一同生活，一直到去年的冬天，境象完全沒有甚麼變更。不過在寒假時，他對於我們的態度彷彿就有些不同了。他對着我們不知何故，竟至一天一天的變得柔和依戀了起來。他神色間老是悽



悽婉婉的，令人不可捉摸。他時常同我們坐在爐邊，一隻手握着我的，更一隻握着我的，握得緊緊的，默然過了許久許久的也都不肯放下。而他那種表面似乎很安靜，而內裏確實是在那里攪動着的心情，在我們也都是不難看出。有一晚，他忽兒竟至向着我們明白的宣佈了。他說他已將他在這四五年內作事所積得的存款，都兌往了上海去，更打算不日就要起身南旋。到上海後，決定赴法或赴日本旅行。此一去非到兩三年後不能回轉北方。所以他近來對我們很是抱歉，覺得有些依依不忍離去的樣子。他又說這完全是他預定計劃的成功。

自然，這些在我們平時都是一點兒也不會前聞的。不僅如此，就是連他已往生活如何，和南方尚有何種親友，我們也都是絲毫不能知悉。因為他從來便不喜歡談起這些事，有時就是我們的話頭，偶爾的轉向那方面去

了，而他也總會設法用其他的話來岔開；不然便是默默的不肯再作一聲。這在我們看的慣了，大概也就不以為奇，更將他那不喜歡提起往事的習慣，輕輕的給歸入了他某種僻性的一類去。然而在不久間，他便離開了我們，走了。自然這是必然的，絲毫也不足怪，他是走上了他自己所預定下的路程。他是一個意志力堅強的人，一切行為都有他自己負責，用不着旁人來替他耽心。不過最使人奇怪的，就是他將他所有的心愛的書籍，全都留下，託我們為他照管。他帶走的除衣被等物而外，關於書籍只拿去了一部列朝詩話，和一部晚唐詩選。這些書，在他平時都是視為淺薄無聊，正如口香糖之不值人一咬似的，然而現在，他竟至在一切珍貴深厚的羣籍當中，選中了牠們，將牠們慎重的放在衣箱內帶走了。

“現在我可以自由了，一切都不要，落得個真正的乾乾淨淨，芸，你說是不是？”在他起

身時，行李已經放上了車，他巡視過他屋子一週，更又對他所留下的許多書籍，神色間似乎露着一種大不屑意的樣子來向我們說。以是他去後，芸更是覺得非常的憂愁，因為她是耽心着她的孫先生，不知道他往後的生活將要怎樣的突變。而他的兩三年後之再來同我們見面的計劃，也不知道是否尚能實現。像他現在這樣的性格反常，一切事都令人覺得簡直是在不可預測之中。至於我呢，却不禁的又想起了他那從前所說過的，將要用他最後生命寫成一兩篇美麗小說的話了。因而我內裏倒是含着好奇心的在這裏期待着。

他南旋時正是初春，北京尚霏霏的飄着碎雪。“大約南方比北地要溫暖一些吧，我們願意你快樂，從此在新鮮的境地中，能以得到長健永康。”正也如芸在回覆他第一次信中所說的一樣，我們時常的都是在爲他祝着福。然而我們的那位朋友却是一步一步的和我

們遠離了，一直到永不能再望見他的形影。而自春徂秋，他所留給我們作爲最後紀念的，便只是那樣長短不齊的十幾封信函。然而那已經作爲了虎列拉犧牲品的，在這數千百衆人當中，我們的朋友也就不幸的便佔據了他一席的地位了。這是事後經我們寫信去託人打聽才知道的。

現在，火爐又已經重現在了我們的面前，只是在這熱烘烘的空氣當中，却少了默默的來同熱烈握手，暗相告別的那一個可愛的朋友，真無怪乎芸是要睹物懷人，黯然有感於中呢。

然而不管他用他最後生命所寫出來的幾十頁信箋，連續起來究竟是否一篇美麗的小說，現在爲要記念我們的朋友起見，也不妨整理一遍，姑且將牠發表在後面。

芸，逸二君：——

我已于昨夜安抵上海了。在火車上的三十多個鐘頭時間，差不多完全都是在沉思和昏睡中過去，窗外所經過的各種景色，簡直一些兒也不會領得。不過我也並不需要去看那些，我想此時正宜休息一下，到南方時好再行浪游，多多的享受一點江南春色。

現在我所住的地方，依舊是六七年前在滬時作我居停主人的家中。說起來你們也一定會奇怪吧，我此刻所睡的床和房間，依舊是我從前所住的，就連家俱的位置也都沒有多大變更。昨夜我在那里睡着，從燈光下瞥着那從前便已看熟了的各種器具，彷彿覺得六七年來在北方所過的生活，完全是在夢中一般——我真不相信我此刻與從前是有多大差別——我此時尚完全是一個剛入大學預科的新班學生。但是不久疲乏便將我輕輕的拋入了酣夢中去了。你們想我是多麼覺得傷感而且歡悅。

今晨早早的便一人出外洗澡剪頭,更留心去看看那同我別了多年的上海的清晨景象。因爲昨晚到的已經狠夜深了,而且疲乏,並不會去注意那些。在這里的情形,據我看差不多依舊是與從前一樣,沒有太多不同的地方。清晨時,滿街遍地都是推走着糞車和拉圾桶。家家戶戶的後門前,盡都是嘩嘩的在那里清刷着馬桶,穢惡之氣,一陣陣中人欲嘔。而馬路面上也還是如從前那般的光澤寬大。兩旁的房子雖是較前加高或增大了些,而窗戶仍舊是沉沉的關閉着。我想那一般醉生夢死,託庇在外人勢力之下的人們,此時還不是在那里做他們汽車,大菜,洋奴,買辦等污濁的酣夢?然而那一些爲生活所逼的可憐者,小販,車夫,工人,清道夫,和公司裏的小書記,夥伴們,却早在電車上或馬路旁慌忙的奔走了。在這裏,他們完全是社會的中堅,沒有他們一切事業都會停滯,然而他們所過

的，依舊是人類最辛苦最不幸的一種生活。但是一到下午十二點鐘後，在這裏街上的氣象，差不多又必定會大大的改變了。鬧嚷，騷雜，車馬奔騰，一羣羣長袍短褂，紅紅綠綠的上等人，紳士太太們，全都鑽了出來，以完成這個所謂真正的江南人的世界。不用敘說那些人類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就讓他自己推移蛻變罷，現在且告述告述你們，我居停主人們的近狀。這都是你們從前完全不曾知道過的，或許聽了也會覺得生一些趣味。

他是我的表哥，經營着銀行生理，在上海已經住了許多年。先前我在上海讀書時，一晌便住在他的家裏，一共大約有四五年之久。而現在我又用了我存儲的財產——我的款子便是兌交在他的銀行裏的——作為擔保，我並不是落魄歸來，所以也就一直的住在了他們的家裏。從他們家裏的陳設與六七年前一絲沒有變動的境象看來，你們想想，他們

是怎樣的一個守舊家庭。然而，我的表嫂以前也曾是個漂亮的人物，就當我未離開上海以前還是這樣。她喜歡場面，喜歡應酬賓客，酒席，牌桌，戲座，老是鬧個不休。她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差不多可以說全都是我的學生；我從前住在他們的家裏時，便時常的教他們。而現在我的表哥嫂都已吸上了大烟，他們除出去辦理正事，或偶爾不得已的去同人應酬一下而外，都不常出外，只是一天到晚睡在床上吞雲吐霧，一切排場都已不用，只是安安靜靜的享受着他們所願意過的實際生活。自然他們自也會有他們自己的哲理。我的表嫂子昨夜見面後，談話間，首先便對我說，“現在老了，這是年青人的世界！讓你表哥多積下點錢罷，好再讓後輩去好好的生活幾天。”她說這話的時候，更用眼去望着她在床前坐着，名字呼着V的女兒。她在我離開上海時，還是個小女孩，中學二年級生。但此刻已經



是長成立了！且新近才從 S 校的鋼琴科畢業出來，任着她母校小學部的音樂教師。我這次之重到江南，一切事都視為平常，在我意料之中，而最使人陡然的增加無窮的流年可怕，催人易老之感的便是這站在人前，照眼分明，婷婷玉立的 V。據她母親說，我屋子裏的一切，都是經她親自整理過一遍的，所以無怪我一跨進門去，便覺得事事整潔，毫無纖塵呢。

人生無論如何，到最終來都是幻滅，一切努力可以說都是枉然，白費。因此生活差不多更用不着再去計劃，安排，決定了。然而昨夜，我回答他們問訊我為甚麼要往外國去的問題，還是以得博士學位為惟一的主要理由呢。說起來真也可笑，從前所決定的，放下教鞭後便不復再向人說謊的決定，在今夜又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真是別無辦法！但在他們聽了之後，却又深深的覺得滿意，向我起了一種特殊的敬意。V 還笑着說，“表叔真是

野心。”我的表哥，想了一想，便也說，“年青人原來應當如此！”芸逸，我獨有的惟一親信的兩位朋友呀，請你們回答我，我可果真是立在年青人當中，而覺得一無慚愧？一笑。

在這家庭裏十分清靜，他們的三個兒子都不在家——一個在美國，一個在故鄉經商，一個更在香港讀書——就V到白天來也要往學校裏授課去。用人只有四個，但盡是狠聰明知趣的，作事能事事小心，深解人意。所以我在這裏住着，狠是覺得安舒。請你們勿念。

今晚是他們替我接風，非留在家裏用飯不可。到了明天下午當出門去拜訪拜訪那與自己久已不相聞問的朋友們，看看能否從他們那裏尋得出我們舊日的面目來？

下次再談罷。祝你們安好。

樹立上。

一九二五三月二十號晨。

芸，逸二君：——

芸的信已收到。此地果然是比北方要暖一些，雪固然沒有，就有時飛點小雨，將其平如底的馬路潤得濕濕了，走起來，也覺得怪是有趣，從不會像北京那樣，到雨雪一下時，便是溼泥載途。你們若是不說起春來，我倒忘記了，因為我此時仍是穿着皮的外套，不覺其暖，亦不覺其寒。不過到風一吹上臉來，已經不使人起一種畏縮的感覺，大約這就是所謂春意了。

自從到了這裏後，物質生活可以說是非常充裕的，因為在我皮包裹裏總是裝着比平常更多的錢。雖然除日常用品而外，其他在各大公司裏所陳列着的種種五光十色的奢侈品，我並不覺得怎樣需要，不過有時也隨便走去賞鑑賞鑑，然而在賞鑑一會兒之後，依舊是淡然的走開。你們知道，我是何等的喜歡整

潔嚴肅，不喜歡那些加在日常溫飽安定生活以外的紅紅綠綠的東西。那些我視爲都是生活上多餘的煩累。

前信我不是告述你們說我要去會會我從前所有的舊友嗎？前幾天我也曾去會見過他們中的任誰兩位了。他們也真如人羣中所謂真正的人一樣：終日除食，眠，經營，謀利，娶妻生子，過着本能生活而外，完全是不知其他。我見了他們，談着，笑着，隨便的更說幾句滑稽打趣的話，稱讚他們的生活，事業等等。他們聽了非常覺得得意，也慇懃的留我在他們家裏用飯。你們看這就是人與人之間互相對付所得的真正報酬。然而要找尋出從前舊日見面時的那種天真純樸，彼此不欺不詐的本來面目，已經是渺不可得了。但我對於他們也並沒有甚麼微詞，還以爲他們的生活是真正人類生活中正當的生活呢。但既然是像了我這樣的一個人，究竟還是與他們

相處不來；我在他們當中，固然可以借着滑稽，打趣，高談闊論種種假面<sup>具</sup>來掩蓋着自己，不過，過了一會，在我自己的心裏，陡然的又會有一種尖銳的，刺痛的，帶着荒涼寂寞味的東西，在那里作怪了。於是在他們中間，我自己便又會站立不住。我想離開他們，而且也離開了全人類。但這樣，我又並不是說，我比他們要高明許多，而是說我自己已經比他們多有了一種病，一種無可治療的病罷了。這在自己也是莫可奈何的，我實在不能夠同他們合在一起，過着他們的生活。

是的，夠了，這一種本能生活的人已經看得太夠了。我以後將要離開他們，永遠的離開他們。我在不久間便打算要起身往外國去，在那里更打算尋一個清靜而又風景佳麗的地方住着去。此地厭煩了往彼地，彼地厭煩了又往此地，……一直到我所有的錢全都花完了，然後才能回來。



萬不想一來這裏，不幾日後便遇到了 V 的生日。前天來了許多客，就連 V 的未婚夫 K 君也在內。他是一個美國式的青年，現為某大公司的局部經理。在席間他用英語來同我談話，他英語說得非常流利，只是帶有商業味太重，令人幾不可耐。表面上他似乎很愛 V；但他稱她 My Dear 時，總覺得有些躊躇然不能出諸口，隨着又用眼睛偷偷的去觀察 V 臉上的神色，彷彿是有所顧忌和羞澀的樣子。而 V 却自始至終都是保持着她巍巍然儼乎其不可犯的神氣。依我想，這或許也就是中國此時少女們在人前對於她自己未婚夫們所常取的一種態度吧。聽說他們婚約是舊式的，經兩家父母先商量定了，然後才約令他們倆相見，通信和往來。事前並未曾徵求過他們兩人的同意。

我在這日送 V 的禮物，是從 N 書店買來

的一部 Turgenev 的全集。因為前兩天她曾經問過我那位外國作家最有趣味，她說她想讀一點小說；可巧在 N 書店正新到了這書，因此才買了送她，作為生日禮物。而我送這書給她的原因，在其中也還含有其他的一點私意，因為我知道我近來的心裏似乎覺得很悶，正好讀一點這種哀而不傷的文章，好消磨消磨無聊的時光。

此外大約芸還願意詳細的知道一點關於 V 的外貌及其性格一類之事吧？再等兩天我可以要求她直接寄一張像片給你，現在我姑且簡單將她的大略敘述給你們聽聽：她是一個完全尚未失去天真的人，這也正同於芸一樣。她的身材並不高，不過各部分都發達得極勻均，面龐是圓圓的，眼睛更靈活得非常可愛。但她性格的暴烈，這是我從前便知悉的，不過現在比起先前來似乎溫純得許多了；這或許是因為我們初見面的原故也。

可知。然而至少總可以說她一見着我時，待我就非常的溫和。

我們在黃昏時時常聚在一塊閑談，或者一同到外間散步去。這時她的父母大概都各有所事，不來參加，因此我們的談話是靜靜的，緩緩的，如秋水般的清澈，也正如春流般的溶溶。說起來也真奇怪，她既是個專門學習音樂的人，而却又不知道 Beethoven, Mozart 等等樂聖的大名。在她的腦經裏完全不了解音樂即是藝術，反倒以為惟有小說詩歌是惟一可以用來表達藝術情愫的東西。大約這就是受教會教育的成績了！

並且不知爲了何故，她總以為我是個知識很充實者，學問家，因此起初在我們談話時，她總是現出一種不狠自然，與求談鋒有所選擇掩飾的樣子。不過經過了我許多的啟示和解說以後，現在已是完全的冰釋了。她已表現出她自己完全是個小孩，在我的面前。



這怎能說不是一件可喜的事呢？我在這裡又得着了如像芸那樣天真的伴侶了。而且我也總忘不了往日芸所給與我的一些快樂，所以在V的面前，我也時常提起芸的名字。她說她狠願意不久間便能同芸開始的通起信來。

但是在這裡，除去愉快而外，正如世間所常有的殘缺的美一樣，我也時常的有着困窘的事件襲來。例如我表哥嫂之老是愛同我談起甚麼故鄉，家庭，父母，兄弟等等皆是。然而這可不用再去管牠，我自然是巧妙的，可以設法去解除這些麻煩和困難。請你們放心。

逸今春尙在先前的一個學校裏任課嗎？念念。芸更買着有甚麼可玩的東西沒有？我着實的不能忘記你們，你們這一對純藝術味的優美的人。

樹立上。

一九二五，三月末日。

芸：——

這是一張V的像片，是她同學新近才替她照好的，我以為背景取得很好，所以才從她那里要來寄給你。你看她穿着素色衣裙，立在草地上，手裏拿着網球拍的那種姿態，是多麼有趣的一幅圖畫！我也希望你能寄一張近照來。

這兩天我們是一同讀着Turgenev的短篇小說。她一定要拿來叫我給她講解。其實我知道她的英文程度讀這種東西，一定是很容易了解的，不過我想若是這樣了可以增加她的讀書趣味，自也不妨照辦。我從前不是教過她好幾年的書嗎？因此我們也就一塊讀起了T氏的“*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Faust*”，和“獵人日記”等等短篇來了。而且此刻我又從她伏在案上讀書時，時時的發現出她舊日的情景。她的那種靈

敏好高，不肯下人的態度，依然是與從前一樣，一毫未改。我們讀到那描寫得最美麗，最有詩味，情緒最崇高的幾段時，她不覺的便緊緊的張開了她那一對大而且黑的眼睛，呆呆的抬起頭來望着我，彷彿是新從魔夢中醒來的小孩一樣，茫茫然不知所措。這時若是在從前，我便可以伸手去撫抱着她的肩頭，使她覺得有一個誠心的保護者尙在她的身旁。不過現在不能，她是已經大了！雖是她在我的面前，有時依然尙是一個小孩，然而形體的隔閡，仍不能免除，這又完全是實在的。

而最有趣的，就是昨天下午，我表嫂一人偶爾的走下樓來，看見我正在給V講着書，因此她便笑着說：

“表叔來依舊是要當老師啊！”

“這都是V她自己的謙虛，其實這些書她儘可以自己讀，不必再須人講。”我回答道。

“讀了一輩子書，還是要請人教，究竟女

子是不如男子。”

“要人教怎樣呢？又不再要叫媽媽多花一個錢。”V 撅着嘴似乎生氣反抗的說；但隨後忍不住却又自己的笑了。我這時看她完全與從前一樣，真是一個小孩，覺得非常可愛。

於是我們便又繼續的讀了下去，一直到需要打開電燈的時候。

猶記得七八年前，她剛只十二三歲，我新從故鄉裏出來，進了大學。她爲要入學校唸書，——從前他們兄妹幾人，是在家裏請私塾先生教的——因此便從了我從 A B C D 字母起學習起英文來。她年齡在這一羣小孩中算最小，而進步却又最快；事事都在他們之上。因爲她既聰明好高，而且又肯發奮用功，進了學後，我仍舊在夜間教她。她在學校裏每學期都是考第一；就像貌在那許多女孩中，

也要數第一第二。因此她便覺得狠是驕傲，驕傲得如像一個公主一樣。然而每到學期之末，當她洋洋自得的拿起成績單來給我看時，我便要求要她請我吃東西，說若不是我教她，她絕對不能這樣的得意。于是她便拿出她自己的私房來，到 S 公司裏去買各色各種貴重的糖果來請我，將牠們悄悄的放在我的抽屜內，不讓她哥哥們知道。現在我們還時常的談起。而且她也更是喜歡同我談起這些有趣的舊日的細事。

她又對我說，我在那時的生活似乎不狠安定，時常一個人瘋瘋狂狂的從屋子裏跑進又復跑出。有時她覺得我狠可親近，有時在我心情不好時，她又覺得我是非常的可怕。她此時又向我告白：她那時時常的偷偷的檢查我來往的書件，看是否內中有一個女子在同我通着信。這差不多真是奇怪啊，一個人會從他人的口中聽出自己過去的音容來；

這些或許在本人早已忘懷了。不特如此，而且更奇怪的就是那時有個人時常的在檢查着自己的信函，我竟至濛濛然的一點兒也不知道。從這點看來，她也真不愧是一個聰明機警的小孩呢。

夜已很深，停住了筆，下次再談罷。

祝你們安好。

樹立上。

一九二五，四月三號。

芸：——

現在我且告述你，我同 V 之間，有一項小小衝突的事件發生了。

昨夜 K 來約我們到卡爾登看電影，我因為 V 的關係不能不勉強的一同前去。其實我對於這個俗濁的人是再討厭不過的。入座後，于是他那惟一可以向人驕傲的，帶有濃厚商業味的英語，又刺刺不休的來向我開始

了。我對他真是無法可想，回答呢不好，不回答呢也不好，坐着真有如針氈上一般，輾轉不寧。就V聽了，爲着我，她也覺得狠是不安。所以自始至終，我心裏都是起着反感，一直到劇散後，出了門才深深的呼吸了一口自由空氣放心下去。

而且最使我奇怪的就是V對K在劇院裏仍舊是露着一種凜乎其不可犯的顏色。因爲這樣，我心裏更是疑惑了，爲甚麼她對他老是這樣呢？而且她在我的面前，總也不會提起她未婚夫一次。有一夜，我的表哥在談說K不久便有陞作副總經理的希望了，言下覺得狠有驕傲之意，而她聽着時，却便立起身來走開。這是甚麼原故呢？她不愛他嗎，爲甚麼又要同他通着信？每星期他都要來拜訪她一次，狠禮貌的約她出去進戲園，進餐館。他是單戀着她嗎？這是狠可能的，像她這樣的一個姑娘，至少總是值得青年人們去熱愛

的。不過他既然戀愛着了她，爲甚他又能如此長久的領受着她的冰霜而一點兒也不覺難過呢？.....

以是我便一人當着他們，在心裏也私下的思索了許久許久。

“他們真是奇怪關係的一對啊！”我想了許久許久，仍舊是得不出答案來。

——想起來，不見得就是與她父母所預定下的兩萬多元的粧奩有關係吧？我們固然不願意用着這種卑劣的想像去猜度着人；然而人呢，說不定也就是不願如願却又恰如所願的那樣的一種東西！我想來想去，一直以到走出了院門。

從戲園裏出來，在路途中K便分了手歸去。我們是步行着。我因爲想要多知道一點V心中對她未婚夫所懷着的真情，于是我便連續的去同她談起K來。在起初她是唯唯否否的，想用旁的話來岔開。不過後來她



支持不住，似乎覺得有些煩惱了，她沉默着，不作一聲，面色很是難看——這是我到這裡來看見她初次的發怒——這真弄得我毫無辦法，簡直不知所處。幸而得好，路並不遠，在幾分鐘後，我們便到家了。她是一直走上樓去，連頭也都不回顧。像這樣我才看見了她此時的真脾氣。她真是一個激烈性格的人。

在這夜中，我便呆呆的沉思了一夜。

到了今天，是禮拜六，我知道她一定回來得很早。心裏雖是耽着憂然而仍是安靜的等待着。因為我在昨夜便決定了，以為若是形勢再不好時，我便可乘此時機搬到外面住去，好落得一個乾淨。芸，你是知道，我平時是怎樣的一個人的。我這次回到南方來的目的，不是想尋一個清靜的地方，休息一下，便要起身往外國走去嗎？但是現在我却停留了在這里，終日裏去做那些過去了的，已經荒蕪了的舊夢。而且每天很淺薄的，只是陪着那

樣年齡心境都與自己相差太遠的一個少女，讀着俄國寫愛情故事聖手的作家所寫的東西。這是何等的荒謬，而且這種留戀又是多麼的無聊啊！

我覺得非變更一下不可了。

然而事實究竟是怎樣呢？爲着事實的關係，我依舊是不好意思即刻的便離開此地。而且在下午V回來時，她又彷彿若無其事一般來同我見面了。她看來精神很是活潑爽快，一點兒昨晚不高興的痕跡都看不出來。——在這一刻我覺得她還比我更厲害，她完全不像一個小孩。而在她的肘腋下更挾着有一段陰白色的起水波紋的絨布。她見我面時，馬上給我看，說她知道我襯衫已經破了，所以想另外親自作兩件裏衣來送我。我看着了她那幼稚活潑的面目，覺得非常心傷而且慚愧。

“謝謝你。V，不過我不大喜歡這種質

料。”

“爲甚麼呢？”她張大了她的眼睛。

“顏色太鮮了！”

“顏色鮮一點不好嗎？”

“好固然好，不過就是？……………”

“究竟是爲甚麼呢？表叔你說罷！我可以依照你的意思再去買過去。”

她發急似的說，而我愈加有些困窘了。

“我覺得自己是太老了，恐怕穿起來不配。”

“沒有的事！縫好了後，你穿起自己看看罷，若是不好，可以放着不用，也不要緊。”

“無論如何都不配，太老了，配不上這樣顏色。”

“老了？一個人喜歡老又有甚麼好處呢？表叔，你真是發痴！”

她含着笑跑開了。

是的一個人喜歡老又有甚麼好處呢？

芸，這個問題真是不容易答覆。

現在事雖過去，但是芸，我想再等幾日，還是以他適爲宜，這里實在是太奇怪，太溫暖，太不適宜于我啊！

逸兄同此問好不另。

樹立上。

一九二五，四月六號深夜。

芸逸二君：——

昨天封好的信尙不曾發出，現在又在給你們寫第二封了。從前我在北京所過的生活，無論喜怒哀樂都不曾表露于外，或者是讓人知道過。因爲我知道一個人的命運就是一個人的，要自己去擔當掙扎，與他人一點兒也無關係。不過，現在我彷彿有所預感似的，覺得我自己此時的生命似已走到了最後的一段了——雖是此時在變態中，比從前似乎還要年青些——而且在先也曾答應過逸兄，

說要將我最後的生命，完成一篇小說。所以現在我寫，要將自己此後所經過，所感觸的，全都寫出來給你們看，也就是給我惟一無二的朋友們看。芸，我知道你是會將我這信用着同情的心境來讀的；逸是懂文學的，也必定會用着藝術眼光來鑑賞我的文字，因此我也就決定要寫，而且以後還決定要寫下去。

現在我所要告述你們的，就是昨夜我同V的一段談話。

這也正同於往常一樣，在晚飯後，她便要來到我房裏坐坐。本來坐着談話，在我們也是狠平常的，不過今夜她的顏色在我看來，總是覺得有些異樣。在起初還以為是前兩晚的事餘波未盡，或者她將要告述我關於她未婚夫K君的甚麼事，因此便不好先去開口。我們是默坐着，在面對面的兩把沙發上。情景覺得狠有些不自然。

“表叔，你告述告述我，我從前所給與你

的是怎樣的一個印像,好不好?”她沉默了一會兒,用着一種莊嚴的口吻來問我說了。

“好,那自然不用說也是很好的。”

“自來你便不覺得討厭我嗎?”

“你怎樣會這樣想呢?”

“我狠疑惑我的脾氣躁;從前所給與你的印像不好。”

“恰得其反,我覺得一點兒都不。”

“那嗎,你到北京後爲甚麼便不給我們來信呢?”

“一來因爲事情忙,二來恐怕攪擾你們讀書的時間。”

“但我總以爲不是因爲這樣。”

“你以爲是怎樣呢?我也就聽你自己說說罷。”

“你從前不是叫我 Rose 嗎? Rose 是有刺的。你到現在還以爲我是個有刺的 Rose,不狠純靜的嗎?我狠疑惑。”她抬起頭來望

着了我。

“那都是從前隨便說的笑話，記心真好，還記得！譬如說，我更又叫你 Violet 呢。”

“叫 Rose 時是真的，叫 Violet 時是假的。”她說了之後，臉上便微微的發紅了起來，也不知道她是在害羞，或者是發怒，真是有些捉摸不定。然而不知何故，我心裏陡然的便感到了一些蒼茫而且憂傷了。我是在想，人與人相處之間，所發生的關係是何等的痛苦，

“V，你不要這樣胡猜，我叫這兩樣時都是真的！不過我覺得此時應當永遠的叫你 Violet，這更是實在的。”

“……………表叔，你知道嗎？我近來的生活，狠不快活，覺得一切都無味……………”

“唉……………爲甚麼呢？”

“連我自己也說不出理由來。”

“年青人還是快活一些的好。”

“我覺得在家坐不住，看見那人（注：威

許是指着K說)真是使人傷心……你想我在小時的脾氣是多麼的不好,不過現在是一點兒也都沒有了。我只覺得憂愁。”

“我想你以後還是不要再讀小說的好,這都是讀小說讀出來的。”

“這完全不對。是瞎說!”我聽見她語音有些發顫而頭也慢慢的低垂下去了。

“那嗎?…………”

“你說甚麼?…………”她又抬起頭來,呆呆的望着了我。

“不用再去說起這些無聊的事,還是談一點別的的好。”我歇了一會說。

她不言語了,只是眼珠狠狠的轉動着,我知道她也是在那里竭力的想鎮壓着她自己的激動了的情感和思潮。

“你不歡喜聽我告述一個你小時候的有趣的故事嗎?我現在這裡正想起了一個。”我另提一事的,想將空氣和緩了過來。



“好，你說罷。”她點點頭。

於是我便告述她了：有一次也是在晚間，我們是在一個影戲園裏坐着，還同着了她的母親。因為所演的是愛情長片，她那時看不懂，以此不久間便在椅上睡着了，頭可巧正正的就倚靠在了我的肩上。我因為恐怕驚醒了她，於是自始至終連身體一動也都不敢，很是覺得痛苦。及到演完，電燈開後，她醒了轉來。那是冬天，戲園裏正燒着汽爐，因為空氣太煖，她的面龐被煖氣烘得紅紅的，而兩頰更是紅得厲害，正如近日的兩朵雲霞一樣，紅得是那樣的可愛。在剛醒後，她睡意濛濛的，便不住的用手去擦她自己的眼睛，細柔的短髮是在額間披拂着。於是她的母親更低頭下去，問她睡得好不好？又說“表叔怕你醒了，連身體也都不敢抬一抬，你應當謝謝他。”但她雖然仍是睡眠惺忪的，而嘴角裏已是不覺的浮起一種美滿的，迷濛的微笑了。在這

時我看她完全像一個西洋小孩，覺得非常新鮮。

她注意的聽着了，我侃侃的敘述着，很是覺得有味，而無形間臉色也慢慢的和緩了過來，而且她面上更在那里發射着她處女式的歡悅和光輝。芸，你看你們少女們的心情，是多麼的容易變遷啊！

她以此自然是很高興的，得着滿足的回去了。而我呢，仍舊是在自己的寂寞空虛和反省自責的世界裏停留着，一直以到天明。

此時是早上五點鐘，我便起了牀來，給你們寫這信。大約不久屋外面便有用人在那里行動了。你們此時想來還是在夢中吧？

樹立於上海。

一九二五，四月八號晨。

芸，逸二君：——

我現完全是在痛苦中生活着，簡直不知

道如何才好。“天啊！”朋友們，我寫到此地又要呼天了。而你們那里知道，我現在完全是終日呼着天生活，我痛苦着，而且在痛苦中矛盾着，我知道我完全是失掉了我自己了。

——今天是禮拜日，昨晚又失眠了一夜。輾轉思維，差不多連振拂振拂自己羽翼的勇氣都沒有了。然而朋友啊，我將怎樣的才能將我痛苦的程度傳達給你們，那又是這樣的滑稽！V近來的行動，時常是糾纏着我，不讓我有一些工夫的安閑。每夜她上了樓去，我得着的便是整夜整夜的失眠。我不知道爲甚麼對她竟至會起這樣執着的感覺。我平時不是自負爲一個剛強灑脫的人嗎？然而這種剛強，在現在，已經一些兒也都沒有了。於是今晨我便不能不逃入禮拜堂去以求得一剎那間的安息了。天啊，這叫我怎樣辦呢，我就只有逃了。

這事的發生是在今晨。昨夜既是失了

一夜眠，及到今晨還不曾合一合眼時，而從附近禮拜堂裏所傳出來的嘹亮鐘聲，不覺的又將我從迷惘裏驚起了。啊，這一種鐘聲，這一種從污濁的靈魂中暫時將人們喚出的鐘聲呀，牠不是被木槌的敲擊而是用聖靈的手，一下一下的直敲在了我自己的心上了。因此自己便心旌搖搖，茫茫不知所以的從床上翻身跳了起來，聽着屏息不敢一動的聽着。“去罷，那不也就是前六七年所聽慣了的鐘聲嗎？牠仍是依舊，仍是依舊呀！去罷，這是熟路，一拐灣就到了！”於是連臉也都顧不及洗，慌忙的穿好了衣裳，我拔步如飛的便往那裏走了。這真是熟路，一點也用不着遲疑。人與地既然相熟，就是禮拜堂的大門也是如從前那樣的在清明的朝輝中敞開招引着。及到了門前，就自己也莫明其妙的，自然而然的便將帽子脫了下來，俯着了首走入。

“先生，早上好。”一位白髮飄然的牧師，

他看見我穿着西服，是上等人，因此便來到面前問候了一句。“早上好，神父，願上帝降福我們！”我回答後，便隨意的在末尾的兩排中找到一個座位坐下了。在這其間，禮拜尚未開始，而到的人却已不少。不過這一些會衆，帶着的都是肅穆而更虔敬的面容，一點也不浮囂。他們看來，都似乎彼此是十分的和諧，信託暫時間已將人我間的界限打破。而更有兩三個值日的司事，含笑的忙忙碌碌的在人叢中跑來跑去。

你們看，當着這些在宗教中已尋到幸福的人們，更呼吸着巨堂中靜穆淨潔的空氣，這是何等的欣悅而且應當忘記一切啊！我與人之間，都完全是個新生的人。

一會兒，牧師便上台開講了；他所講的是“約翰福音”第六章。內中有云“……我所賜的糧是我的肉，就是我爲世人的生命捨的……”又有云“叫人有生命的就是靈肉

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關於這兩點，他發揮得十分透徹，差不多聽者都是鴉雀無聲的受着感動。他是個外國人，而官話却說得這樣的好，痛快而且流利。末後他們又唱起聖歌來，我因為坐的太遠了，不曾聽清牧師所指定的首數，又不好開口去問，以打斷人家的歌唱。于是只得靜靜的去聽着他們那柔和而又高括的，從心底裏所發出來的高低急徐自然合于音律的聲音。而夾雜在這衆人的歌音當中，更是現得諧和有韻的，還有那鋼琴和手提琴的合奏。我聽着，幾乎疑惑這不是從人們手指上發出來的，而是自天際飛下。而且我更在想，若是那在床上困臥着的病人和孤留在外的客子們，此時偶爾的能够得聽着這從此地飄灑出的一點音波餘韻，他們必定是會感到何等的慰藉而且幸福。就如像我自己一樣，平時是否認宗教的，而在痛苦時却又是何等的需要。神

固然是早死了，然而人仍舊是活着，有時人也就等于神。逸，你不會笑我嗎？像我這樣的一個人竟發出這種回向中古的議論來；但我在先前早就申明過了，我此刻完全是在痛苦與矛盾中生活着。

到末後大衆都立了起來，低頭默禱。這是在會衆散去前最後的一幕。逸，芸，你們二人猜想猜想我此時所默禱着的是些甚麼呢？我是在說“春天過了夏天又來，夏天過了秋天冬天又來，繼而又是春天。主啊，這不是太多了麼？但是我更願意你多多的降福于人們！”

默禱完後，大衆將全都散去了。到臨行時，我更抬起頭，不覺的便注目往樂隊座位裏望去。只見那奏手提琴的是兩位男子，而彈鋼琴的却是一位姑娘。她穿着淡綠色的旗袍，頸上更圍白絨線的圍巾。從身材高矮上看來，似乎有些像 V，不覺的我心裏陡然的便

動跳了一動跳。不過距離隔得太遠了，又因我目力不強，所以看不清楚。而且又想，在平時並不會見她穿過這樣顏色的一件衣裳，於是也就隨了大眾走出。

及到一回轉到了街上，再去看看手錶，時間差不多已是將近九點一刻的光景了。泰日的朝陽，正和融的照在禮拜堂對門的一大段帶着草地的跑馬場上。而向左微拐便是極鬧熱有名的N馬路。此時在路兩旁的各舖戶門前來往的人都非常之少，因為這正是清晨——大都會中所謂的清晨——而且又是禮拜，大約各種的人都可以得着休息了，無須乎早早的便在馬路上奔忙。所以舉目一望四周，都是十分的現得清閑安靜，不像平時那樣的喧擾，忙亂，人人面上都帶着憤怒和苦惱的顏色，而電車在軌道上拖行着，也是那樣的充滿了殺伐和爭鬥的聲音。只是讓新鮮



和悅欣欣向榮的春氣去支配着了一切。

寫到了這里也正如走到了那里一樣，回轉說，差不多又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像這樣的春天早晨，從禮拜堂裏早禱後走了出來，而且也就正是這個禮拜堂，我所經過的，已經不止一次了。從前我也時常禮拜日來到這里，因為V兄妹們所住的都是教會學校，所以也就時常的陪着他們同來。那時他們都狠小，而自己也正年富力強，大家差不多都可以說是小孩，因此做完禮拜後，在路上我總是愛買四五毛錢的糖來分給他們，大家一同吃着，笑着，連跳帶躍的走了回家。V在他們中間年齡最小，而且我又時常存着私心，所以在分糖時她總是多得幾塊，時常的因此便起了紛爭，有時她的兄長們生了氣，便不肯再同我們一塊兒走。然而現在，我一人獨自走着，想着，彷彿是踏着自已已死的青春的道路，去赴那灰色的秋天的筵席一般，無論如何都是再也抓

不着那在春空中所飄着的時間的飄帶了！

雖然V呢，她此時仍舊是時常在我的身旁，然而我們却因為彼此相處，反感到許多痛苦了！人，生命，時間，情感，這許多自始至終都是不可了解的東西。

——寫到這裏，停着了筆，就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為甚麼要說出這些話來！又說回頭來了，人，這真是一種莫可奈何而又極無聊的東西！

又這封信是在一家咖啡店裏寫成的，差不多費了三個鐘頭之久，字跡很是潦亂達意而已，請原諒。

到我今晚回去時，更應當告V說春色不久便快要老去了，我們為甚麼不快活一些呢？而清晨到跑馬場草地裏去向着陽光躺下，呼吸呼吸草香和露氣，這也是很好的。因為我今晨曾這樣做過。

樹立上。

一九二五,四月十五號。

芸,逸二君:——

你的信及芸的像片收到已經有好幾天了。只是因為身體不好,精神太壞,所以未能即覆,望能恕我。牛奶及 Haematogen 仍是天天喝着,但並不見有絲毫效力。夜間仍是失眠,惡夢和幻想太多,白日裏更昏昏然不知所爲。精神老是陷于疲乏而又奮興狀態之中,更忙着要解決問題,真是苦不堪言!

不過,現在總算過去,一切都算過去了!無論如何,這種滑稽而且背謬的痛苦總算是到了牠的最後了!不僅自己不能忍受,就是自己又有甚麼權力來使對方無辜者長受着這種毫無結果,毫無所謂的煉獄呢?

因此我便決定了自己進行的方策和步驟了:第一便是要同 V 力求疏遠;第二便是要設法巧妙的搬出了這人家,到別的地方住

去。不過此時上那兒去呢？又非到搬出去以後不能預行決定了。到決定時，再告訴你們不遲。

你們不見得就以爲我這種行爲是出于殘忍吧？

然而逸呀，請你同芸替我想想，看我自從南來，這將近兩月來所過的是甚麼樣的一種生活？回想起來，差不多就連自己也要惘然失笑了。每日都要到十一點鐘時才能起床，洗臉，看報，用飯後便是下午兩三點的光景了。

隔不上一會兒V就會回來。我們見着不是閑談，便是一同讀起Turgenev的小說來。Turgenev的作品一連倒是讀的不少了，然而這些淺薄單純，正合於青年們心情的文章，那是我自已此時所願意讀的東西？每每到事後想了起來，不覺自己便要臉紅。然而每日如常的仍舊要陪人讀着，而且有時還覺得談得很有趣味似的，就連自己差不多也是莫明

其妙啊！及到黃昏時，照例又是晚餐，晚餐後又是繼續着閑談。有時固然也到外面散步去，不過大概又都是有一個人隨在身旁。像這樣你們叫我又怎樣辦呢？我時時心裏總是覺得不狠安定，想要思索一點甚麼，也是茫無頭緒，得不了絲毫效果。總而言之，這時的我，已完全不是我自己的我了。而且自己的已經荒蕪了的心境，也更無形的一天一天的變得溫暖年青了起來，然而對方呢，她是自己的表姪女，已經同人定了婚的女郎！……我能夠向她表明說我是在愛她嗎？也能肯定的就是這樣的，而自己便可以生活下去嗎？這真是一個問題。

而且在我自己爲此也曾再三再四的去沉思剖析過。計量過像這樣的愛，與世俗所謂的青春的爱，可有甚麼區別？自己已經是狠不年青了，而V却是一個剛滿二十的少女，同自己的年齡心境都相差得那樣的遠。她

此時是在做着舊日的夢，不滿意現在，更用着浪漫的眼光去看將來；而且她更是讓我從前所給與她的印像將她支配着；以後呢，不再後悔嗎？而自己的良心，也可能讓自己始終的糊塗下去？這更是不能不加以深思熟慮的了。

但是人總是一個人啊！如像我這樣的一個沒有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從來便不曾打算要作過甚麼，或者是要肯定的承認過甚麼的人，不知在世上又有許多呢？然而人總是一個人啊！心裏是這樣的憂傷踟躕着，於是我便不能不走了！

而且就是照現在的情境看來，我也真是不能在此地苟且的再安處了下去。我不知道同V見面時，爲甚麼彼此都是要那樣的憂鬱，此時我們想見面又恐怕着見面。我一遇見了她，簡直不敢用眼光去與她的接觸在一處。而偶爾的一觸着了她的手腕或指尖，便

使我周身都要發顫。而她也更是一天一天的瘦削了下來，面色變得蒼白，眼裏燃着火焰。大概到夜裏來也是同我一樣整夜整夜的失眠。而她白天還是要強打起精神，拿起書包來，往學校裏去授課。她的父母看了是非常耽心，更也莫明其妙。還以為是身體有病，諄諄的囑咐着，叫她向學校裏告了假回來修養。每當她父母囑咐她一次時，我自己內心裏便刺辣的慚慚着一次。但她仍是口裏強硬着，說是身體十分健全，不願意休息。這實在是我所能熟知的，她怎能在家裏安坐得住？她不能不來見我，見了時又是非常傷鬱，說不出理由來。有時我們對坐着，半天半天的都不作一聲，然而彼此却又能了解彼此當時的心情……

不逃怎樣辦呢？逃啊，逃啊！在我下次寫第二封信給你們時，便不會再在這屋子裏了。

現在事情雖已算過去，不過此時我仍舊是不能了解，爲甚麼我對於V不能立於超然的地位，如像在北京之對於芸一樣？如像那樣豈不彼此都能恰到好處嗎？這真是莫明其妙的事啊，像我這樣的人，就自己也想不到自己會變得這樣的執着了起來。

然而這事到明天差不多便會成爲過去了！我要逃，要向人叢中，或者乾脆的就向那闕無人跡的地方逃去。

但你們有信時，可仍交此處，因爲我得便時，依然是要來看看他們的。不過只是來看看他們，而決不是來同她一人單獨的見面罷了。

樹立上。

一九二五，四月二十號。

P S:

前禮拜在禮拜堂打鋼琴的果然是V。



她還告述我說，她從前學校裏的一位音樂教師日女士，她也是常在禮拜日爲上帝服着務——而且這人我也是從前在禮拜堂裏見着而還稱讚過她美麗的——不過，不幸的她便在我離開上海的那一年投黃浦江情死了！V言下更不勝唏噓之感，但我只是默默的不能再作一聲。芸呀，逸呀，你們知道我此時心裏是何等的憂傷！

芸、逸二君：——

這是我搬到 Green Hotel 的第七天。

在我要從V的家裏搬出來時，託詞是說我將要同朋友們經營一所印刷公司，非搬到外面住去不方便。自然，他們都非常信託我；以爲我在外面作過事許多年，而且從大學畢業，在部裏任過差，而又非常有學問，此去作事一定是大有成效無疑。於是他們都春風滿臉的一直送了我出大門。而V呢，差不多是

驚疑得已經發呆似的，只是呆呆的張大着她黑而且清明的眼睛來看着我，叫用人將行李一件一件的放到了車上。天啊，我就是到了死，或許也是不能忘記她此時那張大着的那一雙眼睛吧：牠是那樣的大而且黑！“表叔你以後不來了嗎？”她用着一種強飾的笑來向我說。“那兒的話，說不定馬上就要跑回來幾次呢。”我也回報以一種強飾的笑，點點頭同他們分離了。

現在爲時固然不久，只不過是短短的七天，然而我覺得牠是何等的長。每一天都是那樣的長，難以飛渡啊！

……………真是無聊，不用再去想這些，也不用再去寫這些了罷。我將要忘記，忘記一切。而現在我所要想告訴你們的，就是我在這七天中，所遇的是怎樣的一種生活。自然，這也還用得着寫嗎？從舊的痛苦以換到新的心傷，正如一瓶酒，無論將牠倒進那里，方的

杯或圓的盅，多角形的樽，外形雖有時因所盛的器皿不同，因而變遷，然而質呢，却仍是與從前無異——辛辛的，辣辣的，這也就是牠的本色。我只記得我自從一出了V的家門，和搬進了Green Hotel，一連幾日，我都是這樣一人，茫茫如喪家之狗，不住的在鬧熱的街市走來走去，從電車上躍上又復躍下，在人叢中漫無目的的走着。到各種不同的地方去看那各種不同的人。然而自己的心，却仍是與一切都不相屬。在各處閑蕩中，路上若是逢有戲園或其他可玩的地方，我便即刻的鑽了進去，還不上半點鐘，又復茫茫然的走出。就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做些甚麼。我只覺得我這條生命是多餘着！而我在這繁華的都會中，完全只是一個人，四周圍都是荒土。從我身邊經過的那些肥胖的，玫瑰色頸項的，中西皆備的紳士們；和那些短袖長裙，或者是旗袍絲巾，將全身輪廓都露得十分清楚，而用意全在

激動人們性慾的女人們，在我看來，都完全是毫無感觸。因為我早就看慣了他們，而且也知道他們的內生活是怎樣，所需的甚麼東西——人總是一個人啊——以是這些在我一切都視為淡然而了。

我知道我身上時常帶着有多量的錢，若是需要她們時，只消我一跨進旅館門去，向茶房示意一下，他便可替我找十個八個來。然而我並不需要這些，如世間常有的那一般 Sensualist 一樣，想過着本能生活。我自己實在是自有生以來，便不曾對某種東西沉醉過。我也不曾肯定過甚麼，也不想從事於某種生活。在這人世間，我知道我並不需要甚麼，我感覺得我只是一個人。我完全是一個不安定的靈魂。

一到了夜晚，當疲乏已經壓着了我的全身時，於是我便尋一家西式旅館走了進去。——因為我雖是住在 Green Hotel，却並不一

定到那里去住——茶房們看見我穿着貴質的衣服，便全都來笑臉相迎。在這裡我便沐浴，用上等的晚餐，喝一點葡萄酒，或克羅蒙梭酒。若是如天之福，能够睡了，我便盡量的睡，一直以到明天下午兩點或三點鐘。或者是乾脆一點也都不睡，就在屋裏走來走去，以渡過一宵。在這時我便想想我的已曾過去了的生命，和人間萬劫不改的各種現象。因而我也就笑，不願意出聲驚動鄰人的冷笑，笑那些自欺欺人的理想家，未來光明的尋求者。到了最後來的結論，正同我平時的主張一樣，是：我不希望甚麼，也不需要甚麼，也不願意替人做一點些小的事情，我只願意活着，活着看着他們，那一些人們！

其次在這幾日中，還遇見了幾件比較有趣一點的事，現在寫在下面。

第一就是前兩夜當我一人在街頭瞎蕩

了許久，正走得精疲力盡，而想尋一個地方休息時，不想一抬起頭來便望見了有一家門前正掛着明亮亮的“醫學博士張覺民”的七個大字。這位張君本來是我從前在F大學時的預科同學。他是一個著名的女性厭惡論者，曾經想同我翻譯過叔本華的全集，後來預科畢業後便聽說改業學醫了。因此我想這位博士，一定是從前的舊友無疑，於是我便敲了門進去。更笑着對用人說“我是叔本華想找張先生。”不一會這位從前的女性厭惡論者，而現在肥碩健康的博士便來到我面前了。

“原來是S君，多年不見了，你好？”他緊緊的握着我的手說。

“謝謝。你也好？我是個遠客，闖入者，你能够容我此地多坐一會嗎？走的太遠餓了而且疲乏。不見得唐突一點嗎？”

“那兒的話，正歡迎之不暇呢。不客氣

就請在這裏便飯多談一談。”

我們彼此都坐下了。喝茶抽煙他抽的是上好的雪茄。

“生活怎樣？”我開始向他說。

“很好很好。這都是託朋友們的福蔭。”

我們便一氣的談了許多話。而且在席上我更看見了他的那位太太了。她也是個肥碩壯健，而皮膚白皙的婦人。他們已有兩個小孩，一是尚在襁褓，一是已能在地下亂跑了。也長得是十分肥白可愛。

“從前的主張呢，叔本華不讀了吧？”在席間我乘間的問他。

“這完全是年青時的荒唐。笑話，笑話！”他說過後，更用眼去偷看他夫人的動靜。

“太太不同意呢，還敢讀這些書！”

於是我說後止不住笑了。他們也笑了。

隨後不久問我也告別了出來，去到了我自己所需要去的地方——旅館——而且如

天之福，在那夜我也更得到了沉酣的睡眠。不然或許我又便要笑了。笑誰呢？笑自己或是他人？——“你這個不安定的靈魂啊！”說不定我自己便又會這樣自責自笑起來了。

其次的，便是前天我也曾拜訪過我從前的母校F大學一次。從上海坐火車到江灣，所需的時間，至多也不過十五六分鐘。而且這條路我是最熟習不過的，就連每日火車開行的班數和時刻，也都全能記得，因為我在這鐵軌間曾經整整的跑過三年。而現在一坐上車去，見着沿途的景色也仍是與先前一樣：從車窗經過的依舊是一大片一大片青綠的田疇，有時還夾着一泓泓平靜的溪流。江南的春色，簡直是直撲人眉宇間了。我去的那日是禮拜四的下午一點鐘，同車到F校上課的學生，大約要佔全數十分之七八。他們那一些革履西裝或者是長衫短褂，帶着自來



水筆，夾着書包的青年人呀，看來彷彿是與自己從前同堂聽講的朋友完全是沒有多大區別，只他們的姓名於我是生疏的罷了。我想若是我在他們中間能夠發現出一個舊日的伴侶時，我將要是何等的歡欣驚詫，而要去同他熱烈的握手和擁抱啊！而且更將要對他說，我是來禮拜我舊日青春的聖地，要請求他作為指導。然而這那能，或許我此時的神氣和態度之間，他們早已能看出，我是與他們不一樣，而是個離脫學生生活已久，在外面鬼混多年的俗人罷了。在一路上我的思潮都是隨着他們的舉動言笑在那里轉動着。我又想一個人在人世間儘他的一生，能夠得到甚麼呢？要是這條路不毀壞，而以後有許多許多的青年，更將要來到這上面奔馳，正像我從前一樣。然而他們究竟又能得到甚麼呢？天不變，地亦不變，F 大學不會變，人類社會又豈能有變？而欺騙驅策着人類去生活掙扎

的，不還是從前數千百年前的那一些東西。  
跑奔馳，成功或失敗，得意或頹唐，這不過是一  
剎那間事罷了。人，究竟是能够得着甚麼呢？

.....

下了火車，從車站到學校的尙有四五里地之遙的道路，現在已經有了公共汽車了。（這是從前所沒有的。）只消花兩毛錢，便可快十多分鐘一直以到校門。因此我也就同他們一直走上車去。一路上，我的同伴們都是極快活的談着話，有的用方言，有的更用英語。而我沉默着，只是留神去觀察四下的鄉景，和那沿馬路，已經生長得十分茂盛了的樹木。牠們都是在和風中沐浴着，輕輕不住的在那里搖擺着牠們頭上的枝葉。這些樹木在我進學校時，還是初種呢；我曾經見着牠們很弱小的在路旁站立着，看來彷彿是不大能決定生存似的，而現在，到夏天來，不消說已經是滿能給步行者以福蔭了。在從前，沿路

上的建築們，我都能一一的知道牠們主人的姓名及其職業。而此刻人家已經增多處處屋宇的建築形式，都能給我以新鮮的感覺。然而在一瞬間，又覺得很是奇怪，彷彿昨夜自己還在這學校裏睡覺，而今天重來，這些房屋都似乎是陡然的由於一種魔術的手，便從地底下冒了出來，這對於我完全是合空幻與不真實而成爲了一塊。

一會兒經過了一道長橋，與一所巨墳，便能朦朧的望見前面的一大片黑壓壓的形影了，我也就知道路途已經去了一半。而距學校不遠的L校長的一所西式樓房，也慢慢的入了我們的望中。

“小館子裏沒有飯了吧？”“不會，還早呢，吃過飯去上第二堂正好呢。”“我只希望C先生請假。”“我不希望，我是專爲這一堂課來的。”“誰像你這樣用功！”“Wiss王來信了嗎？不來信恐怕又鬧着甚麼問題。”“寫

信去陪罪罷，不然……”“小聲點，老是愛這樣瞎嚷。”這一些話都是經風輕輕的帶入我耳旁的，聽了也覺得非常熟習。正好像從前B君S君和F君所常談着的一樣。而回過頭去仔細看時，又都是一些生面孔，全不認識。

吱的一聲，車便停在了學校的大門口了。我知道F大學的舊規，除客人們不知道主者所住的寢室號數時，是無須乎拿名片再去驚動號門的。於是我也便夾雜着他們，用着熟習的脚步走了進去。

在裏面的情形，大體仍是依舊。操場也是如往時般的平而大，綠草鋪佈着滿地。正有一小隊穿着短衣服的青年在那里踢着足球。只是兩旁的樹木已加多了一些，和左右前後的空地上都新添修了不少的一小座一小座的兩層樓的宿舍。稍一左轉便是校園，在這裏面的一切亭台花木，對於我都是何等

的含有重大意義。曾得記自己在裏面偷偷的一人已不知道流過幾多次的眼淚——  
唉，這一些青年時所不可避免的，淺薄的悲哀啊！而正當中高聳在一大羣屋宇之間的，便是校長辦公室和圖書館。右邊的的一大座房子內更包含全校的大禮堂和教室，在樓下的一部份即為科學實驗室。到自己興步的跨了進去，經過那一大段從前所走熟過的長的走廊時，不知何故，自己便忽然的膽怯了起來。心裏懊悔着為甚麼不找一個引導者。若使有人來一盤問，自己又怎樣的答覆呢？真是困難極了！然而無法的只得不用再去思索，仍是一步一步的走上了樓去。啊，第三號教室裏面還有人在上着課，這豈不是從前上 Mrs Captain 的堂，自己最怕 Chaucer 的詩背不出的地方？第五號教室，這不是從前同 N 教授搗過許多次亂的地方？還有第十號教室，在那里憑窗便可以在一定時間望見火

車蜿蜒的從綠濃的田野間經過，一路冒着黑煙，看來非常有趣；而自己也是時常的在那裏倚窗獨立，曾經做過許多首淺薄幼稚的情詩。但現在裏邊仍是有人佔據着；我想若是這位教授講得不得勁時，或許在那班上的學生也必定會有如從前自己那樣的看着手錶，希望有火車前來，看牠冒着烟渲染出綠野間景色那樣的人？……

停了一會差不多不得已的，帶着悽愴的心情走了下來。而在這樓梯的總匯處，那釘在壁上玻璃箱內密密麻麻印着許多小字的課程時間表，更不覺的便將自己吸引着了。到了這裏，自己又呆呆的站立了半天，去回想着自己當時選課上班和希望某某教員請假的各種情形。

芸呀，逸呀，請你們想想我這時的心情是何等的蒼茫而且憂傷。我覺得我自己簡短的，無喜無樂的將近三十的時間，在這一剎那

間全都過去了。

其餘還有左邊宿舍裏的第八號寢室，那是自己整整住過了三年的地方，現在只是在這裡默念着，差不多全無勇氣再去身臨了。我想若是我一到了那樣熟習的一個門前，自己必定是會順着衝動推開了門進去的，然而進去後又做甚麼呢？尋舊日的伴侶，和自己舊日的影子嗎？現在這一切又必定全都不在了。

一轉身回來，於是又復來到了操場裏面。在這里的柔草正發達得十分暢茂。只是柔弱得太可愛了，踏在脚下吱吱的響，幾乎令人不忍大膽的踩了下去。我也就在這裡徘徊了又復徘徊，沉思了又復沉思。幾次的都想離開了此地，而心裏却又似乎覺得有些遲疑而且留戀。然而留戀又怎樣呢？豈不仍是一個人也不認識，而只是自己一人無力的坐在這裡，數着自己心裏的憂傷和跳動？但一

抬起頭來，見着天際的白雲又是那樣悠悠的斜送着日影向西沉去。而和風也更是那樣蕩蕩的往返無阻的在地面飄浮着。天地既是這樣的博大自由，而人却是那樣的婉轉自縛，差不多自己在悲傷中而又感到了自己的渺小無聊了。於是又復起身來走着想着……

但是聽啊！隨着“鏗鏘”“鏘鏘”一陣聲響，便是人聲噪雜，脚步翻騰的從樓上教室裏迸發出來了。及到再一數着點子，才知道這已是下午第四點鐘講堂的完畢。而眼見着有一大羣富有活力的青年們，都潮湧般的向校門外奔去。更各人上了各人所需要的車。他們大概都是些不願住堂的學生。

“回去了嗎？青年們呀！你也可以回去了罷，不安定的靈魂呀！隨着他們走去是不會錯的，在那渺茫的都會和擾擾的人海裏，自會有你自己安息的地方呀！”



我這樣自慙自勵的，於是也就轉回上海。

一寫便又是這樣的長，然而不寫又怎樣呢，這于我總不會比夜還要更長罷，因此我也就寫下去了。說不定你們看起也是會討厭的，不過只是這一次或許下次就不會再像這樣的愚笨，更或許下次便不會再來向你們煩瑣了。

樹立上。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八號夜中於綠安旅舍。

芸：——

請你下次來信不要再提起V來這使我非常難過。

不過你記念着她以爲她總是會陷入何等悲苦的境地嗎？實際上並不然她現在很是安樂就在昨天我看見她也是這樣。我近來也常常去看她雖是與前看見她時的意味

已有些不同，不過我總是希望她能夠得到幸福的……

她確實是一個堅強性烈的人，怎不能自己救出她自己呢？而且又有時間和理智立在背後，一切都可以因牠得救，因牠忘記了，

所以對 V 務要請你放心勿念。

至於說到我自己，那更是甚麼也都沒有了——一切都已成過去，在我的生活裏永久沒有春天。

樹立上。

一九二五，四月三十號于綠安旅舍。

逸：——

你的信收到了。可以從裏面聞嗅出那“二月不青草”的北方濃厚的春的氣息來。不過南方此時的春已是全行走去了。在馬路旁樹上的枝葉早已經發青得十分濃茂而且快要轉得深綠了。空曠地無論在何處只

消一舉眼便看見一色都是碧油油的，再也尋不出一小片嫩黃的顏色來。這完全已是夏景了。

不僅呢，大氅早已不用，就是袷外套拿在手中，也幾乎成了裝飾物。然而我在這溫和的日光中，仍是終日裏奔忙着，毫無所爲的游蕩着，一點兒也不覺生動。心裏有時固是無喜無悲的，有時便又無端的感到渺無涯際的蒼茫。我喜歡譏笑着人們的生活，而自己也不知道是要怎樣的生活。我對人對己，差不多此刻都是超出乎愛與憎之外。在我的前途有甚麼？我自己此刻的行爲是爲的甚麼？這些問題，在我先前已經思索得十分透徹，此刻再也不須去疑問了。譬如說罷，論天氣，芸同V都是喜歡春天，你是喜歡秋天。而我呢，於四季中一無所喜，無論何時我覺得都是一樣的不狠安定。我想逃，想逃出這四季之外，然而差不多這又是太近于玄妙了，在這世界

上,那里會有另外的一種天時?

但總而言之,我這人是毫無理想,毫無生活的中心,而又不肯去尋一種東西來欺騙着自己生活,因此便弄成了這種現象。

然而逸呀,你叫我又要怎樣呢? 我又不是個不喜歡用思想的人。我時常都在想,無論在故鄉,北京,上海,歷年來都是如此。人間的一切現象,只消一到我眼前,我都要將牠分析過一遍。而結果呢,便是美的不美而醜的更醜;及到再一分析時,便又覺得醜的也不醜,而于我完全是變為淡漠了。就以對人來說,我從前對於人是絕對的憎恨的,後來覺得不對,于是又想肯定愛了;而到與人一實際的接觸起來,又覺得他們實在不是個可愛的東西。

由此而互相輾轉,到了最後,因此我便決定他們只是一種東西,既不可憎也不可愛的一種東西罷了。他們的生活,都是為着某種莫可奈何的關係而存在着。而我自己也差

不多更是同於他們一樣。我沒有希望，沒有快樂，然而又不肯去死，仍是要生存，這也就是爲着某種莫可奈何的關係而生存啊。

既然如此，人間的一切還有甚麼呢？因此我的冷淡，不安於一塊的生活便開始了。

現在我是在此地最繁華，最鬧熱的街市一家旅館裏住着。乘電梯下降，不消一分鐘，可以到五層樓底下的一家百貨商場裏去。這裏沒日沒夜都有成千成萬，川流不息的人們來往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上等，下等，中等，甚麼人都有。有時我總是喜歡到那里去遊蕩一陣，每遇見了一個人，我便去幻想或分析他的職業，性格，及內心生活等等。一個過去了，又是二個，三個，四個，然而一轉身我又將他們全忘記了。我只覺得我是一個人，讓冷淡和蒼茫來抓碎了我自己的心。又隔了一會兒，我就連這些也都變爲了十分模糊了，於是我又復步的往他處走去……

然而逸，你對於我這種心境似乎不算十分明白，所以無怪乎每次來信都要勸我一大陣，說甚麼強了起來，努力於工作，好從裏面得到一點安慰，忘記掉自己。自然，我從前並不會向你們表白過，而且逸又是那樣的一個服膺於羅曼羅蘭的大勇主義生活者，這實在也是很難怪啊！

說到工作，於是又不禁令我想起了從前舊友 Y 君的故事來。我想在這世間，總不會再有比他生活更勇敢堅強的人吧？他翻譯着 Aeschylus 的七篇劇本，歷有四年之久。自從我轉學北來以後，就見他是在翻譯着，一直到畢業的那一年。他是一個瘦小的人，而且又兼有肺病，然而他的精神却又是那樣的偉大剛毅。在他平時的主張，也是以爲人應當猛勇着生活，更應當作起工來，以鎮壓着自己的痛苦和悲哀。因此他工作得非常辛苦。

我曾經看見過他到冬天來因爲經濟窘生不起火爐,但他却仍是獨自一個,蒼白着臉,紅凍着手,在那黯淡的燈光之下,懃懃懇懇的做他的譯作。他那時說他要將 Prometheus 的反抗和堅強精神介紹給中國人,使同胞們都知道應當怎樣才能生活,才算是正常生活。但是在剛一脫稿之後,書局方面就與他以重的打擊了。他們說此刻劇本無人注意,銷路不好,就是送給他們了也都不敢承印。因此 Y 先前所想的耐着病苦,拚命的將書翻成後,賣點稿費,好進醫院調養去的計劃,便全行打破了。然而爲着疾苦的逼迫,他仍是不能不搬進了西的某一家天然療養院裏去,以希望回生於萬一。

不過搬進院去時間還不久,有一天,我記得是冬天,到我上山再去看他時,那便成爲我們最後的見面了。他那時是在床上平躺着,望着那已經往西偏斜了的夕陽。他的臉面

已經瘦削到了不成人形，顛骨高高的凸起，兩頰空陷了去下。從他那柔弱蓬鬆的幾根亂髮，蓬披在他前額看來，倒完全是與那在湖畔，同着一個偶然的侶伴，一同用手鎗自殺了的 Kleist 有些相似，而從他全身看來，更仿髣像一個身體尚未十分發達完全的小孩。但他看着了我仍是微笑着，衰弱無力的伸出手來同我把握。他那時的呼吸都狠是困難。他更呆呆的舉起眼來望看了我，我知道他必定有甚麼話想同我述說，於是我便將頭湊近了他的唇邊。他在此時便託咐着我說，若是他一旦有甚麼意外時，求我寫一封信去通知他家裏的兄長。“雲南省城，昆明市街十二號，李幼培。”他用力的，明瞭的，像這樣反復的一連說了四五遍之多。而這幾字也是如鋼錐般的，銳利的，直深刻的印入了我腦裏。所以至今也還能記得。到末了，他盡力的咳嗽了一陣之後，又說，他的譯稿可送到 P 教授那里。



去，請他看看，若方便時更可以請他幫忙介紹到書局裏去，看是否尚有印出的一日。他說這些話時，語音都似乎是從空筒裏發放出的一般，氣息更是非常促迫。然而他臉上仍是帶着微笑，眼睛也更是痴痴的釘在了窗上。在那上面正燃燒着行將淹逝的夕暉。

及到第二日，在我向各處奔走了半天得到四五塊錢，買了兩筒罐頭牛乳和一瓶魚肝油，再上山去看他時，而這位爲人類和自己生活而奮鬥的英雄，早已在醫院後面的一間停尸室裏停放着了！他的身體是讓一大條的白布蓋被着，連面目也看不出來。我悲傷的，也無勇氣再去看他，便自行低着頭走出。照醫院的規矩是病者的遺骸，不能在院內停留到十二小時以上的；若是無人收領，便得由院中粗備薄棺加以葬埋。醫生見着了，我照例的來要請我替死者證明作保，因爲他在此地已經是沒有比我更親的人了。於是我便在

這黑色的巨大的簿子上面簽上了W P T的三個大字。而這譯成了中文,就是忘八且三字的縮寫。也就是說我們這一些活着的人,全都是些忘八且。

“埋了他罷,即刻! 不過這裡有三元錢,請你送給那掘坑的工人,叫他們挖深一點,不要讓野狗再將他抓出來,使他重見天日就好了。”我最後慎重的囑咐過醫院的當事人之後,一人便也個自的轉回了城裏來。在路上,我更看見了昨天 Y 所凝視過的夕陽。牠依然是極鮮明的烘染着郊外的園林村莊,以及有錢人家的,而此時已是空着不用了的亭臺別墅等等,十分覺得美麗。這差不多可以說就在我這一生中,也是難以再逢的冬日的晚景了。

至於他的譯稿呢,總算是不負好友所託已被我送到 P 教授的面前了。這位 P 先生,在平時就為我所熟習,他完全是以好玩主義

來看一切從辛苦中榨壓出來作的品的一個賞鑑家。他時常將好的藝術品全都當作清茶醇酒般看待。所以在我送去之先,就覺得有些懷疑。而在得到他回信後我所懷疑的更是愈加證實了。他說他不喜歡這些,他只愛讀希臘小品。這些東西實在是太偉大了,他看來有些害怕。而且譯筆也不見佳,太生硬,不流利,似乎以此仍是不用再送到書店去爲宜。而意在言外,更含有許多嘲諷的意思。例如他信內所用的偉大兩字是用引用符範圍着。

逸,這一本譯稿,想來現在還是在第三個書架上同着那些外國名著睡着覺吧?你若發現時,可將牠收藏了進去,以免後來遺失。這也就是我因爲懷念起 Y,而對你所起的一個小小的要求。

我們爲甚麼要作工呢?——爲這世界,爲

這人類，更爲着自己的生命嗎？但這些都是我自己所不了解的東西啊！然而逸，仍是要請你原諒我，我也實在是一個最能以了解工作者辛苦的人！芸同此問好。

樹立上。

一九二五，五月八號。

逸：——

莫明其妙的生活又開始了。所以經了這兩星期之久，都不曾給你們一信。就是芸來的信也全收到，並不曾誤投，請你告述她一聲，使她放心。

現在簡潔的說，就是我又新認識了一個名字叫N的女人，我們時常都是一塊。說起我們的相遇和認識，那更差不多近於滑稽了。不過此刻仍是將她敘述一下，因為這也是我近來生活的一部分呢。

我們相遇的地點就在本旅館的公共聚

餐室內 她那時手裏正拿着一份北京出版的報紙，我因為要想知道一點北京的消息，因此走過去向她借報看，隨後我們便拉雜的談起了關於北京的各種事情來。她說的是滿口純粹的北京話，聽起來幾乎令人疑惑她是一個道地的北方人。不過不對，她的故鄉是在中國極南極南的地方，只是中學教育是在北京受過。因此我便如遠涉異域，陡然的遇見了鄉親一樣的，極自然，極隨便的去同她談起話來。我們談中央公園的春，談北海的秋，談……此外我們還有了許多許多不及細述的談話。……

到後來我們更聚在了一塊用餐。她問我是不是從外國回來的，我說不是。我隨着便又問起了她的職業及其住處，她回答時都似乎有些遲疑。但到最後，她仍是告述了我，她是在某家電影公司裏作一點事。其實這也毫不足奇，在她外表上，她的性格及職業的

色彩都完全表現得十分明白。她完全是一個物質的人。

像這樣的人在大都會裏正多着，有甚麼令人不釋然呢？而且她也是那樣的善於談話，談得非常的漂亮而且有趣。而在她軀體上更含着有一種妓女式的濃艷的美。因此我們的交際便開始了。我們相聚在了一塊，如此談談混混，吃吃喝喝的就一直以到現在。

然而以後，以後又怎樣呢，就誰也不能知道了。不過，逸呀，又請你不要因此便誤解我，以為我像這樣的便可生活下去，或許到明天我便要走，起身往另外一個極遠極遠的地方走去；也說不一定呢。反正我無論在甚麼地方都住不安定，這是你們所知的，現在也不用再說了。

然而此刻我還似乎狠喜歡談話，喜歡談一些無意識的，合於女人心裏的話；也願意生活一些時日，這也是實情。因此我便同着 N.

往來了。而且對於這種來往,也並不懷着疑,只是狠肯定的用錢如水般的向她潑去以博她歡心。人,爲着要生活而弄得可憐的,就連自己也差不多算是其中的一個了!

滑稽而且慚愧,在你們的面前,還說甚麼呢? 就此收着了。

借此並祝芸安好。

樹立上。

一九二五,五月廿號。

再者:

芸來信說,你們到北海蕩船,在暮色蒼茫裏,便時常的想起了我。其實依我想這大可以不必,(雖然一方面又是存着想滅殺着自己慚愧感覺的私心)因爲我在這里除接到你們的信,和提筆在給你們寫信的一刹那功夫而外,實在是沒有一小片時光能够想起你們來。自然,人各爲着自己的情而愛而憎,而

思念而拒絕這與他人是毫無關係的。

還有一事要重重的拜託芸，就是在我抽屜內尚存有三張樣式及年代不同的 Andre -yev 的像片，這是我留了許多年心才存下來的，務要請她替我收藏一下。不然隨便的損失了狠是可惜！

樹立又及。

逸：——

這兩天的身體真是壞極，幾乎到不能支持了。我前信告述過你們的那位張博士診斷我說，若是再不設法安眠或休息一下，便有腦充血或猝斃之虞。而一方面呢，更要為 N 計劃着一些事，看看目前就要成功了，又豈能隨意的撒手放鬆？因此仍舊是這樣的勉強支持着生活。

在這許多日以來，我同 N 時常都在一塊，她同我似乎狠能相處得來。她在外貌上看



來，似乎很是強壯而且近於油滑，而其實她的性格，實在是個再柔弱不過的人。她雖是太偏近物質，却又不知道人間所謂的奸巧。她同我在一塊兒時，除我給她以一些金錢上的供給而外，她的精神方面，完全是無形中受着我的支配。我笑時她也笑，我沉默時她也沉默着不敢再發一語。因此我便狠愛她，喜歡她來參加我的生活。

然而爲此，我也就必須爲她盡點力，在她的職業上。你們不知道她在電影界裏作事已經將近三年，以她的技術，姿態，顏色等等，都狠不愧作一個主角，然而自始至終，她都是居於人下，受着低等的待遇。這就是因爲她實在是不善於鑽營了。而我此時也就是爲着她將來地位的原故，而在同人玩着玩意。我近日來終日裏都是忙碌着與人接着頭，敷衍着往來着。一方面用着酒食遊戲來籠絡着那一班類似流氓妓女的新聞記者及導演家

們，一方面更從言詞間露着鋒芒，說是現在影戲界太不平等，而自己不久間便要獨力的出版一個週報，專門的批評那些不成形的影片。他們看着和吃着了我，真是覺得有些莫明其妙，更也可以說是惶惑而且恐荒。因為我近幾日來曾經用心的研究過三五點鐘的美國出版的電影雜誌，於是我便記得了許多關於影戲的專名詞，在人前談論起來，幾乎令人疑惑自己是一個從事於影戲批評的專家。他們對於我都是存着戒心，用着疑懼的眼光來看我。而尤其恐慌的，便是N此刻作事的那家公司。昨天她的經理來同我說，他們快要請N去擔任一部關於家庭問題の影片了，現在是來探聽探聽我對他們的意見。因此我就乘機的回答他說，“有甚麼不可以呢？她的藝術並不低，以後若是有人出來說話時，我可以替你打發他回去！”於是他便滿意的回去了。

我想這事在兩三日內一定便能解決。到了有結果後，我便可以對 N 却責了。而那時最緊要的就是要搬到另外一間清靜一點的屋子裏住去。

並且到了這兩天來，N 神色表露於外的，比從前愈加怯弱了。她在我面前幾乎是連一呼吸之微都要加以小心，而面上時時都是帶着可憐的表情。我想，在此時無論我向她需求着甚麼，她都不能不加以應允。然而人呢，却又盡都是那樣的一個可憐東西！追逐着除物質外於自己毫所得的生活，永劫不復，永世不變！所謂靈的覺醒者，在人羣中完全沒有那樣的一回事。關於這一點，差不多更也用不着再去責備 N 了。然而她在我此時眼中，仍不失為一個良善的人。

剛才送 N 出了大門，看着她上車。她臨行時用着客氣而又遲疑的口吻來問我明天

是否能夠等着她來一同用午飯。我說非常願意。“真的嗎？”她又加上了一句。她現在對於我是多麼的疑慮不定而且怯懦自卑？——唉，這一個或許一生都要陷入可憐地位的人啊！

車開動了，而我仍是在臨着極哄鬧的馬路側站着，等着她那豐滿而又合度的背影和鮮艷眩目的頭巾在人叢中慢慢的消失了去。而轉眼間又看着有許多許多模模糊糊的人影從自己的身旁跑過去了，……我也就在這裏失魂少魄的站立了許久許久。

是的，到明晨我應當等候着她來用午餐。我爲甚麼不等着她呢？——人是爲着某種莫可奈何的原因而生活着，而我也爲着某種莫可奈何的原因而要等着她來午餐。

人真是個再可憐而又可笑不過的東西！  
逸，你聽見了這，不便會笑我嗎？然而你那裏知道我此時心裏是何等的寂寞而且空

虛。

這封信給不給去看，聽你自決。在我的意思是單獨的寫給你的。

樹立上。

一九二五，五月廿六號于綠安旅舍。

逸：——

身體與精神既是那樣的頹唐而且衰敗，然而昨夜竟至遇見了一件在我算為不很平常的事。現在隔那時還不上二十四點鐘只是當時的情景却早已是有些幻隱模糊了。

這事的發生，是以我同 N 為主角。我們曾經在吳淞的海濱旅館裏住了一夜。

說也奇怪，我對於當時切身的伴侶，竟至覺得是那樣的疏遠，而對於當時的景物却又是那樣的牢不可忘。就是現在一閉上目來，猶彷彿看見那密綴如珠的繁星依然是在頭上瞬着眼，而初夏間帶着海的氣息的晚風也依

然是涼涼的從身旁掠了過去。但那個從深夜間醒來，陡然的凜凜悚悚的使人動着“靈魂是這樣的遠離，而身體却是那樣接近”念頭的一個人兒，却於我早已是十分的淡漠了。我想若是可能時，我將要終生都不願再看見她一次。

人間既是這樣的一個人間，而人的生活也是這樣的一個生活，真是別無他法啊！

然而我對於N又有甚麼值得愧慚呢？我不會向她要求過甚麼，我們只是自自然然便在那裏住下了。

那一夜，就是那樣的一夜呀！堤上燈塔裏的燈光共燃起了十六盞——紅者六，綠者亦六，白者四個——這是用來表示着潮頭的高下，指導着船隻進口的。N用手指着，一二三四的數給我。我在想她此時也仿佛真是一座燈塔似的，將要指導着我生活；……

然而不一會兒，她便沉沉的睡在我身旁了！看起來並不醜，安靜而且美麗！四下是靜悄悄的。然而我總是覺得生疏而且奇怪，受着一種不安的壓迫，於是我便想逃了。一直以到現在還是想逃啊。

但是以後，或許將要從此便不再看見她，也說不一定。她對於我完全是會成爲淡漠了。

在寫完這信之後，便要給她一信，說我將有遠行。而且在一會兒之後，我更要將行李放上車去，走，走去尋一個可以安靜的地方休息去。然而逸，我的朋友，一切都是荒蕪無聊，生命力又是這樣的倦而且頹了！

現在已是將近黃昏，不知道你們在北京此時是在作何消遣？提起筆來，便又想到自己不安定的靈魂上去，但不一會兒總可以找一個比較靜寂一點的地方住下去了。你們有信時，仍可由此地轉，因爲我剛才給了茶房

多量的錢，他們一定是不會忽略的。

現在已是黃昏了，我將要走，朋友們，我將要去了啊。

手此並祝芸健好。

樹立上。

一九二五，六月七號，于行將離去綠安旅舍的一夕。

芸，逸二君：——

因為決心要靜養一下，所以自從搬到了這裏來，如此之久都不曾寄你們片紙，想來很是覺得有些抱歉。就是你們一連來的五六封信也都是放在枕畔，不曾折開。及到這兩天來，精神似乎較前要健旺一些，更自度已經有讀你們來信的勇氣了，以此才慢慢的一張張細細的閱了下去。一種人間希有的熱情，簡直是比窗外吹進來的薰風還要溫軟，還要令人沉醉。從這一點上，我便也知道甚麼叫作人間尙未死盡的情和愛，而更也明白了甚



麼是文學者內心所蘊蓄着的，用以造成一切藝術品的胚胎了。然而我的朋友們呀，我現在的身體和精神都是這樣的疲乏，弱小無能，叫我怎樣的回答你們呢？我更看看你們的信箋，一大堆的放在我面前，我心裏只是微微的跳躍着，差不多真是動着不應當離開你們遠游的念頭了。但是，不太晚了嗎？我的朋友呀！

我從前早就孤負着逸的熱情和希望，也就是忽視了芸的幼稚美的溫和的心情，那還讓等到現在？我回顧起我的一生，幾乎全都是在反動和逆行中過去，就是你們希望的熱情和鼓勵，也不能將我歷來所身受的，人間經驗所告述我的狂妄的觀念改更或打破。你們不能拯救我，我只是一人獨自在自己的執拗的意念中過活——不安定和靈魂的餓渴和憤怒長久的困惱着我。

現在我是新病初愈，很衰弱的坐在沙發。

椅上。在已往的一些時日中,也只是一人顛臥在床上,服着藥,聽自己心臟的怔忡,鼻裏時時流着鼻血。夜來惡夢瀕仍,白日裏疲乏不堪。然而此際除用人外,更無一人前來。到這時我也是一切人都不想念——自然我也並無其他的人可堪想念——只是默念着,若是我此時尚在你們的家中,我將是何等的可以得到幸福。然而究竟是遠離了,隔得太遠了,不知何日始得再看見你們?朋友,所謂人窮則返本,我以為病實在是窮之至極呀! 你們叫我怎樣的回答你們,更叫我怎樣的寫才能傳達出我是在懷念你們呢?

然而一切都成過去,我現在已經能立起來自由步行了。

所幸的是不曾便長此臥倒,而且銀行裏更存着有由北京兌來的四分之一的錢,就是像這樣的支持了下去,大約也能好好的以到暑假。所以在我想待身體健康稍稍恢

復後，然後再作他計，也還不遲。

然而逸呀，你似乎還不知道，我對於到國外去的計劃早已打銷，因此每次來信都是說希望我能够從國外帶一點爲他人所不能了解的特殊的藝術回來。而那裏曉得我自從V家裏搬出來後，意向便早就不同了。而且到了現在也是這樣想：我爲甚麼要到外國去呢，各處豈不都是一樣？說到讀書，我從前在北京時手不釋卷那樣的讀，已經是讀得太多了，然而仍是與我自己毫無關係，救不了我自己。說到觀察人物，那在各處的人物，只要具有方踵圓顛的，又豈不都相差不遠？讀Tch-ehov 便可知道俄國人的生活，讀 Daudet, Mau-passant 便可知道法國人的生活，讀 Dickens, Trollope 便可知英國人的生活，人與人之間，我真看不出有多大區別。又譬如說，我們喝中國的白乾和喝外國的白蘭地，而所得的結果豈不又都是同一的醉？爲甚麼我們一定

要跑到外國去喝白蘭地才算是喝酒呢？因此我便在此地住下了。自春徂夏，一直以到現在。而自夏徂秋徂冬呢，我又從不曾想到過。反正我在各處都是一樣，我不希望甚麼，也不知道甚麼在我生命中才算是有趣味有意識的東西。

至於說到藝術——因為逸總是愛談起藝術，所以現在也提起來談談——那我更也不十分糊塗。我曾經讀過許多關於藝術的書籍和作品，因而我也知道藝術實在是在寂寞和辛苦的園地裏，所開出來的幾朵燦爛的花。花固然是人人所心愛所同賞的，但譬如有一個人，他以爲在人世間就連花這種東西也是可有可無，或者是根本就不必一定需要，又怎樣辦呢？而何況更要用着自己心血的灌溉培澆！

依了這樣說，藝術之於我又有些甚麼用處呢？在我生活中，我差不多更可以不需要這

種東西。然而現在我仍舊是得感謝着你們的盛情，這是一點兒也不虛說啊。

此刻不覺炎夏已經開始了。出街去，若是不戴草帽便不能在烈日下行走。聽說今年氣候比往年要強烈一些，此時還不過剛到初夏的末尾，而窗戶從早至晚，都必需敞開着，熱氣一陣陣從街心烘了進來，幾乎令人疑惑這裏已到三伏天的樣子。

所幸的是我此時所住的屋子，是在一家專供西人寄宿的宿舍裏的樓上。地位處得十分恰當而且靜潔。左邊窗戶是臨着一條以幽雅著名的靜安市路。從窗口晚間外望，便可以看見有一長列整齊明亮的街燈在綠樹濃蔭中照耀着。街面上也是極其光滑平整的，就偶爾的有一二輛汽車從上面跑過，也聽不出一點聲息來。從這裏俯瞰，仿髣真如身在公園裏一般。屋門後是走廊。而屋正面，臨窗便正對着本宅的一小片小巧精緻花

木蔥籠的空隙地。在裏面更放着有三四把白色漆籐的小圓椅，黃昏時到那兒去呆坐一會，便可以守候出一顆顆大小明暗不同的星星，慢慢的從蔚藍色的天體中在你頭上閃現。

我住的是每月租金六十元的大小兩間屋子。從早起可以望見旭日，晚間若有月光，到了中夜，便會有一層青白色的輝網，輕輕的籠罩在了我的床上。而且同住的人，又盡都是些西洋人，大公司裏的書記，經紀人等等。他們的生活，都很有規則，早睡早起，晝出夜歸，從來不吵鬧他人。只有時到晚飯後，偶爾的有人在花園裏拉一兩調 Violin，拉得也並不難聽。除此而外，全院子都是靜悄悄的，毫無氣息。因此我這裏雖然病着，却也能够享受一點清福，梳洗梳洗我這三月餘以來的疲勞。此外照顧我屋子的更有兩個用人，時時都穿着白色制服，聰明而且伶俐。大的一個在起初看來，似乎有些狡黠，然而一到這裏來，我使

設法的征服了他——你們或許還不知道，我有一種習慣，每到一新地，首先便要去征服那貼身的用人，使他們都知道自己的脾氣，對於自己要存着一種畏而不恨的感覺。這法無他，惟一就是第一不要吝惜小錢，第二就是作事不要讓他含糊輕忽過去。關於這一些，芸逸，我想你們兩人都是不會的，以後需得留心留心才對，不然，因為一點小事，便會惹起生活上的煩麻，所以並在此地提及——而小的，那更不成問題了。他尚完全是一個可愛的人，年紀小，天真活潑而又狠知趣。近來更從我在學習英語，所以他作事對我更是特別忠誠小心。當我病臥在床上時，一切事都全靠他料理。每天他為我送兩次牛奶，一次雞蛋——這就是我一天的食物——更替我跑到藥房裏去買藥，每次我都是給他以三四倍以上的車錢。他替我作事，完全是出於衷心的高興而且崇敬。

自從我搬到了此地以來，差不多已經有二十天了，在外間凡是認識我的人，就連 N 同 V 也在內，簡直是一毫不知我是在這里病臥着。他們都以我此時是在杭州旅行，因為我告述他們是如此。然而我自己呢，却是一人在床上靜躺着，收集了各色各種樣子不同的報紙，在枕邊一面服着藥，一面更一字一字的將牠們細讀了下去。看那些愚蠢的人們是怎樣不息的在那里彼此奔忙，競爭，互相吞噬。看那些可笑的千百年如出一轍的人間現象是怎樣的日出不窮。於是我愈看愈覺得有趣，而且有時竟至失聲的笑出來了。

……………逸，你們看我此時的生活在表面上是何等的清閑安靜，但內裏呢，却又是那樣難以形容的疲乏衰減了。我此時真是不敢去自己反省一會，更也不敢走到鏡子的面前。人既是這樣莫可奈何的生活着，而一方面又不能忘記自己一無所為的渺茫和空虛。



我的朋友呀，你們叫我怎樣辦呢，生命力是這樣的衰殺了。

新病初愈，腕弱不能多寫，且凌亂無次，請原諒。

又近日思想北京之念亦頗切，東安市場八分錢一大盤的冰激凌已上市了嗎？念念。

樹立上。

一九二五，六月廿七號，于滄州宿舍中。

再者：——

離這里不遠便有一家舊書店，只消花五毛錢便可得一本 Balzac 的小說，花一元錢便可得到一部 Shelley 的詩集，我想逸聽見了一定是非常歡喜的。

而且也打算再等兩日便給芸買兩三件好玩的東西寄來。在此地這些東西實在是太豐富了。寫到了此地，差不多更懷慚抱愧的說，自從同芸一別以後，幾乎連她的嗜好和

要求通都淡忘了。幸而得好，自問內心尙不是如像對他人一樣的，有意的淡忘。

樹立又及。

芸，逸二君：——

病尙未全愈，體力太弱而天氣又一天一天的酷熱了起來，終日都是汗涔涔然的，真不知如何才好。

這兩夜來，下弦月夜半照在窗上，幽悽得幾乎令人不敢注視。一種繁華已盡，衰殘將臨的預感，不覺便籠罩着了我自己的全身心。陰影也慢慢的爬進了屋子來。樹上的枝葉，有時在窗外沙沙的發響，聽起來心裏覺得十分的怯弱。一瞬眼間更疑惑這已是深秋了。

生命力既是那樣的疲倦了；而又毫無辦法！回想起來，自己真是個弱小的人啊，就連這一點小病，小風波也都擔當不起。從前所謂的自己的剛強性格，不就算失敗了嗎？狠

是疑惑。

剛才用人送進賬單來，知道在這裡已經滿滿的住了一月。而這一月的光陰，都是在疾病牽連，衰弱不振中過去。不曾出過大門一次，而自己也不覺需要。生命力真是十分的疲倦了！

近來上海虎列拉非常流行，看報知道已經死了不少的人。而前天晚上，同院子的那位拉 Violin 的愛爾蘭人又不幸的作了虎疫的犧牲了。聽說從病的發作以至於死亡還不到二十分鐘，連請醫生的時間也都沒有。

一個人死起來，在先前我總不相信是這般的容易，而現在，可看見了！

這位異鄉人，在院子裏我時常遇見，交談也有過三四次。他似乎時常都帶着懷鄉的情調。到禮拜六和禮拜三的晚上，他喝了一點酒，便坐在小花園裏，拉起 Violin 來。據

他說所拉的都是愛爾蘭的民歌。記得他又對我說過，他不敢抬起頭去看看月亮，就是月光照在了他窗上，他也是用布幃子去將牠遮着；因為這樣他便會想起了他那充滿了神秘故事，和時常都是被濃霧蒙罩着的，帶有夢的意味的故鄉。他又知道Yeats是愛爾蘭文藝復興時的首領。他說Lady Gregory和Synge的劇本也是他平時所最愛讀的書。他始終是個愛爾蘭人，愛爾蘭的懷慕者。然而昨天清晨，一輛兩匹馬拉着的馬車，便將他用黑色匣子裝着拉走了。他的幾個同事，極疏疏落落的，襟上佩着素花，跟在了他的車後。

我送他只到了大門，便退了回來。奠贈的鮮花是叫用人灑在他的棺上，脫下來的帽子還拿在手中，而這輛兩匹馬拉着的馬車便徐徐的開動以至於看不見了。我退回了房裏，覺得剛才從外面呼吸過的夏天清晨裏的空氣是十分的新鮮。而且更也想，這位懷

鄉的異國人，從今後便可以安定，更用不着再去怕看月亮了。

因為同居者之亡故，和上海此時虎疫的流行，這兩夜來不禁專注的想到了死字上去。不過死又有甚麼要緊呢？像我這樣的人死與生豈不都是一樣：活着無益於己，死了也無損於人。一生都是不安定，無信仰，不肯定甚麼，而又苟延的生活着。然而，生命力啊，却又那樣的不中用，衰疲到不能自振了。

寫到了這裡，心裏雖是涼涼的，悽悽的，緩緩的，而背上的汗，已是浸過了襯衣，而且還在那裏沁出不能自己。現在，我是停着筆在想，在這兒想起了我的一生……

“不安定的靈魂，不安定的靈魂呀你……”我時常是用着“不安定的靈魂”幾字來稱呼着我自己，你們不以爲對嗎？望告述我。

天氣炎熱，你是住在家裏不另外尋一個地方去避暑嗎？若是地址有變更時，請快函告我。

又從芸的信中，知道北京今年氣候很好，時時都有雨降潤得地下老是濕濕的，簡直不覺是在暑中。聽了也不禁心嚮往之。

今晚擬去請張博士替我打一防疫針，看是否有效。若果是病菌幸而不攻上我身來時，不久或許我便會回轉北京來。我狠思念你們。但此不過亦人窮返本之意耳。一笑。

樹立上。

一九二五，七月七號，于滄州宿舍中。

芸，逸二君：——

因為近日計劃回京之念頗切，於是不禁便深摯的思念起從前自己住過的屋子來。昨夜竟至夢見同你們坐在屋子裏的那張長沙發上，一同看着 Watts 的畫集，芸是在我身

旁坐着，有時微笑，有時撅着嘴生氣。彷彿又是逸同芸拌了嘴，由於我出來和解。到醒來時，想起從前我們相處之樂，便覺得十分黯澹，好像即刻便要跑到你們身邊才好，不然便會永遠的失掉你們似的，以此便堅決了再行北來之念了。

然而，我那間屋子，現在又是怎樣了？芸從前來信是說空着，現在可已有人在住？裏面的家具位置改更了沒有？想來都彷彿有如隔世一般，望你們詳細的告述我一下。

而且還有我存着的那些書籍，每星期都叫用人大大的打掃一次嗎？不會失散嗎？……自然說起來，這都是我的多疑，其實逸之愛好書籍，我知道自也不下於我自己呢。然而一想起那幾架子的卷帙啊，差不多自己的心，又復微微的起了一陣溫潤的感覺了。你們知道我從前是怎樣的愛書，和得到牠們又是何等的困難辛苦。但是樂呢，亦自在其

中了。這一本本的，在首先從書目或介紹書上知道他們的名字和性質，已是非常的煩麻，而當一封封信寄往國外定去，又是何等需費時日。及到書店的發單來到了後，於是復又勤勤懇懇的坐車自己往前門的郵局裏去取。有時冒着大風，冒着大雪，冒着炎熱，冒着塵沙都要前去，一點兒也不遲疑，也不抱怨，如此的歷六七年之久有如一日，才慢慢慢慢的積下了這許多國度不同，風格不同的東西。但這在他人那能識得其中甘苦呢？這也是非用“不足爲外人道”幾字，不足以形容出這種情感了。

而且在從前我也曾有過幾個談書籍談藝術的朋友。在他們來向我借書，到無法推辭，或者是見着借出的書，有所損壞時，那同一的都使自心裏非常難過。更要因此憤慨半天，自以爲對不起書籍，對不起作者。而且到後來也不恐懼人家說自己的小氣，而竟至將



新買得的自己還未曾閱過，不願意借人的幾本，收藏在自己的衣箱裏去。猶記得某一次，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他將我那本用白羊皮紙印的，裝釘得很好的 Thomson 的 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 拿去弄污了，當時便不禁同他大鬧了起來，幾乎至於絕交。而結果，過了兩天，還是自己發生後悔，而親自跑去向他賠罪，然後才算了息。然而這一些舊友，現在離散的離散，改業的改業，都是久已不相聞問了，只留下了這一大堆舊書，一本一本各有來歷的，以作為紀念，使人觸目便回憶起當年——真是不可挽回的當年啊。

已往的事不用說了，現在我所願意知道的就是假使我此時北還，可尚能再住在我從前的屋子裏？望復知為禱。

人無論如何變動，而結果都是同屬枉然。叔本華的“無生論，”總不算是淺薄的東西。若是再回到北京時，首先便應當打開這書，

手此敬問近好。

炎熱甚，渴思夕陽下時的北海水濱小坐  
不置。

樹立上。

一九二五，七月廿號于滄州宿舍，

芸，逸二君——

快信已收到。你們勸我早日北還，這正是我此時所樂意的。南方這時實在是炎熱得狠，且疫疾流行，令人幾乎不能一刻安居。

所幸者，近兩日來，已得張博士的針力，心臟病總算是完全停止了。因此每日都是同N在卡爾登冰塔側閑坐着。但無論如何，此地於我都已成過去，不能再行停留了。至何日始能起身北上，則此時尚不能一定，不過為期總在不遠罷了。

相晤匪遙，餘當面罄。

病雖稍愈，而心境却又覺得漸漸的不安

定了起來。人在病中時專想病好，以爲疾癒後一切都可自由如意了。及到身安後，而心却又在那里作怪，真不知如何才好。

各種生活都已厭倦，自度還是以早日歸依故友宇下爲是。我想芸聽見必當爲之矍爾了。

現已爲芸收集了各種可玩的東西不少，——例如 Leonardo da Vinci 的 Monna Lisa 的原畫影本，和詩人 Musset 的小雕刻座像，在平常都是極難得的。擬不日親自帶歸，以博一粲。

樹立上。

一九二五，七月廿號，于滄州宿舍。

芸，逸二君：——

現在我已決定於下禮拜日的清晨搭車北上了，希望你們能够命令用人，叫他們好好的將屋子打掃一下，以便到家時好休息。而

這催促我即日北旋的原因，說起也狠簡單，就是 V 來信說，她已決定秋後與 K 結婚，所以趁此時機要先回故鄉去看望她祖母一下。她說人世間除她而外，更沒有能夠愛她的人。而我，也是想在送 V 行後，即行離此地，使以前生活告一段落。

你們知道我在這一月餘以來，差不多便不曾去見 V 一面，我告述過她，說我是已往杭州旅行。然而昨天，却不想正當我同 N 在馬路旁邊散步，碰巧的又遇見了她了。她一見我時，就覺得非常驚訝，她說我形容已經大變，彷彿是剛經過一番大病的樣子。她又問我是否果真曾往杭州去過？她一面同我談話，更一面用眼去盡力的打量着 N。我想她一定疑惑我曾經欺騙着她。不過這是實在的，我真是欺騙着她了。於是我便回答她說，我實在是不曾離開上海一步，我只是在一家醫院裏病臥過一月，此時病剛才新愈了出來。

她聽着，雖是勉強尚微微的笑着，但面上似乎馬上便變了顏色。在這裏她問明了我此時的地址，便自行走開。我的朋友呀，這叫我怎樣辦呢，我曾不想V到此時還是那樣的固執！人就是一個人罷了，爲甚麼一個人定要爲着他人而使自己痛苦呢？關於這一點，我對於V很是抱歉，然而也正是莫可奈何的啊！

因此在回來後，便得見了她叫人送來的，說是不久便要同K結婚，而此時更要先回鄉去看她祖母的那封信。於是我也就想，人若是自己能够轉移自己的命運，固然是好的，不然便服從了也沒有甚麼，因爲反正一切到底都是一樣。就以V此時這樣的執着來論，在再隔上幾年，我想當V見着我，再一回想起她此時的情境來，她自己定也會啞然的失笑了。

時間和年齡無論如何都實在是人們的教師和解放者。

因此我也就回她信說，我很贊成她的計

劃更說我始終是非常的真心的愛她，希望她以後能夠永久的得到幸福。若是將來她的丈夫能以容許，我再來南方時，一定要請他們作為我的東道主。我將要在他們家裏住上一月或兩月，靜靜的，溫和的，分享一點他們的家庭空氣。若是我有甚麼能力，而他們又需要時，我一定願意替他們作一些工作。……

自然，在不久間我們便會分別，而一分別後，一切事都可以完畢了，還說甚麼呢！水流到溪，流到澗，流到江，流到海，豈不都是一樣？牠仍舊是水。波瀾起伏雖有時在所不免，不過歸終牠還是那樣的一種東西！——平靜了下去，平靜了下去，終歸還是要平靜了下去呀！

在一想到這裏，差不多我這“不安定靈魂”的徽號又大可以勾消了。

V 說她將在本禮拜六晚間上船，所以我想最好我也就能在送她走後之次晨起身。

現在已是禮拜二再等不上一禮拜我想我便能回到北京來同你們握手了。

此刻虎疫仍是非常流行還有蒸蒸日上之勢。昨天同院子住的西人又死了一個看起來似乎有些胆怯不過算來還不上五日我便能離開此地了所以我此時在幻想着我回來同你們把握時我是何等的快樂。是的我來同你們把握時是何等的快樂呀！

樹立上。

一九二五七月末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脫稿。

**From** childhoods hour I have not been  
As others were ; I have not seen  
As others saw , I could not bring  
My passions from a common spring.  
**From** the same source I have not taken  
My sorrow : I could not awaken  
My heart to joy at the same tone ;  
And all I loved, I love alone  
Then—in my childhood, in the dawn  
Of a most stormy life—was drawn  
From every depth of good and ill



**The mystery which binds me still:**  
**From the torrent, or the fountain,**  
**From the red cliff of the mountain,**  
**From the sun that round me rolled**  
**In its autumn tint of gold,**  
**From the lightning in the sky**  
**As it passed me flying by,**  
**From the thunder and the storm,**  
**And the clond that took the form**  
**(When the rest of Heaven was blue)**  
**Of a demon in my view.**

—E. A. Poe. *Alone*—

## 他

據旁人說，他完全是個幸福的小孩。他生長在富饒的家庭里，從小至大都是受着豐富的供給，就是——到了他父親破產以後，還是這樣。而他的母親也常說“銀到十二歲時，都不曾讓一縷棉線上過身呢，還是他媽媽說恐怕有些折福，因此才縫了一件藍洋布的大褂。”然而總合起他的一生，他所得到的，却又是與這些恰恰相反。他現在已經是三十多歲的人了，但他覺得他所有的快樂，還不如

一個平常人一年內所得的多。因為在幼小時的多病和父親的嚴厲，與長大後性格的易於感觸和對於人間一切現象的抱着悲觀和不滿，這些都早已將他輕輕的送入了灰色的陷阱裏去。

誠然，他現在已經有了三十多歲了，但是在這一萬二千多日的時光當中，他所感覺的，又豈不都是一樣？長久的都是在無光無愛，無溫無暖的網罟裏輾轉着。他比起一般人來，真有如一個被塵埃封閉着的破爛的酒瓶一樣，同着那一些應時的佳釀，在一塊兒睡着覺，永遠的都不曾讓人注過一次意。因此他也幾乎不敢去回憶他所有的，每一小段的過去生活。他只覺得他的一生都是不幸，而這種不幸更又大都是與他與生俱生的。在他意識尙未明瞭以前是怎樣，他自然不狠知道，不過聽人說他也是時常疾病牽連的磨折着他的母親。但自從滿了兩歲後的生活，他便

能很清晰的記得了。他記得他時時都是撐着藥罐子度日，有幾次簡直是從死陣裏九死一生的才殺了出來。而最厲害的一回，便是連他的軀體也都抬到了堂屋裏去停放着，身上還蓋上了特地爲他新趕縫好了的壽衾，胸前只餘得一口悠悠不斷的溫氣。而這時他的神經却又似乎尙未完全失掉知覺，他只聽得他的祖母，母親，姑母都坐在他的身旁，叫着他的小名，哀哀的哭泣，他的母親甚至於要頭去碰木板的尖角，同他一塊死去。他聽着，心裏非常傷楚，想要發出聲來叫喊，安慰他們，而又不能。在這時他只見得眼前是一片黑茫茫的，但也並不覺得死是怎樣的可怕，只是想到將要看不見他所有的一切親人了，因此心裏是十分的惶悚而且悲酸。但後來從鄉下新趕到的一個醫生，使用着一碗二兩乾薑，三兩苻片，親自守候着煎好的藥漿，終於將他救活了。此外他還經過幾多次每回都有可以

致死之道，而却又每回都有可以得救之道的病障，這就連他自己也記不大清楚了。但總而言之，他幼時除他自己所身受的痛苦不計外，他還得到了“那個前世冤孽”的徽號，對於他的母親。

而且這種對於疾病生着痛苦和憎恨的感覺，往後也就隨着他年齡的增長，一天一天的銳敏了起來。在他七八歲時某一秋天的下午，像這樣的思想，不禁忽然的便在他腦內發生了。那時他得着的大約是傷寒一類的病罷，他躺在床上，兩眼只是呆呆的平望着帳頂，從那上面更看出了許多許多奇異的花紋來。頭腦是昏沉沉的，周身發着燒，呼吸也狠不自由。正當他在這樣難過時，而窗外綿綿的秋雨，却又不知趣的滴滴瀝瀝的落下來了。他一人躺着想，覺得生活是這樣的不幸，因此他便哭，極傷心的低低的哭。以為既然如此，倒不如爽性死去的好。像這樣不一

會，他母親便一人擱腳擱手的走進來了。她低下頭，看見他眼內有了淚痕，因而也就陪着他併頭躺在床上；並且安慰他說醫生不一會便要來了。及到服藥後，明天他便一定能好，好了可以到各種地方去玩，她陪着他去。更又囑咐他不要太像小孩那樣的焦急。她說時撫摩着他的頭髮，並且竭力勉强的笑。他聽着，愈想愈覺得悲傷，於是他便陡然的伸手去摸着了他母親的脖子，靠在她肩上，流着淚說，他不願意過這種日子，他想死，死了或許比現在還要好一點。以此，他們兩人攬着都哭了，哭得非常傷心。他的母親叫着菩薩的名字，說神是有眼睛的，便不應當這樣苦惱她的銀兒。結果由於傷楚後的輕鬆和疲乏，他便慢慢的淪入睡鄉去了。等醫生來摸着了他的脈搏，他還見着他的母親是紅着眼圈，在那里殷殷的訊問醫生，他的病狀是否有些危險。或許她疑惑着他方才的悲痛，便是對親人的

一種最後的惜別也未可知呢。

但是他像這樣災難寢循的一直到他將滿十週歲的那年，他的父親從狠遠狠遠的所在來，將他同他母親一同都帶往他作事的那個地方去了。他——他的父親——對他大家庭所持的惟一理由，便是說銀現在已經不小了，不能再讓他這樣長久的懶惰閑散了下去，他將要帶走他，親身的去照料督率着他讀書。因此在他的多病體弱和善愁之外，更又加上了孤獨，畏惡苦讀，和他父親的那雙比金鋼石還要冷硬明亮的眼睛了。在那個地方，他們沒有親戚，所以平時也再沒有可去的所在。他既然缺乏伴侶，更無兄弟姐妹，而他父親之待他，又是那樣超出尋常的嚴厲。他所希望於他的，除日夜都要他不歇的攻讀外，每天更要替他上着六頁至八頁的生書，到次晨非得背着身站在他的面前背出來不可。然而一方面他似乎仍是狠愛他，早晨要給他

兩個洋參蒸蛋吃到夜晚還要叫婢女給他送桂花藕粉到書房裏來。不過這些物質上的東西，那里能滋養着他，解除得他的不幸。他時常在夜間一個人蓋着被偷偷的哭，想念起他在故鄉裏的祖母，姑母，和玩熟了的同伴們，他一個一個都去回憶起他們的面貌，言笑，行動，舉措等等，每一件從前所經過的小事，他都能以清晰的記起。他對於他們，仿髒真有如隔世一般，疑惑着或許他們終生都不能夠再見。而且爲着明晨便應當背出的生書，這也是時常使他憂愁，整夜整夜的都不能入睡。在他憂愁得愈厲害的幾天，病的侵襲也愈是來得容易。然而到病好了又怎樣呢？他仍是得要生潑，吃着洋參蛋，桂花藕粉，讀書，背書，站在他父親的面前，承受着他比金鋼石還要冷硬的眼光。自然，他並不需要病，但也不需要這些，——讀書和背書，然而他仍是得生活——莫明其妙莫可奈何的就是這樣的便過



着他在兒童期的青春的應當欣欣向榮的生活。

而且平常晚上，當他一人正在冷浸的書房對書坐着時，他忽然的便會感到有一陣陣冰寒的冷氣壓迫了前來，使他在背脊上的汗毛也都要一根根的站立了起來，不住的麻酥酥的在那里抖動發戰，而眼前也是一陣陣的覺得昏花。但到他更一回過頭去，却又看見他明晨應當背出的書篇，依舊是極僵硬極無情的，一行行一字字的展開在了他的眼前。於是他便又會望着那案上黯澹不明的燈光，呆呆的去想，想起那今天過了還有明天，明天過了還有後天，再後天……因此他也就會感到人生是何等的不幸，人間完全是一個陰冷的巢窟，沒有一些身快樂和溫暖。但在他想了一會，流過一陣淚，更狠狠的咬了幾下自己嘴唇之後，他仍是得將那冷硬的字，不明意義的，一行一行的模糊昏花的生存入他的眼

裏。

及到後來，他讀的書一天一天的多了，而他的來日自也是一天天的愈加覺其困難。因為還未到十三歲時，他便已將四書五經全都讀盡。到了晚課溫習，只見得書卷一本一本的往上堆疊了上去，簡直是比他頭頂還要高越。他讀了這本又讀那本，到書本堆積得已抵着他的眼邊，於是他又不得不將讀熟過了的書，端放在了一旁，另行一本一本的往上重去。而上面讀熟了之後，又惟恐着下面已經拋生，以是復又從下面重新的再讀。讀讀，讀，要一直讀到三更，四更，——從書頁中都已能讀出夢境來，看見了他故鄉，舊日的同伴，祖母，姑母等的各種面目，而父親的命令又同時的下來時，然後才能止息。

因為了父親的好靜，他們所住的房子，大概都是當地附城近廓最寬宏的幾間，就一連搬過幾次家，而所選擇的也仍是這樣。這在

他的現有生活中，也就爲他造成了絕對孤獨絕對寂寞的背景了。到了最後，不期然而然的，他們更又搬進了在新修起後而主人便行亡故前後都有着兩座大花園的，那所巨大得令人可怕的院子裏去。他們在這里停留以至三四年之久，都不曾遷居。而此處所給與他的印像，更也是非常之深，使他終生都不能夠輕易的忘記。

他在這時已十三歲，正偷偷的一人讀着舊式的章回小說，他從裏面享受着從來所不曾有過的快樂和忘記，更也從裏面發生了許多不可言說的幻想。他本着他素來悲苦寂寞的情懷，去幻想若是天外果然有天，而深山中也果真有所謂洞府仙人者流，他們便應當首先的悲憫着他，將他渡了上去，因爲他感覺他的命運是這樣的不幸，而自己又是這樣的厭惡着人間的生活。總記得有一次是在夏晚，他同他母親都正在院子裏的藤椅上坐着

乘涼，父親不在身旁。他抬起頭去望着那在空際悠悠往來着的夏雲和其間正點綴着三三五五明滅不定的疏星，便懇切的問他母親說：

“天上有白雲，白雲上更有甚麼呢？他們說架着烏雲走的是妖怪，架着白雲走的是神仙，可是真的嗎？”

“誰知道！不過小說書上是這樣講。”

“若是天上果真有神仙，無論怎樣苦，我都願意跟着他去。他就是用死來試驗我罷，我也都不怕。我時常都想到死，我不怕甚麼。”

“你聽誰講的，總是愛這樣死呀活呀的亂說！”

往後無論他是怎樣懇切的追問，他母親都是再也不置理了。她沉默着，她看着他瘦弱的影子，和聽着他那奇異的論調，心裏覺得狠是憂傷。她知道他多病，不快樂厭世，而且父親又是那樣的過於嚴厲，她恐怕着他將

來會長不成立。

然而這種思想之糾纏着他，却又是一天更甚一天。他愈是覺得孤獨，攻讀太苦，生活無趣，便愈是覺得入山學道者，更非像他這樣生活不幸的人不可。因此他便時常的一人往他屋後面的那所已經荒蕪了的大花園裏去游蕩，去幻想，他幻想和希望着，或許會有一位白髮的老者，能夠穿過牆飄然的走入將他攜帶了前去。不僅如此，而且隨着這種現象以俱生的奇異思想和行動，自也是非常之多。他總是愛一人在他近臥室的台階上走來走去，親眼看見他窗前的那顆梧桐，落葉了又復甦榮，甦榮了又復落葉，也就莫明其妙的覺得憂愁，更又懼怕着秋天的來臨。在他此時幼稚的心裏，完全不像一個通常的小孩，他所感觸的宛若一位對於一切都已失了意的詩人。他喜歡黃葉，喜歡聽蟋蟀的鳴叫，然而却又非常的懼怕牠們。他又禁止着用人，不

準掃去到秋來在他窗下脫落着的桐葉，他說在晚間當風吹蕩着他們，窸窣沙沙聽起來的是十分有趣。他又愛一個人得暇便到外邊的那個遼闊的庭宇內獨步着，去夢想那人死則爲鬼，鬼的生活又是怎樣，可也要吃飯，也要極辛苦的讀着書，更也要有着一位狠嚴厲的父親……但一轉瞬間又反悔着他不應當去想起這些，他應當去想起別的快樂一點的東西。然而這所謂“快樂一點的東西”於他又完全是生疏，他就連夢想也都夢想不到。牠們是夏雲，是春陽，而他却是一株在秋天裏始行生長的野蔬，他簡直是永遠地，永遠地，望不見他們。

而且在清晨或黃昏時的，城堞上住兵們的喇叭啊，那也幾乎完全是成爲了他惟一的仇敵。牠一絲絲一縷縷纏綿不斷的飄揚在了空際，每一顫動每一發抖，差不多都是要撕碎了他那顆弱小的心的。及到了這時，他諦聽

着，他便會忽然想到了要哭，覺得人間的一切比起平常來都是更要顯得僵冷無情灰暗。他沒有辦法，只是想逃，或者是鑽入了棉被裏去，蓋着，將頭蓋得緊緊緊緊的，以到不再聽聞一點聲息。不然，還有一法，就是得機會他便可以蒼茫茫的跑進了他母親的屋子，在那裏他一人不聲不響的，呆呆的只是坐在她的身旁，一動也都不願再動。但若是他父親在家時，他就不敢這樣了，他只得一人如陰影般的悄悄的溜進了自己的臥房裏去，不是飄在床上，便是坐在窗前，更用兩手去掩着耳，或者是抱着頭，以求這種聲音不再鑽入他的聽覺裏。

在這時，他心裏所感覺的悽苦外，却更加之以憤激了，他憤恨着一切，更又憤恨着他的父親，他甚至於疑惑着他自己並不是他親生的，不然，他便不會這樣殘酷的虐待他，使他這樣的痛苦。像了這樣，有時他也會哭，但就哭也不過只是一人靜靜的聽着他自己胸前和鼻

端可數的哽咽和呼吸。而陰暗仍是泰山般的不可抵抗的覆蓋了下來。覆蓋了大地，覆蓋着了他渺小的一身。於是他陡然的便又會覺得他這種的哭泣是何等的可笑，無味！即使一人如此的哭死了也是活該，無人來管，更也是無人能夠知道！由於一種反感的，自強和自衛的，因而他也就能立刻的停止了悲哭，而更進一步去豎起他兩隻耳朵來，再行諦聽那在空際悠揚嘹唳着的，響徹全城的晚號。

在這時他之對於喇叭已不覺其可怕，而只覺牠是十分的淒清可聽，入得耳來，能使心內全都變得空空洞洞的，渺若無物，大有無往而非佳境之概。他如此的保持着這種心境，要一直到用人拿進油燈的時候，然後才能告一段落。然而隨着燈光以俱來的便是晚課了，於是在深深的對着燈光吐了一口輕鬆而且冤抑之氣後，他又不能不將書卷一本一本的翻開……



他像這樣的懷着奇異的思想和行徑，首先自然是由於他問他母親曾經發過許多怪僻的言論，所以知道，而到後來，就連他那有一雙比金鋼石還要冷硬的眼睛的父親，也是慢慢的覺得有些疚心起來了。這大約因為他究竟還是他自己父親的原故罷，至此他便已不再嚴厲的督責他讀書背書，並且許可他要怎樣玩便可以怎樣玩，只要是不出範圍以外。

因此他便要求他母親在他們荒蕪了的花園裏種起許多花草來；他自己喂着一大羣的鴿子和兔兒等類。他一天到晚都是為牠們忙碌着。他愛撫着牠們如像他自己的弟兄姊妹一樣，不讓牠們有一絲毫的不安處。他將他一人孤寂的情感，完全傾瀉在牠們身上，他為牠們的快樂而快樂，為牠們的痛苦而痛苦。他自來差不多便是避躲着他的父親，——就母親到後來他也疑惑是與他父親一塊——更不喜歡去同用人們講話，從此後他

更是不需要再去見其他的任何人了。他只  
是一人同着那一大羣極無機，極溫順的小生  
物們過活着。他時常抱着牠們中任誰的一  
個，抱得緊緊的，緊緊的，許久許久都不放下。  
他看着鴿兒們在他身旁飛翔，讓兔兒們在他  
足下競走，他覺得牠們都是非常有趣，可愛，比  
一切能以語言文字達意的人類都可愛。

總而言之，他在這一大羣的弱小的動物  
中間，已暫時的求到了內心的和平和寄託了。

他時常對着牠們微微的笑着，極寂寞的微  
微的笑着。牠們的一飲一啄，他都視爲非常  
重要，非常的耽心。他是非常的寂寞，而且從  
寂寞中想去親近一些東西，比他四周圍所接  
觸的都要溫暖一點的東西。

不過雖然如此，而病痛和奇異的幻想，仍  
是不肯輕易的便遠離了他：他時常在疾病中  
掙扎着，時時爲幻想所苦。每到他一病倒在  
床上時，一種孤零無依，人生實難的感覺便又

佔據了他的全心。他婉轉着呻吟着，彷彿覺得自有生以來，自始至終都不曾得到一點暖意。雖然他溫和出於本性的母親是那樣的將護着他，愛撫着他，而他却並不曾以此便得到過一次的滿足。死和孤獨幾乎成爲了兩弟兄，時常都對立在他面前，使他惶恐困擾，而且無端的便要感到悲感和哀哭。但是在這時，他除了留意于弱小的動物，和花木的生長枯榮而外，他更也真正的能以去同書籍接近。他雖厭惡着他從前所誦讀過的書本，而新的追求却還不曾厭倦，並且還可以說是新才開始。於是他從他祖父所遺傳下來的幾大架子舊書中，便選出了“西堂雜俎”“杜詩鏡銓”“昭明文選”等類去讀，他盲目的獨自一人讀去，却時常從字裏行間莫明其妙的讀出了眼淚來。不過他讀書時，總是背着他的父親，他以爲凡是他的父親所謂好的，在他都是成爲毒物。他不喜歡他父親的教訓和

囑咐，更以為這宜乎愛他而却又不愛他的父親，事事都是在與他為難。

——他躲避着他，恐懼着他，不去同他見面，像這樣的一直到他離開家庭的那一年。

這事實的發生，恰恰的在他剛完成他十四歲的時候。他父親不知道是聽信了那位朋友的勸告，也以為科學與英文重要，於是便叫他往C地，進中學了。他在奉到命令之後，即刻毫不遲疑的便離開了他的家庭——雖然難過，却也並不覺得怎樣留戀的便自行離開。及到了C地考入中學，他在這裡便一連住了有三年之久。在這三年的長久時光當中，他不曾回過一次家；一來因為路遠二來也是因為他自己並不需要去重見他的故居。他在學校裏的生活，差不多可以說與他在家時相差不遠——他所過度着的依然是奇僻而且孤獨的歲月。他除照例的去上課讀書

而外，得暇時便獨自一人到外面去散步，或閱覽中國的舊詩詞和章回小說等類。有時到晚間來，更在寢室內偷偷的喝一點酒。他不喜歡去同人交際，而人也以為他孤傲，不去理他。他在學校裏完全是孤立着，被衆人當作一個怪誕不經的人。自然他像這樣的生活着，在他自己似乎並不感覺甚麼有趣，却也不強烈的去需要甚麼。不過在這時他外面雖然對人持着冷靜，而內裏却免不掉有着一大團青春的火焰要在那里燃燒；而到了第二年，他便爲着一位比他年青而美麗的同學沾滯着了。這個小孩是全校中所謂的五月之后，他的一舉一動都遭人注目，而且更有許多人尾隨着他，猖狂而且浮囂。但他却只是對他暗暗的表着好感，熱烈激動，而又不着一點痕跡。他得着機會，隨時隨地都去襄助護庇他，不讓他吃外人一點兒虧，以是到後來，慢慢慢慢的，由漸入深的他們便也成了一對知心的

朋友了。幾乎還可以說他們是彼此度着戀愛生活呢。

—— B, 我們終生都厮守着, 不要分離罷, 你此時所看見的, 只是我生活的外形, 你那里會知道我從前所過的是甚麼的一種生活呢! B 啊, 你不知道我所感覺的人生真是何等的陰暗, 悲苦, 不幸啊! 或許我從此以後, 終生就都不會再得到快樂了。他時常這樣的拉着他朋友的手, 悲感的說。

—— 是的, 你說的真對, 我們不要離開。我不結婚, 你也不要結婚, 將來你到那兒去我也跟着你到那兒去, 我們是好朋友的便不要離開! 而這位幼稚多情的小孩有時也是這樣動情的, 投合他心意的回答他說。

自此以後, 因為有了他的朋友, 他的前途也似乎是要變得光明許多了。他覺得他的生活情形是與前有些不同, 而這種不同正也只有 B 纔能給與了他, 這也是毫無疑義的。

就在這時，他們開始去一同讀着“紅樓夢，”彷彿真像一對早已感覺得失意的青年情人們一樣，他們如此沉醉，如此悲傷，也爲此了解了甚麼是叫着人間男女們所有的真正愛情。而在得着了這種書中理想化的人物性格的薰陶，于是在他生活中帶着最灰暗色彩的一部份，也就慢慢的退減了下去，這固然也並不是他的全體。不過感謝上帝，他現在總算是得救了，爲了這一部聖書。他就此時再去幻想大約也不會再想到他兒時的荒蕪了的花園裏去了。他此時所欲求，所夢想的是，若是他能够作一個大觀園裏的侍僕，他將要是怎樣的覺得幸福。

不過，至於一說到事實又怎樣？這差不多就是在他自己也是能以明敏的知道的，他是在孤獨和隱憂中長大的孩子，他怎能一旦便行擺脫這些呢？那一層層已往的陰影，簡直是將他捕捉着，使他終生都不能夠忘掉，或

逃脫。因而無論他在當場是怎樣的快樂，而一轉瞬間，他又必定會沉默憂鬱了下去，非一直回到他孤獨和隱憂的境地裏不止。於是他也就如夢一般的由中學畢了業後，更抱着了這種心情，又轉學到上海去了。

在這里他前後又共消磨過了他五六年的時光；進過三個學校，一個高中，兩個大學，但都不曾得到畢業文憑，即行離去。在起初兩年他很用功，功課樣樣都列甲等，而兩年後的生活呢，却不自覺的一步一步陷入了不安的狀態中去了。他素來對於人世的悲觀和對自己生活的要尋求意義，這種種問題都同時的將他牢牢的包圍住，不讓他得有一刻的安息。因而他也就一天一天的同文學發生了糾纏。但從物質方面說，他却自始至終都是受着家庭充分的供給，一點也不感覺缺乏。並且所住的地方也在他父親的一個朋友的家中，依然能夠保持着他舊日富饒高貴的



形式。不過他既然有了這樣一個帶着資本家氣味的華貴的居停，使他在其間，更也深一層進去，嘗味了人間最普遍最不幸，人生苦味最足的某一部分了。而在這當頭使他最感幻滅最爲驚詫的，就是人世之可怕，與女性的極不可靠！他到此時對於她們——女性們——的景仰和信託都已完全破滅無餘，甚且疑惑“紅樓夢”的作者，完全是在那里夢囈說謊，據他的經驗告述他，在世間上實在沒有一個完善的女人。因爲他在他居停主人的家中，曾經看見過許多所謂的上等婦女和太太夫人者流，她們的言論行爲一絲一毫的都不能夠逃過他的眼睛，因爲她們同他既是那樣的接近，而他的過敏的神經，又是那樣的善於揣摩。他親眼見着，她們是怎樣的過度奢侈，欺騙着自己的丈夫。晚上回來，從他們的皮包或外套中間去搜尋錢鈔。又看見她們在人前是怎樣的虛僞頌揚着她們自己的丈

夫，說他們的家庭是怎樣的和諧，而背地同着幾個親密的朋友，又是怎樣的對他們深深加以詛咒。這些在她們都是全不避躲他的，因為她們知道他是非常的沉靜伶俐，不肯輕易便將話過給他人。而他之透曉她們，自也是比她們丈夫還要明瞭。他知道她們當中每個人所有的脾氣嗜好，喜悅或憎惡的情形等等。他曾經一個一個細細的研究過她們的性格，甚至於將他最喜歡的幾位所穿的鞋襪尺寸大小全都記了下來。他替她們去購買東西，辦差奔走，更在她們身邊聞嗅着各色各種不同的香味。對着她們他有時固然也不免起着一種不能自止的性的愛慕，不過到一轉身，他對於人類家庭，愛情，結婚等夢想，却又完全打得粉碎，不留一點餘地。他不僅是對於牠們強烈的生着反感，而且深深的加以詛咒；尤其是對於女性。他簡直是詛咒着她們，願意她們全都歸於滅亡，不然便是讓她們游

手好閑的無衣無食的如餓狗般的在街上蹣跚着亂跑！因而，在這時，他便開始去讀莫白桑的作品，更同着一些從事於文藝的青年們往來。他自以為在世間上最了解莫白桑者莫過於他，而且更要像他這樣生活的人，因為他曾經親眼看見過莫白桑所描寫過的故事和人物——男性或女性。而從了這一點出發，他的悲觀思想也更日漸激烈固執了起來，他覺得人間和人類都同是無望，這一些都是詛之盡，咒之不絕的東西！就他自己往後也真不知道要怎樣才能生活。

不過他悲觀雖是悲觀着，到他停留在上海的第四年，在他朋友的家裏得便的却又認識了那位服裝姿態都步步入時的N了。N差不多可以說是一個性近貴族生活的女子，她的生活用度都確實要比他的高出許多，但是她似乎狠愛他，她降低着生活來同他來往。她時常不坐她自己的包車同他乘電車到外

面去。她並不喜歡書籍，而却時常同他在賣西洋舊書的店中，一站就是半天。出來，若不是她向他提說，她腿都快要站僵了時，他竟至會忘記向她道歉。而他們每日午飯後之彼此在電話中談話，所需要的時間，大約至少也有半點甚至一點鐘之久。她又時常很誠摯嬌羞的要求着他，對他說，“你能够帶我一同到你家鄉裏去玩玩嗎？我知道那裏山水很好，一定是極有趣的。”不然變過調兒來，她又會這樣的說，“同我到你家裏去玩玩罷，我願意看看你和窩的母親。”因為 N 自己是在無母愛中長大的，她的母親在她剛下地時便行辭世了。凡這種種實都足以證明她在真心的愛着他。不過在他感覺得在他們的中間，差不多總有一種東西隔閡着似的，使他們不得逐漸的日趨連屬。他以爲她大不能明白他的思想和性格，他要向她談的話，在事前要在腹內先打過一次草稿，才能說出，不然她便

會疑慮思索，一時難以了解。在他們初次會面的第二天，他回去想了一整夜，覺得他是需要去親切的愛她了，於是他便一氣寫了一封二十多張信箋，蠅頭細楷的長信，託他朋友轉交了去，而結果得着的，却只是那樣簡短的一封英文信函，在上面有幾句套話，還似乎是從英文尺牘上抄錄下來的。他見着後，覺得非常失望而且傷心，他以為這一定是失敗，她是表示着拒絕他了。不過後來他朋友的太太便來對他說，N實在是看不懂他的長信，她的中文程度並不高，她歷來住的都是教會學校，但她確實能以愛他。他儘可以大着胆去同她交際。然而他首先既是懷着了這種“失望，”就一直以到他們情感日加親密的現在，差不多也是不大能消滅痕跡。有時他見着她，談話到了極甜蜜時，而這種“失望”的感覺，也會在他心中陡然的，暗暗的浮動了起來，使他心裏刺痛而且不安，更又預感到將來必

定會有甚麼不吉的事件，要在他們的中間發生。

是的，這不吉的事件，果真是不久的即行遇見了，雖然並不是在他們的中間，而是在他自己的單一方面。這就是說，他在他居停主人的新來的賓客當中，他又竟至在一見面之後，便瘋魔似的愛上了那位年齡心情都要比他幼稚弱小得許多的 Y 姓姑娘了。這就連他自己差不多也是莫明其妙，他真不了解，爲甚麼他一見了 Y 便會如中魔一般這樣立地的變得狂喜昏迷而且固執。他覺得他每一遇見她，即使偶爾的一聽見她在樓上行動的脚步聲，他心脈的震跳也自然而然便會即刻的緊壓高張了起來；他想要去同她接近，把握着她，得着她，以到天荒地老。自然，這種思想和欲求，真也是難免不使他非常痛苦了。他因此時常在夜間失眠，花掉整夜整夜的時間去想，去考察怎樣的才能合於她家庭所需要

的條件。但這考察後的結果，自然令他愈加失望，悲憤而且毫無辦法。因為他知道他自己的父親所經營的事業，此刻正着着的在失敗，而 Y 的家裏又自來便是開設着兩個大的銀號，在她故鄉——也就是他的——還有着大半城的房產，在上海也是坐着自己家用的汽車。而 Y 呢，又更是她父母親惟一的女兒，一家人都視為不世出的明星。從她的外形看來，一方面像是一朵新開出的百合花，那樣的淡雅而且清麗；但到她一動跳了起來——她總是愛時常的動跳着——却又似乎完全是一隻不顧人喜怒哀樂的白的小貓。她雖是那樣的活潑可愛，然而從根本上說，她此時尚是那樣的過於幼稚，不大能懂得甚麼叫着人間異性的愛，和旁人所對她的情感。

因此他便痛苦着了，確實的痛苦着了！

並且在學校裏，他平時早就背負上了一個“怪僻不經”的徽號，而現在他的行動更

是有些出人意料之外的怪僻而遭人竊竊私議的了。他時常一夜一夜的不睡，獨自一人到校外荒地裏去跑到白天又會狠陰暗的躲在蚊帳內，一人讀着聖經、莫白桑及才霍甫小說集等書。然而每到禮拜六和禮拜日來，他仍是止不住要跑往 Y 家裏去，狠巧妙的討着 Y 母親的歡心，以求同 Y 接近。更揣摩着 Y 的心性及嗜好，買着狠珍貴好玩的東西來送她。他知道她喜歡牛奶糖，於是他便買五塊錢一磅的全上海都沒有再比這價錢更貴的牛奶糖來悄悄的遞給她；當時更乘勢的握着她的手，握得緊緊的，半天都說不出一句話來，心裏只是猛烈的跳動着，傷感而且沸騰。但她却並不能夠明白這些，她拿糖跑開了，跑上樓去，便同那一大羣吵鬧着的小孩們，一塊兒吃，彷彿是與她母親所買給她的五毛錢一磅的一樣，一點兒也覺不出有甚麼差別。他看着心痛而且悲憤，幾次的他都想離開了 Y



不再到她那兒去，但一轉瞬間，他又原諒她，以爲她此時尚年青，不大懂得世故，將來慢慢的或許可以好一些，能夠了解他此時對她的真情。

某一夜裏，Y 驟然的得着急病臥倒了。她的母親便打電話來叫他去代請醫生，並且說各地醫生處的電話都打不通，非得要他親自去走一躑不可。他慌忙的穿起衣服來，冒着寒氣一直往外面跑去。這時夜已經很深了，他走了狠遠狠遠，就連洋車也遇不着一輛。霜風如針刺一般從毛孔直穿透了他的全身，街燈在霧露中顯得十分的昏濛，黯淡不明。他却毫不踟躕的往前邁着步。他走了許久，眼與腿都覺得非常的軟弱疲乏了，而神經却異常的奮興，因爲他在想，他是正爲她服着勞，若使將來能夠尋到一個機會，去爲她而死，這也是再好沒有的事。他又想到，若是她在此時不幸的便先他而死了，又怎樣辦呢？他要

不哭，無所表現，而暗自心碎的，悄悄的離開了上海，以去到無何有之鄉，也不讓一個人知道他的行踪

這差不多真如 Y 母親所說過的一樣，他一連到過幾個地方，有的不是不開門，便是回說夜已很深了，不願出診。而到最後他不覺又信步的瞎闖到了一個美國醫生的門前，由於靈機的一轉，他用着非常的手段，先將門敲開，次便指着上帝的名字，要求着他跟他前去。以是，這位畏天畏主的醫士，不得已的，便也苦惱着臉兒，同他到了 Y 的家裏。並且替 Y 立馬的注射了兩針，說過包管無事一類的話後便自行轉回去了。這夜他也就寄宿在 Y 的家裏，一夜都不曾合一合眼。及到次晨十一點鐘時，他上樓去看她，只見她睡着眼正倚扶在枕上斜靠着。從她那蒼白的面龐上，更配上了她披散在額角間的烏黑發光的亂髮和嘴角上狠輕微的浮起的一種輕妙的微笑

看來，她今晨比往常是特殊的要顯得病弱而且美麗。於是他也就隨便的坐在了她的床前，望着了她，更望得非常的出神。而心裏更想到若是果真像昨夜醫生問他的那樣，她果真成爲他的 Fiancee 了，他將來是要何等的幸福！然而她對他自始至終都是沉默的微笑着，有時用手去理理她頭上的亂髮，更不知道向他吐出一句感謝的話來。並且有了她母親立在當前，他就是想伸手去握握指尖的勇氣也都無有。自然，這又有甚麼法子？他愛着她，而她却尚未到了解他愛的年齡；他的苦是白苦着，專爲他自己的情而苦着，這是毫無疑義的了。

不過，他爲着想要圖謀恰合於 Y 家裏的需要，有一時他曾對着他自己暗暗的起過第二次的紛爭：以是在他大學第二學年的開始，他便自行改入商科了。但這所謂商科者，自然與他本性是層層不能相容的，他自來便

討厭那一般洋服筆伸，髮光可鑑，開口 money 閉口 money 的商科教員，如此上課還不到一禮拜之久，他便不得已的重新轉回了文科。而從這幾多次的掙扎失敗後，在他自己也狠能斷定而且明白，他往後是絕對的不會再有得到 Y 的希望了。但明白他雖然明白，而直覺的情感仍是不能不令 he 不能自止的，不息的要跑到 Y 身邊去。他每一見着了 she，心裏感覺又是甜蜜，又是悲酸，他幾乎不能了解他自己，爲甚麼竟不能全完的遵行將她捨棄，各人去過各人的生活；而她的偶然的一言一笑又都足以支配着他數日來的行爲和心情。至於一說 he 此時的確實心願，那更是非去見着 Y 不可了。他覺得 he 心裏除 Y 而外即別無餘地，他不願意再看見其他的人，就連不得已的去同 N 周旋一周旋，也是覺得毫無生趣。

不過有時 he 也會用着一種錯誤的觀感去對着 N，he 將 she 假當作了 Y 看，he 將 he 所有的

溫存和體貼全都傾瀉在她一人身上，而從中却又現露出一種熱情內蘊，憂鬱不堪的樣子。

但這些在N是不輕容易便能覺察出半點或一點的，因為她仍是以為他是愛着她，他們正是在一同度着一種如通常般的煩惱多事，而且甜蜜得不可向外人道的愛的生活呢。

他像這樣的過活着，一直以到次年的暑假，在他四周圍的景象，隨着歲月的遷徙，也就不能不有些變異了。這第一因為Y已同着母親轉還了他們的故鄉，第二N同他關係因為種種原因，也似乎不能再行敷衍下去。他覺得她的性格和需要都萬萬不能同他融洽。

而這種證明，是某一下午，當他們在江濱公園坐着，談話後才促起他決定的。那時夕陽正寢寢的向着他們對面的江邊落去，餘輝在江面上照耀着，紅成一片，彷彿水波間陡然建築起了一座金色的寶塔一般，閃動而且輝煌。

這寶塔更橫畫着了江水，將那一隻隻從下

面經過着的撥船和渡舟，都一起全籠罩在光波里。他在這時，望着N白衣飄飄然的在晚風前扶着欄干站立着，兩頰是十分的顯得鮮潤，面上也露出處女們所特有的微笑來。他看着她覺得她是異常的高潔而且美麗，值得人真心的去熱愛。於是他便同她談着閒話，意欲從中去探得她的意見，好抉擇他終生的職業，然後再行設法去圖謀他們將來終生的彼此幸福。他起初提議是他願意做一個新聞記者；她說不好，這樣前途沒有多大發展。他們說了這樣又說那樣，說到後來，他便直截的吐出他的本意，說他早已決定要以著作立身了。說到了此際，他心裏是充滿着至高尙至純潔的情愫，更抬起頭去默默的望着她，希望從她那里能夠得到滿意的答覆。不過在先她總是含含糊糊的，不肯露出真意，最後經他再三誠懇的研詰後，她才慢慢的回說她是十二分的未敢苟同。但究竟原因何在，爲的

甚麼呢？她仍是不肯明白的說出。以是他發急了，熱烈而且緊張；他說他願得她一言以爲斷，不然，他們便立刻的絕交了也不要緊。至此不得已的，她才說道，著作家的本身也就同乞丐沒有多大區別！接着又申明說這是她從一本美國書上看下來的；而且就在她自己想，實情也確是如此——他們，那一些作家們的生活都是何等的可憐，勞力多而收入少，終生都是窮困着。所以她狠不願意她朋友走着這種途徑！

自從這次的談話終了以後，他對她感覺得與從前分外有些異樣了，幾乎還可以說他對她時時都存着一種畏懼的感覺。到每一見着了她，他不自禁的便會想到了他將來一定是個作家，也即是等於乞丐一類的東西。他又將穿着襤褸的衣衫，懷裏抱着一大堆稿紙，跟着在她包車或汽車後面走，跑，呼號而且乞憐，向她請求施捨，請求拯救。並且因此或

許她也就不會再回過頭來望一望，因為這些在她必定都會視為無上的侮辱。是的她是一位小姐而他却是一個與乞丐沒有多大區別的人物……並且到他再一追想下去，這差不多更也是在童話中才能遇見的事件了：一個乞丐同着公主的戀愛和結婚。

他既然本着了這種幻覺，於是也就決定了同 N 要暗暗的一天一天的離開。而他想隨便出外浪游，以消磨他灰黯時光的動機，便也在這時蘊釀到了成熟。因為他在此際所感覺的人生，是何等的無聊而且空虛！他差不多早就是——一個絕對的悲觀主義者，對人對己都不存一絲毫的光明希望，到這時，他的感覺和觀點愈加變得固定一些了。於是他同情於 Obermann 式的生活，他頹唐，厭倦，憎惡一切中而又夾雜着莫可奈何的傷楚。在他此時，只願意以後即行離開這污濁虛偽的人間，也不願意再去讚頌莫白桑才霍甫的技術，而



只願意超脫現實，往後將生命都交給那無所追求，無所執着的閑散中去。

他這種觀念，差不多就是他在上海的那一般談藝術談悲觀哲學的朋友們，也是不能將牠打破或阻止的，因為他以為自己雖然認識了這許多人，而確實他在人世並無一個真正的朋友。他孤獨，從娘胎落地以到現在都是絕對的孤獨着，但他却又願意從此便固執的以孤獨到底！

至於一說到他那一般所謂的朋友們，而他在他們中間，也自來便感到了不少的關於人性根的無可拯救，無可治療的缺陷和不幸了。在他生來性格便是非常的溫和，自然，他自始至終都是願意對人能夠再好一點，不過到他愈是想對人好時，而結果却是愈趨於壞，到底來，人家還是以為他不好，對不起人；而且更因此還遭了旁人不少的譏笑和誤解。猶記得他曾經為一個得着肺病的朋友，因為替

他滯債已多，就連自己極少數的電車銅子也都沒有了，於是他便不得不徒步的走過十多里路去向人告貸。而他們，他的朋友們，却當面的嘲弄他，說他真是像托爾斯泰一樣自己富足，却偏要向人表示着窮乏。又譬如在每一學期的開始，就會有許多朋友來向他借貸學費，第一個滿意的走了，又有第二個，第三個。

及到第四個來他便無法對付，於是這個人背地也就會辱罵他，傳播他許多無稽的謠言。

他從這許多事實中，一件件的都感到了無數的人間的荒涼和險毒。因此以後他便逐漸的不肯再行相信人了，而只是抱着他那一顆孤寂的心，願意去走遍全世界。但這又並不一定如像“黃昏的人”那樣想去找尋一點甚麼心愛的東西。

是的，從此他便走了，在發過一封說是有病，將要轉學他往，以便易地調養的家信後，他便掉頭不顧的起身走了。在起初他的落足

點是杭州的西湖旁邊，不過在這裏他也並感不出甚麼趣味來，只是在這樣朝雲暮雨，清氣撲人的山水中間，時時的都喚起了他許多兒時所承受過的陰沉生活的印象，使他自己覺得非常的心傷難過。不管是雷峰夕照也好，三潭映月也好，而所給與他的，仍是不離乎他從前所住過的，由荒蕪經他自手而變成繁勝的那兩所花園。在這裏午夜間雖然沒有如從前那樣使人發顫的喇叭，而大體上却仍是讓孤獨寂寞和空虛去管理治服着一切，與他兒時所過的陰暗時光簡直覺得沒有多大區別。所以在這裏住的還不上一禮拜，他自己就覺得已是十二萬分的難過，不可以再行有一分鐘的停留了，於是他便又轉向揚州，蘇州，無錫，和南京各地方去。到末後他聽說北京的麵食很好，又知道到冬日來那兒的爐邊和雪地都是非常有趣，於是他便又轉到了北京來。而在這裏，爲事實和厭倦的生活所迫，他

不得已的也便行安住了下去。——而且也就在那名字叫着“沙灘”的一個公寓裏的一間極陰暗的屋子裏安放下了他的書箱和墨壺。

在初到北京的開始他狠是住不慣。出街去一舉眼滿目都是沒足的灰沙，他簡直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動步。而家家戶戶從外面看來也盡都是關閉着門；在大街上，平常完全是輕易看不見一個類似漂亮一點的人。每個女人都是用着煖帽和圍巾將她們的外形遮蔽着，不給人以明白的看見或賞鑑。還有，每到風一刮了起來時，那更是可怕，他登時的便會覺得他的精神和肉體都將要讓塵沙葬埋了似的，就連呼吸也都不能自由。而每次一從街上回來，就是只走過有數十步遠的路，他也要叫伙計打水來洗臉洗足。凡這種種，不僅他自己深以為苦，就是連伙計們看着，也都深以為怪，而且更將這位過於好潔的先生

傳爲了笑談。但他雖然住不慣，厭惡着北方，想走，然而到他想到要往那兒去呢，這個問題却不覺又將他驚愣住了。他究竟要往那兒去才好？故鄉？故鄉於他完全是一所地獄和墳墓；再回到江南？江南他已經住過了，而且還住過了許多年，所到的地方亦復不少，但這於他都不適宜，都是屬於蒼茫和空虛。究竟要往那兒去才好呢？“出乎這世間之外，”正如 Baudelaire 所說過的一樣嗎？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於是他於再三思想之後，莫可奈何的，他也就不能不在這里度着他洗臉洗足的生活了。

不過，幸而得好，他父親所經營着的事業，此時雖然節節失敗，已經瀕於破產，但他却仍是勉力能給他以豐富的供給，使他得有餘錢去買書而且讀書。以是他便從外國去特定了許多書籍來，放在他自己的書架上。Dickens, Turgenev, Tolstoy, Dostoevsky, Nietzsche,

Schopenhauer, Stirner, 這許多人不覺的都成爲了他所最崇敬最喜愛的作家。在這時他盡他的全力只是讀書,他想將他精力全都消耗了進去,以忘記掉他自己。然而,那無可避免,無可振拔的,與他生命以俱生的孤獨,回憶,兒時的印象,塵沙和頹唐的思想,又那裏能因此便肯輕易的放鬆他呢。於是自從他北來後還不上兩年的光景,而在他還未滿二十五歲的,青春的頭臚上,毛髮却幾乎是已經變得半白了!

並且依照着他此時的心境,他也不需要去同任何人通信。就N當他初一北來的那兩年,也曾斷斷續續的來過八九封信,他也都硬着心腸,默不置覆。但他也不能不說仍是非常的想念她:他將她的來信,一封一封的都珍重的收藏了起來,放在身旁,放在枕畔,到寂寞孤獨得莫可奈何無可抵抗時,他便拿出來看,把玩,讀了又讀,看了又看。爲此也曾流過

許多次數的眼淚，然而到最後他仍是決定不再答覆，因為他知道各人有各人的命運，他實在無論如何都不能同她合在一塊。

“一個人的不幸就是一個人的，爲甚麼無端的要去攪擾他人呢！”他時常自己一人像這樣的想。因此他對於他南方的朋友，自從北來後便完全的讓他們變得生疏隔膜起來了。

這是無可諱言的，他是一人獨自的享受他孤獨的生活。不過從外形上，他却也並不如此，這差不多也正同於在上海時一樣，他一到北京不久，便也曾由各方面輾轉的認識了許多談文藝談思想的朋友。他究竟還是一個讀過許多書，性情溫和，談吐也並不狠俗的人，所以每一遇着有稍爲有點感覺者，他們大體也都不討厭他，能同他合得來。而這其中，與他往來最親密的，便有外號被人叫着 Milton, Balzac, Saltykoff 三人。他們的交情總算

是不薄罷。雖然尚未到同歡同愁的地位，而到難過時，見着了面後，彼此確也能默默的互相了解彼此當時的心情。不過就在這僅僅的三個極少數的朋友當中，而有時他也免不掉要遭受他人的誤解。例如，假使他於無意間偶爾的說錯了一句話，而 Soltyk-off 或 Balzac 君忽兒的，莫明其妙的便會疑心到他是在笑他，於是回到家去立馬便會寫一封信來痛快的罵他一大頓，說他不會說話，愚昧昏蒙，不明世故。在起初他接受着這種信時，覺得心裏非常難過，不過過了一會，他在獨自心傷的，悵惘悲感的一陣之後，他又會以為這也大可以釋然了。因為他在想，罵這種東西之於人，有時也是極其需要的，不管他罵的對與不對，而在對方面總算是暫時的得到心鬆愉快和滿足了。

他既然有了這許多談文章談藝術的朋友，於是，有時他也不免不自禁的，如有所感的，



儼然有執筆爲文之意，但最不幸的，就是他屢試而又屢不成功。就稿紙有時偶然的寫成了，而不一回顧間，到他回身去再一同 Turgenev, Dostoevsky 等比較時，他又自己深刻的覺得慚愧，而將牠撕得稀濫粉碎了。就在這一點上，也是爲 Milton, Balzac, Soltykoff 諸位所深致不滿的。他們輕視他，以爲他沒有創作的天才，不能如像他們那樣的能够在雜誌上投稿賣文，既可以得稿費，而又得以成名；往後更自然而然的就念有女人來拜投門下，同他們通着信，講着愛情。不過他們雖然私心的鄙視着他，以爲他怯懦，低能，不中用，然而每當他們寂寞，或創作完畢時，依舊是要來找他，到他寓所裏來談談坐坐。而他之接待他們自也是非常的誠懇而且熱心，立馬便要跑到東安市場或法國麵包房去買糖果點心來湊湊熱鬧。因爲在他內心狠能原諒人，更也知道一個人的生活，到某種時間自是極其需要人

幫助，需要人安慰的。人們應當彼此互相安慰幫助着生活！不過事後到他們滿足的走了後，而他回頭去，更望一望桌上地下所零亂拋散着的，殘餘下的點心屑和花生皮時，而寂寞和心悸便又會包圍着了，使他聯想到那到天明時，酒闌人散後的妓院裏的情景上去。於是在這時，他又會連脫鞋的勇氣也都沒有，而只是一人合衣的倒在床上，去想，想起了他的一生，他的過去的一切，和有如鐵板一般的，上天爲他所特地鑄定下的命運。當此際，在他的回憶中，所可視爲偶像，而使他去深刻的沉痛追思的，便只有 N 同他母親兩人了。他悔恨着，他真不明白他自己爲甚麼要離開她們。更不明白人間人世爲甚麼就是這樣的荒涼冰冷。從古至今可也都是這樣？而爲甚麼他能够愛人，想去同人和好，而人却是不愛他，同他遠離，長久的都是讓孤獨，塵沙和寂寞將他自己葬埋着！他也就是常是這樣悽

苦沉思追尋的便過了他一整夜。

然而人呢，人還是人，他還是他，一點兒也不生關係！不過時間的流逝，雖是這樣短短的只有三年，然而他自己情形的變遷，却是那樣不可諱言的要十倍有加的衰老了。無論是從那方面講——內心或外形——他都已不像一個青年。他在此時時常失眠，一月中至少總有二十天不能安睡，所以弄得面容非常憔悴，走起路來，也是慢騰騰的，彎曲着腰，有如一個老人。而到夜來惡夢和幻像時常的困擾着他，使他每一到黃昏後，便不知道自己怎樣才好。一切情形都令他恐怖而且顫慄。他簡直是懼怕着夜，要點上兩個燈光才能睡覺，不然，他便疑惑着在這屋子內隱藏着有甚麼可怕的東西似的，不能夠安定下去。而惡夢不斷的，差不多單獨的早就成爲了他惟一的仇敵。例如在白天他看見了報上登載着有一件奸殺案，或香港出了一條大蛇，到

警察用機關鎗將牠剿死後，見着牠腹裏還存留着有一個尙未曾消化淨盡的小孩的口體；及到夜裏來他在夢中，便會遇見牠們。一條巨蟒盤據在床邊，向他露牙吐鬚，更伸縮着牠鮮紅天矯的舌頭，一種醒穢之氣直刺入他的鼻端，不然便是眼見着有一個斷了頸的女人，穿着紅衣服立在他面前發笑而且唱歌，她臉色是非常的蒼白，可怕，而聲音聽來却是那樣的淒厲動人。像這樣每到他一醒了轉來，他的全身不覺都要被冷汗澆浴着，使他恐怖得不住的打着寒戰，甚至於自此以後，一通宵都不敢再行合上眼去。但這樣於他，除他不得已的用眼去呆呆的望着燈光，或者是掉頭去望着陰暗的屋的四角發愁而外，其餘還有甚麼呢！哭？也如像他在小孩時黃昏裏，獨自一人坐在窗前，用手支着頭，不爲任何人所聽聞所置理那樣的哭嗎？現在他已經是狠大了，而且將近於衰老了，然而，然而，他仍是能哭，

不得已的，不能自止的他仍是能哭啊！……  
……

不過一到了明天來，自然一切都仍是如故，光明，驚嘆，人和人的紛爭，書籍名著和孤獨都一一的自會聯成一氣，擺放在他的眼前，叫他生活，令他不能不生活下去。

而且這些在他內心所隱蘊的悲傷，他更自不敢去向人曝露一二，因為他知道他們必定會將應當起的同情而代替以譏笑，他們會笑他，笑他性格荏弱，不適宜於生存。

——真是一點兒也不錯的，人還是人，他還是他，落花與飛燕，各自管悲歡，那能彼此的再生一點兒關係呢！

不過無論如何，在世間的事情，總不會如此平靜的便讓牠順流了下去的，這也正同於春過了便有夏，夏過了便有秋，有冬，絕不能讓春一季單獨的以支持着一切一樣。在他到北京第三年的末尾，從他父親那里來了一封

掛號信說他事業完全失敗，現已破產，此後便不能再行給他免款來了，望他善自爲謀。而同時 Milton 君因爲考上了官費，要往英國留學去，Balzac 君也因爲有了戀愛，要回到南方，而 Saltykoff 爲了要參加某種運動也不能不離開北京。除了這許多，一連串精神上的不幸而外，接着自然也就是極厲害的物質方面的缺乏。但在他自己起初總以爲這並不十分要緊，因爲他自負着他曾經讀過許多書，也曾有過那許多可靠的朋友，若是去要求他們替他尋找一個若可糊口的位置，不用說那是毫無問題。然而事實呢，却與他所想的恰得其反，在他靜靜的等了一兩個月，得到各方面的回信後，這才證明了他自己從前所幻想的完全是屬於幼稚和虛玄。總合起他朋友的回信來，大概都是說事體成功無望。還有一些更說出了甚麼世道艱難，謀生不易，吾兄好自爲之一類的話。而此外更有兩個比較直

爽一點的朋友，並斷然的告述他說他不適宜於各種職業；這也就是說他無謀生的技能，不適宜于物競天擇之例。

自然這一些於他起初自不免是重大的打擊，然而事已至此，無法，他也只得一人自勉自慰的想着怎樣才可以撐持下去的方法。反正他一晌覺得自己在世界上都完全只是一個人；自來也便不會去誠心的信賴過他人。

而且到不得已時，他還可以回轉他的故鄉去，依附着他富有的叔父生活。他在斷絕了家庭供給後的三四個月全靠着變賣他的舊書度日。他時常將他從前五元六元買來的書，送到市場裏的舊書攤上去，一塊五毛的賣出，以支持日食口糧。不過一回來，到他再去看一看書架上的空格時，他心裏又是非常的難過。他想，他真預想不到他自己在實際生活面前是這樣的渺小！他在飯食時，更時常這樣的想起，這一餐吃的是一本 *Pierre Loti*

的 Iceland，那一餐吃的是一本 Stevenson 的 The merry men。所以每一拿起飯碗來，便想吞也都吞不下去，只得一人含着淚低頭的走出。然而實際生活依舊是實際生活，他不能將牠改變，就一切偉大有力的人也都不能將牠改變，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就將來也必定是這樣！所以他自己也只得是照舊的如此生活！

不過正到在這難以支持之境，他在馬路上，有一天，幸而便遇見他從前的一位舊同學 K 君了。K 現在正任着本京一個私立中學的教務主任而且也很知道他從前的學問，因此便介紹他到他學校裏去教書，中英文兼教，每週課程二十小時，每月月薪五十元，說明準不欠薪，但缺課時得照扣。

“如天之福，生活總算是解決了，誰說我是不適宜於各種職業！然而已經賣出的舊書呢，還能贖得回來嗎？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昨天到市場裏去看，一本也沒有了！”到他剛下第一次講堂，他就不禁怨憤而且蒼茫的像這樣一人自己在想。然而在事實上，這還不算是十分的穩妥，因為在先他對學生們所取的态度仍是有些不狠合於時宜的地方。這在上課還不到一禮拜後，便能以知道的。但這種所謂的“不合時宜，”正也可以說是他天真尙未完全斷滅的表現。他起初對於一般學生，事事都本諸至誠，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等到下堂後又盡力的去替他們參考，以求第二次上堂時好回答解釋得十分完滿，一點兒也不致有錯誤處。然而這些不覺的都成爲他受人譏評的資料了。還有許多學生，背地裏便直稱之爲“參考先生。”而同時K君也來暗示他，說他的教授法實在不狠高明，大有非徹底改革，便不能立腳之勢。真是天啊，這叫他怎樣辦才好呢？！仍舊是一本一本的變賣着舊書度日，或者是味心的去欺騙學生

生活？這兩途於他現時真是一個重大難決的問題。不過依據事實的逼迫和對於人間一切的無望，他於再三的思索了又加思索，痛苦了又加痛苦之後，便也只得選取最後的一途了。他從此以後在講堂時的態度與先前便大大的兩樣了；他一點也不謙遜，也不負責的，只是信口糊亂的瞎吹了下去，社會，國家，道德，主義，新的舊的，無所不通，無所不曉。及到偶爾的一拿着了學生們的錯誤時，於是更又極嚴厲的，一齊的發作了出來，乘勢的便大罵了一場，就連他的同事們他也多毫不客氣的，譏評了在內。如此，首先的他便征服了那近似刁狡一類的幾個學生，就全校的同事們對他也慢慢的存着畏懼，他們至此才知道了他實在是一個厲害的人。後來，慕名請他兼課的學校也有了。並且在本校裏他的月薪也由五十增到了六十。

是的，他現在已經是由好人一變而為好

先生，好教師了，在這其間，他所身受着的痛苦和心傷，真也不能不說是超出尋常的大啊！他此後幾乎將全人類都當爲了他的仇敵；他一舉目，所見的除荒涼、虛偽、卑污、醜濁而外，簡直是別無東西。不過雖然如此，而他仍是不能不忍受着，因爲他不服氣，他要生活，他要變得強強的以生活下去；他更要去，去看那一大羣的細小髒污的小鬼們是怎樣的在人間厮鬧鬼混，更又是怎樣極可憐的要在他的面前跑來跑去。然而因此，他對於他自己的孤獨生活，也就慢慢的，更進一步的能去加以愛惜，而且也能從孤獨中領略到其他的，爲人所不能了解的特殊的生命意味了。爲是，他此時便時常的一人到城外或空曠僻靜一點的地方去走，在這種境地裏一玩一坐就是一半天或整天。他感覺得他在這孤獨和寂寞中確實的能夠得到安寧，比較去看見一切的人類都好，他覺得他自己正是一個要讓孤獨和寂

寞來撫育，才能成立長大的寧馨兒呢。但是因爲事實的關係，他也不能說不去同人接觸，不過到這時，他却也能換過形像來去同他們見面，同着他們玩笑，哄鬧一大陣，他們要怎樣他便可隨着他們怎樣，使他們莫明其妙的，自始至終都看不出他一絲毫的本來面目來。

不過從此以後，一種自憐而復憐人的情感，不覺一天天的極強烈的便在他心內滋長起來了。他憎恨着人，而一轉瞬間，他又覺得他是應當憐憫；他們同他都同是可憐的，不得已的才在這世間生活着。然而接着他憐憫的便又是憎恨，而憎恨過了後差不多又是極強烈的憐憫了。至於說到他自己呢，此時真也不知道要怎樣生活才好，他寂寞，他孤獨，他徬徨，他覺得生活是十分厭倦，而人間的污濁也是永無改期。至此地的憎恨和憐憫的情感不覺的又一變而爲詛咒了。他詛咒着人間，與人間的一切，他本來想要一足將牠踢翻。

但一回顧起力量來，他覺得自身又是那樣的渺小。於是他自安自慰的方法，惟一的仍舊是回到他自憐而復憐人的道路上去了。不過每到他一提起人間事時，在他於私心的極陰霾極刺痛的感受了之後，接着他便又會這樣的搖着頭，悲憤不勝的叫喊道——“唉，那一些人們啊，那一些人！”

然而照這樣的還未到次年的夏初，他的生活似乎不覺的又得到了機會而可以去起一些波動了——自然這也並沒有甚麼可堪驚異，正也同於冬過了還有春天一樣。但一說到事的起原，這緣因却又有二，一是 Balzac, Sailykoff 兩人又已回到北京；二是他朋友 L 君更將他那還未滿十五歲的正在中學二年級唸書的妹妹交給他，託他照顧，而自身轉回了南方去。他於是每日除呆板的上講台上去虛炫，誇耀，說謊之外，便又得到了其他較為有趣一點的事情了。

在起初，據說 Balzac 君是失了戀，所以才碎心的，莫可奈的回到了這灰塵飛揚的使人詛咒的北方來，這真也無怪乎他一見他面，一張口便罵了一大頓的女人，並且還向他借叔本華的婦女論和 Weininger 的 Sex and Character 去看呢。而 Saltykoff 君也是說他的運動是完全失敗，官廳禁止，不能暢行，所以現在才落得落魄喪氣的來歸。他聽着，覺得狠是同情他們，以是在第一夜的見面後，他便約他們到餐館裏去喝酒。但他自己却不喝，只是靜靜的睜着眼看着他兩位朋友，一杯一杯，接連不斷的往口裏倒去；而且看着他們真是愈喝愈覺其有勁。他看着他們，也就從裏面感到了許多的人間的悲哀和不幸。他覺得人和人事都真是毫無辦法，除自憐而復憐人外，真是毫無辦法！

但到了他們已經喝得酒酣耳熱時，Balzac 君又復申明他往後仍是要狠懇切的去

追逐幻影，雖明知道是幻影，而他仍是得要去追逐；就他之對於他已經失掉了的愛人也自會有法子去使她恢復原狀。而 Saltykoff 恰在這時也是紅漲着了臉，說他在這一剎那間又已看出了光明，這光明就是隱藏在農民和工人們的身上。他不久便要去，去教訓他們，向他們說教，叫他們站了起來，起來奮鬥，起來犧牲，起來爲自由而戰；他要同他們都立在最前線上，永不退讓，永不畏縮，非到求得光明後不止！他們——Balzac 君同 Saltykoff 君——往後真愈說愈憤慨，愈激昂，而接着的便是咬牙，裂嘴的，擊桌矢誓了。他們像這樣聲震屋宇的叫喊跳躍着，弄得滿館子的人都覺得非常奇怪，爭着跑起來看。這其間，他心裏的難過，實際上比起他那叫囂着的兩位朋友，真是還要厲害百倍，陰影和蒼茫一層層的不覺便爬滿他自己的心。但他外形上仍不能不強自治服着，而去扶起他們來，狠溫和的，慢

慢的,一步一步的走上了洋車。及到他送他們去後,自己轉回了家,更躺在床上時,差不多又不能不這樣的動着疑慮,而且開始的去想了:他爲甚麼自來便是這樣的苦着?從思想上他永遠都看不出一點光明來?而他們爲甚麼却又會看出那樣許多?……他想來想去,到最終,他兒時的幻像不覺的慢慢的便又在他眼前浮動了,——梧桐的落葉,悽涼得令人發戰的下弦月,秋雨,喇叭聲,夜,不可迴避的可怕的如泰山般壓來的黃昏,疾病時的苦痛,到寂寞時在荒蕪的花園裏的獨步,和在那里所開着的繁花細草,從身旁飛過或跑過的鴿兒兔兒們,以及母親的愛撫,和那有一對比金鋼石還要冷硬的眼睛的父親等等。這些每一小段都足以使他回思悽涼傷感,一半夜,何況有那許多,這怎能不送他一直以到天明呢。

“回憶雖然是悲哀的可怕的回憶啊,然而總比那空無所有好一些罷,所以也得保



留着！”他時常都是這樣的想到他經過了一個凶惡陰悽的夜以後而且他如此的也不止這一次了。

不過無論那方面講，L君的妹妹此時之在他心目裏，却不能不算是從他衰疲的生命中又已暫時的開出了一朵爛燦的青春的花了。當初他一見這女孩面時，便覺得十分的有趣。往後到他去同她實際的再一接近，而他對她的感情，也可以說幾乎是一天一天的不自覺的便自行愈加濃厚起來了。因為他每一回想起他幼年的寂寞和長大時情愛的無所寄託，於是他便決定了要為這遠離故鄉的小孩多犧牲一點，去愛她，用着他年長者溫潤的愛，使她現在和將來的生活都不至於再如像他已往的不幸。並且他又在想，或許因為這樣他自己此時的莫可奈何的時光也可以生動一些，生命也能以靜靜的便行順流了下去。而從此 France 所描寫過的 Sylvestre

Bonbard的心情也就暗暗的瀰漫在他的心頭。

他差不多每次去同這小孩見面，一種衰殘傷感而又帶着高潔慈祥的情愫都是不住的要在他的內裏蓬勃騷動着。不過他對待她的情形，與其說是兄之對於妹，倒不如說是父之對於女要恰當一些，因為他覺得他自己此時的心情實在是衰老得狠，他時時都想到人生的老境頹唐上去：死，安息，和給與者對人所應得的安慰等等。而所幸的，即是這個聰明的女孩在承受他和藹而又傷感的撫愛中，却也能對他時常起着一種反應。她真是十分的信託他，遇事只消他能暗示一下，她便能直截的毫不遲疑去做去。譬如他給她一本書，她便能去讀，更讀得非常的仔細；又譬如他說某人的某種習慣不好，而她便也能取為自己的借鏡，以從事於修改。就有時她偶爾的自也不免要掀起一點小波瀾，但這些都是屬於撒嬌一類的，他承受着，不但不難過，而且還覺得

十分的快樂有趣。自是他便將他的全心力通向着這女孩用去了。每禮拜三他親自去看她一次，禮拜六的下午，她便到了他寓所裏來，他指導她讀着課外有趣味的讀物，以及童話雜誌等類。及到禮拜日，他更時常帶着她往琉璃廠去購買應用的文具和書籍，或者是牽着她一同到北海或公園裏去走走。而他之視她的寒暖燥濕，自也是比他自己的還要重要留心。總而言之，他自從有了她後，他的生活是顯得何等的生動而且快樂，他彷彿真是專門爲她的原故而生活着了。

但是像這樣的，他剛只照料她到中學的第三年級，而從外面來的有一些流言，便在他們當中發生了。“那一些人”對於他幾乎可以說是無端的起着惡意，人類所應有的惡意。他們謠傳他對於這女孩是存着有甚麼不純潔，不高尙的野心，而她現在也是受着他的蠱惑，不加審察。若是再不留意，將來或許就

非到她弄得後悔不及時，不能自止。自然這流言的傳出是由於“那一些人，”在他起初差不多都是視爲不值一辯的，不過事隔不久，便從他朋友L君處寄來了一信，這就不能不促他要加以深思了。由L君的來信中看來，通篇措詞都是非常的巧妙，在首先他感謝他對於他妹妹照料的盛情，次便說出了外間的流言，而歸結起來，主意就是對他有所懷疑，有所不滿，他有心要將他妹妹叫回南去。他接着這信後，讀了又讀，想了又想，幾乎令他疑惑這並不是出於他自己朋友L君的手中，然而筆跡和字句又都是那樣的無訛無謊，樣樣都是足以證明這完全是出於他自己的本心。

於是他於憤激傷感了成一陣之後，便自行決定了以後不要再去見這女孩。然而到那禮拜六的下午，她仍舊是照常的來了，他只得託詞說有病，打發她回去。而次日爲禮拜，她又來了，他看着她覺得非常的心痛而且酸

楚，在彼此默默的對坐了一會，他又想託詞的呼她歸校，不過這聰明的小孩偏不肯走，她似乎已覺察出他心中所蘊藏着的秘密，她說她要知道她遭冷待的理由。以是不得已的他才只得將她哥哥的來信，交在了她的手中，叫她拿回去仔仔細細的讀，一遍讀不懂，又讀二遍，三遍。並且宣言說他以後是不能同她再行見面了。他說畢後，眼淚流到眼邊，幾次幾次的都被他強忍了回去，而且更硬着心腸，咬着牙關，從此便不再向她多發一語。末後這個女孩在踟躕了好一會，出於無奈的便立起身來預備走了；他見着她在她還未離開她座位之先，便取出手絹來揩眼淚。他看着，在此時他心裏如像火燒一般，幾乎想要跳了起來，將她抱着，呼她停留着，不要走；而且是要抱得緊緊的，至死也都不肯將她放下。然而理智和事實在背後禁止着了，他，仍是讓他親眼見着她慢慢的開開門走出去了。他的心只是

劇烈的在那裏狂跳着，更明白的數着聽着她的脚步聲，一步一步的由清晰而變得模糊，以遠離了他的寓所。於是他便沒頭的倒在了床上，此時再也不住的放聲哭起來了。哭起初是由於有聲的，但一會後自覺不妥，又放低聲下來了。他哭着，無聲的的哭着，哭了許久許久，哭得非常傷心。眼淚是那樣的多，這幾乎令他疑惑，這並不是從他自己眼內流出來的，而是在夏雨時的屋漏，所以才能將他自己的棉被都濕透了那樣的一大塊。不過當其時，就他自己也狠能明白，他這種哭，他之所以哭，却也並不是因為單單的他將要失掉了這個女孩，而是哭人間的真情愛，在情感中最高尚最純潔的一部份，將要在人前，“那一些人”前，全行消滅淨盡，不留一點兒根種！

——“唉，真是那一些人們，那一些人們啊！”自然，不得已的，他也就只得用着他那陳舊感慨的口吻，像這樣的往復幾遍，便將這事

告一結束，不過從此一後，衰老和心傷差不多就成爲他個人獨有的世界了。他真不相信，距前時還不上兩星期，他的面容和心情都會陡然的變得那樣的憔悴而且衰老。就 Balzac 同 Saltykoff 兩人也說他這一下變得真是厲害，出人意料之外的厲害！他們還以爲他是有着甚麼隱匿的病症，所以竭力勸他去進醫院，若是乏款，他們可以代籌。自然他是領謝了他們的友情，却拒絕了他們的提議。他既然不是那樣糊塗的人，他又怎能不自知道，他雖是病着，而且是病根已入肺腑，然而他這種病確又是非藥石所能治療。這除非是要換去他那一顆心，那一顆已經充滿了創傷的心。並且假使果真要換而且能換時，就在此時已經算是狠遲，那又除非是重返到他剛才呱呱落地，而尙未經過他童年時代時不可了。但是這那能，那能，那能，就是他兒時的夢之追隨着他，正也如他的生命一樣，雖然已經是變

得十分的陳舊疲乏衰老了，却又始終是不肯輕易的遠離他自身一步呢。

於是他心傷了，他衰老了，真是莫可奈何，莫可治療，不爲任何人所注意的心傷衰老啊！

因而在夜夜裏，他都彷彿聽得桐葉沙沙的被秋風震蕩着，在他窗前發着顫響，而他那有一雙比金鋼石還要冷硬的眼睛的父親，又彷彿是時時都將他的眼光投落了在他的臉上，使他戰慄畏悚不知所可，而一頁一頁字跡稠密如麻的書篇，也彷彿是一大堆一大堆重疊在了他的面前，比他頭頂還要高。凡這種種，於他真是好像與他的兒時一樣，沒有多大區別。不過所不同的就是昏黃的燈光和陰暗的屋宇雖然如故，而母親的愛撫和寂寞時使他聊爲破顏的，兔兒鴿兒們無機的伴侶，却已是渺乎其遠，渺乎其遠，以遠至於不可捉摸追尋罷了。

“換了這一顆心，換了這一顆心罷，我的



爸娘和上帝呀！”像這樣的祈禱，在三四年前，於他或許是可能的，不過到現在，一切都已明瞭，都已成過去了。他雖然衰老，然而却也並不因衰老遂變得模糊，他知道他此刻是怎樣的生活着，怎樣的是同着“那一些人”在這一個世界裏生活着。從娘胎裏帶來的東西，他也仍舊是要原包的帶了回去，與人是一絲毫也不生關係的。而且即使他如此長久的便失眠，蒼茫，心傷和衰殘了下去，這也並算不了甚麼，就他自己親生的父親，豈不也就是有過那樣的一雙比金鋼石還要冷硬的眼睛嗎？何況是外人，更是“那一些人們”的外人！以是他在想了又想之後，差不多又是這樣的自安自慰的去嘲弄着自己，而且打算明天便要去向學校銷假了。

是的人就是人，他就是他，一點兒也不生關係，他又怎能不生活下去呢？他不服氣，他要生活，能活多久便要活多久。而且有時他

也就一人在想：若使果真這世界就是一個沙漠，既然是來在這裏面旅行的人，至少就連塵沙也要帶一把回去罷！人生就是這樣，或許我將要抓不着一把塵沙，然而我仍舊要抓，這也就是因為我要生活！

他是決定重新的要鼓着勇氣生活下去了，自然，陰暗、孤獨、寂寞和塵沙，這些仍不免是要列成陣勢來環圍着他的，使他一生都非得在其中輾轉不可。不過正如前面說的一樣，他確實是一個被孤獨辛苦撫育大的寧馨兒，大約在這其中他也可以相習安處下去，以盡他能生之年，這也是毫無疑義的了。

但話雖如此說，而事實上，如此長久的惡夢和失眠，在他仍不能不視為苦境。因為他一想到他每夜裏都要點着兩盞洋燈才敢合眼的境象，不禁的便要自己打戰。像這樣，叫人看見了笑話固然不說，而且屋子內的空氣也必定因之太壞，不適宜於衛生，恐怕將來有

釀成肺病的危險。以是在他百無聊賴中，想起了若是他能够在他床前安上一盞可以自由開關電燈，或許他屋子裏的景象，可以變得光明一些，而空氣也不至於再如從前的混濁，時常的都夾雜着煤煙味。並且到夜來他雖然仍舊失眠，或許不至於再因陰暗而生惡夢，就惡夢了醒來，或許不至於再因光線的晦澀，使他終夜都不敢再行合上眼去。於是決定了後，在他此時於生活中所視爲當務之急的，自也莫過於是，要計劃着怎樣才可以安上一盞使他屋子和靈魂全都得以光亮的電燈了。

他自是計劃着，跑到各處燈鋪裏去問配置燈罩上裝潢所需要的價錢，覺得非常的熱心。

並且專門的守候着，以爲到學校裏發了薪下來，他這種計劃便能以馬上去實行。說起來也真奇怪，他從此便等候，等候得非常焦急，正如一個小孩之等待着快樂莊嚴的生日一般。這不僅在他人要視爲稀奇滑稽可笑，

就在自己差不多也是不能自解的，爲甚麼他到現在對於這一類的小事，竟至會變得這樣的熱心而且感覺十分有趣。但因此正足以證明他的心情於百無希望中，又更進一步的，變得異當的衰弱無力了。

至於事實呢，他仍舊是得決定要生活下去，不管是塵沙在等候着他也好，或者是他在等候着塵沙也好，更不管他不久的便要塵沙葬埋也好，或者是在塵沙中他終於也能做出一個黃金的草也好，總而言之，一切也都可以不管，他所需要的只是要生活，其他的甚麼也都於他無有了。

世界不是如太虛般的遼闊廣大着嗎——這使他不能不生活！

人類不是如微塵般的生滅不息着嗎——這也使他不能不生活！

是的，他現在是決定要生活下去了，而且或許比從前還要安全。

九二七年一月脫稿。